

舊小說

中



書叢本基學國

說 小 舊

(二)

編 祺 曾 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舊小說

乙集四 唐

原化記

京都儒士

皇甫氏

近者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怯。必由膽氣。膽氣若盛。自無所懼。可謂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膽氣。余實有之。衆人笑曰。必須試。然可信之。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鎖。君能獨宿於此宅一宵。不懼者。我等酌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實非凶宅。但暫空耳。遂爲置酒果燈燭。送於此宅。中衆曰。公更要何物。曰。僕有一劍。可以自衛。請無憂也。衆乃出宅。鎖門卻歸。此人實怯懦者。時已向夜。繫所乘驢別屋。奴客並不得隨。遂向閣宿。了不敢睡。唯滅燈抱劍而坐。驚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鼓翼。飜飜而動。此人凜然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擘。磕然有聲。後寢無音響。恐懼既甚。亦不敢尋究。但把劍座。及更忽有一物。上階推門。門不開。於狗竇中出頭。氣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劍。恐此物入來。牀下踰伏。更不敢動。忽然困睡。不覺天明。諸奴客已開關。至閣子間。但見狗竇中血淋漓狼籍。衆大驚。呼儒士。方悟開門。尙自戰慄。具說昨宵與物戰爭之狀。衆大駭異。遂於此壁下尋。唯見席帽半破在地。卽夜所斫之鳥也。乃故帽破敝。爲風所吹。如鳥動翼耳。劍在狗竇側。衆又遶堂尋血踪。乃是所乘驢已斫口。喙唇齒缺破。乃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

笑絕倒。扶持而歸。士人驚悸旬日方愈。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嚙形者。即時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卽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爲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於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廢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爲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復來見我。果爲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爲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爲使入城。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卽合遷官。生曰。某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敕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卽先見。遂遷投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云。一如

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暮。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慙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千萬資。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伏焉。

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汚。每縣歸。則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堪爲鄰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卽卻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常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廚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媿。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閨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爲吏恭謹。不犯笞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罰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

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爲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獸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且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遺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爲？令除火掃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颺暴起，焚燕牆宇，烟焰四合，彌巨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爲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於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備價極廉。儻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而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於深潭，佯爲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復喘息。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於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爾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產極厚。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遂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開以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輒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問乃孫氏矣。其母又

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頃因赴官，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身心孤，見郎君如己兒也。亦有奉贈，努力早迴。此子至春，應舉不捷，卻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爲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他時過此，亦須相訪。此子卻歸，亦不爲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爇。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推問果伏誅孫氏，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薛尊師

薛尊師者，家世榮顯，則天末，兄弟數人，皆至二千石，身爲陽翟令，而數年間，兄弟淪喪都盡，遂精心歸道。棄官入山，妻兒悉棄，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願從之。杖策負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陳，云知近有仙境，薛遂求問其路。陳曰：吾有小事詣都，約三日而迴，迴當奉導。君且於此相待。薛與唐子止於路口，陳至期而至，陳曰：但止於此，吾當入山求之。知所詣，卽來相報。期以五日，既而過期十日不至，薛曰：陳生豈相給乎？吾當自往，遂緣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側見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陳山人也。唐子謂尊師曰：本入山爲求長生，今反爲虎狼之殮。陳山人尙如此，我獨何人，不如歸入世以終。

天年耳。尊師曰：吾聞嵩岳本靈仙之地，豈爲此害？蓋陳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歸，吾當終至，必也不幸而死，終無恨焉。言訖直往。唐亦決意從之。夜卽宿於石巖之下。晝則緣磴而行，數日忽見一巖下，長松數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藥之狀。薛遂頂禮求諸道士曰：吾雖至此，白服藥耳，亦無術可以授君。俄視一禪室中有一老僧，又禮拜求問，僧亦無言。忽於僧牀下見藤蔓緣壁出戶，僧指蔓視薛，遂尋蔓出戶，其蔓傍巖壁不絕，經兩日猶未盡。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數人圍棋飲酒，其陳山人亦在，笑謂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見俗人於此伐薪採藥不絕，問其所，云終南山紫閣峯下去長安城七十里。尊師道成後，入京居於昊天觀，玄風益振。時唐玄宗皇帝奉道，數召入內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召我爲八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顏色不變。遂於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術，後以俗人禮謁煩雜，遂勅塞其塔戶。唐君後亦爲國師焉。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人入京應明經舉，至京，因閒步坊曲，忽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此人而過，色甚卑敬，然非舊識。舉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爲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慰我心。揖舉人便行，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甚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於席前更有數少年，各二十餘，禮頗謹，數出門，若侍貴客。至午後，方云來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隨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卷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紈素，二人羅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

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於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飲酒數巡。女子執盃。顧謂客。聞二君奉談。今喜展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此人卑遜辭讓。云自幼至長。唯習儒經。絃管歌聲。輒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則未曾爲之。女曰。所請只然。請客爲之。遂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亦大難事。乃迴顧坐中。諸後生。各令呈技。俱起設拜。有於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段。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舉人驚嘆。恍恍然不樂。經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盛駟可乎。舉人曰。唯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此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闊尺餘。自旦入。至食時。見一繩。絕一器。食下。此人饑急。取食之。食畢。繩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訴。仰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生。謂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繫此人胸膊。訖。絹一頭繫女人身。女人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便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潛竄。乞食寄宿。得達吳地。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監司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

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著。拋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既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如筆。初拋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瑞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狻狂。在此日焉。

義俠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羣。詞采挺拔。意已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罪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宰驚懼。遂出迎拜。卽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客於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輕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服悉棄於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

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頭。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頃與君取此宰頭。以雪公冤。此人怕懼。愧謝。此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至。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刺客辭訣。不知所之。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仕人。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竄。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朧明。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鍊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攜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尅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攜之。謂崔曰：某幸得爲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並以奉贈。養育孩子。言訖而別。遂踰牆越舍而去。慎思驚嘆未已。少頃卻至。曰：適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餒兒已畢。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聞嬰兒啼。視之。已爲其所殺矣。殺其子者。以絕其念也。古之俠莫能過焉。

胡蘆生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雙簪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釋褐。從韋臬赴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旣二十年。韋病命闢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

之制。詔未允。關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生撰著成卦。謂關曰。吾二十年前。嘗爲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隨。今復前卦。得非曩賢乎。關聞之。卽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關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蕃。嘗漂寓東洛。妻卽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託崔氏。待之亦不甚盡禮。時胡蘆生在中橋。李患足瘡。欲挈家居揚州。甚悶。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飲酒。詣者必攜一壺。李與崔各攜酒。資錢三鍰。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團。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爲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常有貴人來。顧小童令掃地。方畢。李生至。級下蘆生笑迎。執手而入。曰。郎君貴人也。何問李公曰。某且老矣。復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如此貴人也。曰。更遠亦可。公在兩紗籠中。豈畏此危。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而李公閑談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時李疾不出。高已來謁。至晚。又報高至。李甚怪。及見云。朝來看公歸。到家困甚。就寢。夢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使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爲物所誘。且須臾急返。某送員外去。遂卽引至城門。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參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云。飢甚。員外能賜少酒飯錢銀否。此城不敢入。請於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驚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特奉報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謝之。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鎮徐州。奏李爲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得爲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詣判官。有得爲宰相否。及至。曰。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問曰。莫有判官更入院否。報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塔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

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蘆生及高公所說。李公竟爲相。榮陽鄭子少貧。屢有才學。不遇。時年近四十。將獻書策求祿仕。鄭遂造之。請占後事。謂鄭曰：此卦大吉。七日內婚祿皆達。鄭旣欲干祿求婚。皆被擯斥。以下者謬己。卽告云：吾將死矣。請審之。胡蘆生曰：豈欺誑言哉。必無致疑也。鄭自度無因而致。請其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驢出永通門。信驢而行。不用將從者。隨二十里內的。見其驗。鄭依言。明日信驢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驢。驢忽驚走南去。至疾。鄭逐一里餘。驢入一莊中。頃聞莊內叫呼云：驢踏破蔣翁牽驢索。主忽見鄭求驢。其家奴僕詬詈鄭子。巽謝之良久。日向暮。聞門內語云：莫辱衣冠。卽主人母也。遂問姓名。鄭具對。因敍家族。乃鄭之五從姑也。遂留宿。傳語更無大子弟。姑卽自出見郎君。延鄭廳內。須臾列燈火。備酒饌。夫人年五十餘。鄭拜謁。敍寒暄。兼言驢事。慙謝。姑曰：小子隔閭。都不知聞。不因今日。何由相見。遂與款洽。詢問中外。無不識者。遂問婚姻。鄭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頃。慘容曰：姑事韋家。不幸兒女幼。小偏露。一子纔十餘歲。一女去年事鄭郎。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無所依。郎卽未官。若能就此親。便赴官任。卽亦姑之幸也。鄭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謝諾之。姑曰：赴官須及程限。五日內須成親。郎君行李一切。我備。果不出七日。婚官兩全。鄭厚謝蘆生。攜妻赴任。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

窺之。見茅齋前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異。頗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人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寶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隸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盡。菌之輩。子願之乎。生拜謝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人。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誤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臥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乃道術者爲之爾。遂取水噴呪。死女亦變爲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尙在。遂持刀禁呪。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旣被擒。遂被枷鎖。捶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銅項領。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卽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闊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擷也。

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噴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相見矣。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遶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若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充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二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謁之狀，出曰：「姨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爲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通老變易，又如猿猱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母動七箸，倏忽而畢。久視之，斂坐如故。旣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卽命弓矢，仰臥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牆頭上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射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彊弱。

皆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卻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拇類於猿焉。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當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寺人以關門訖，更不可開。乃指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席。老人卽入室。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幕，異常華盛。又見陳列餼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不敢開門省問。俱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固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

南陽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卽無聞者，但於恍惚中，不覺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窗下復寢。明旦少憶，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以爲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閒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視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爲妻兒所驚，但懷憤恥緣。

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蹲踞，見水中科斗蟲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乃見一兔，遂擲之。應時而獲，食噉之，覺身輕轉強。晝卽於深榛草中伏，夜卽出行求食，亦數得麋兔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一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皆食人，試攫之，果獲焉。食之，果覺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卽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爲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畢，卻得復人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却爲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遂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聞鈴聲於草間，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於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逆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卻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卻歸。又至澗邊，卻照其身，已化爲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輩，多爲妄說。此人遂陳己事，以明變化之不安。」主人驚異，乃是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人爲虎所殺，今旣逢讎，遂殺之。官知其實，聽免罪焉。

張俊

宣州溧水縣尉元澹，家在懷州，先將一莊客張俊，祇承至官。官滿卻歸，俊亦從之。俊有妻，一子三歲，亦與

同行。至宋地。衝夜。俊抱兒從澹。其妻乘驢。在後十步。忽聞叫聲。俊奔視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爲虎所殺傷。誓欲報讎。今以孩子奉上。某儻生歸。當酬哺養之恩。不爾。便爲僕賤終身。元固止之。不可復挾。兩矢。攜弓。腰斧。下道黑而行。去三十餘里。皆深林重阻。旣而漸至一處。依近山谷。有大樹百餘株。疑近虎穴。俊上樹伺之。時漸明。見山下數十步內。如有物蹲伏。起動之狀。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揖尾歡躍。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在樹上見之。遂發一箭。正中虎額。其虎騰躍。又發一箭。中其脅。箭皆傳毒。虎遂驚躍狂亂。吼怒。頃刻而死。俊復下樹。以斧截虎頭。并殺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貫之。亦負妻屍。走步而歸。日曉。追及澹。感激之至。

天寶選人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馬置於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屋中。忽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麗。蓋虎皮。熟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覺。甚驚懼。因而爲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旣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納而宿。明日未發。問因笑語。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爲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恥。豈徒爲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已成巨。

虎哮吼回顧望林而往。此人驚懼收子而行。

柳井

河東柳井爲監察御史。入嶺推覆。將一書吏隨行。常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半夜月初上。衆皆臥。井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井乃潛起。拔去之。復臥伺焉。少頃。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拔去之。少頃。虎又來。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且曰。汝當難免。自須爲計。不可隨我。井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素強勇。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菴。入其中。不見有人。推見席上案硯朱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井取皮仗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後來。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爲計。即可免矣。吏卽止。與之言。見其人狀異。不敢殺之。僧曰。吾非彊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愆數期。今彊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爲禳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卽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躡。擘捨而吞之。良久。復爲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魏生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任王官。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窮匱。爲士族所擯。因避亂。將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於砂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

十丈。從而尋之石間。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甍片。又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試取以歸。置之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鈔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自爲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坐上。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寶。至坐末。諸胡咸笑。戲謂生。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座首。禮拜各足。生初爲見諱。不勝慚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衆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萬。衆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賞。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得財。倍其先資也。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於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吾不違汝。此子遂發憤篤學。榮名京邑。白於舅曰。請三年以女見待。如違此期。任別適人。舅許之。此子入京。四年未歸。乃別求女壻。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舅莊六七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廢佛屋。土榻尙存。此子遂寢焉。奴人於地。持刀棒衛之。忽覺榻下有物動聲。謂是蟲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

一虎背負一物，擲於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至美，但所着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其舅妹也。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榻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卻歸舟中。明日，至舅莊，遙聞哭聲。此子遂維舟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問。因故舅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廁爲虎所搏，求尸不得，生乃白其事。舅聞悲喜驚嘆，遂以女嫁此生也。

韋氏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楊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任，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無人，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似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月，饑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而視罅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爲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於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去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驚其非人。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饑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飲食之物。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

尚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卽韋少府之姊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妹。韋生不信，曰：「十三妹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述厄，顏色痿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東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爲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槨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輒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踰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輒於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韋滂

唐大曆中士人韋滂。膂力過人。夜行一無所懼。善騎射。每以弓矢隨行。非止取鳥獸烹炙。至於蛇蝎蚯蚓。蟻蝗螻蛄之類。見則食之。嘗於京師暮行。鼓聲向絕。主人尙遠。將求宿。不知何詣。忽見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鑰門。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鄰家有喪。俗云妨殺。入宅當損人物。今將家口於側近親。故家避之。明日卽歸。不可不以奉白也。韋曰。但許寄宿。復何害也。殺鬼吾自當之。主人遂引韋入宅。開堂廚。示以牀榻。飲食皆備。滂令僕使馱馬槽上。置燭燈於堂中。又使人廚具食。食訖。令僕夫宿於別屋。滂列牀於堂。開其雙扇。息燭張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盡。忽見一光如大盤。自空飛下。廳北門扉下。照曜如火。滂見尤喜。於闇中引滿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聲。火乃掣掣如動。連射三箭。光色漸微。已不能動。攜弓直往。拔箭。光物墮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團肉。四向有眼。眼數開動。卽光滂笑曰。殺鬼之言。果不虛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極甚。煮令過熟。乃切割爲齋。噉之。尤覺芳美。乃沾奴僕。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歸。見韋生。喜其無恙。韋乃說得殺鬼。獻所留之肉。主人驚歎而已。

紀聞

牛 肅

修武縣民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婿家迎婦。車隨之。女之父懼村人之障車也。借俊馬令乘之。女之弟乘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牽馬。一人自後驅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與親眷尋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夜學。本徒多宿。凌晨啓戶。戶外有婦人。裸形斷舌。

陰中血皆淋漓。生問之。女啓齒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師。師出戶觀之。集諸生謂曰。吾聞夫子曰。水石之怪。夔魍魎。木之怪龍罔象。士之怪墳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將非山精野魅乎。盍擊之。於是投以輒石。女旣斷舌。不能言。諸生擊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尋求至。而見之。乃執儒及弟子詣縣。縣丞盧峯訊之。實殺焉。乃白於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

李元鼎

李元鼎爲沂州刺史。怒司功郗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旣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琮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璫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給曰。太守怒汝銜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璫以爲然。遂解衣。承明日吏卒擒琮璫以入。承明乃逃。元鼎見剝至。不知是琮璫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璫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鼎知爲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

元庭堅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參軍。於州界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衆鳥隨之數千。而言曰。吾衆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教之以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是曉音律。善文字。當時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亦卒焉。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郟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

稱布衣公子。卽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害。公子謫爲牂牁建安丞。將行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殛甚衆。時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陷之。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環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見中丞時。但俯伏搢訣。言帶犀角刀子。格手訣。乃可以誦咒。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搢之。而密誦咒七遍。當有所見。可以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阿。公子俛而誦之。旣得。仰視。異人亡矣。大異之。卽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振其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見神人釋察而亡矣。公子至牂牁。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安談。目不安視。言無僞。行無頗。以是夷獠漸漬其化。遂大布釋教於牂牁中。常攝郡長吏。置道場數處。居三年。而莊州獠反。轉入牂牁。郡人皆殺長吏以應之。建安大豪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頭。乃詈曰。縣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是兼以孥免。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子官。許其還歸。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精內教。甚有感焉。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先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喜卜筮言走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擲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予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郎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日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鷓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鷓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異之以副鷓子與焉將至手鷓忽飛集於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祿位中者至多茲不縷述

李思元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後心煖家不敢殮積二十一日夜中而纔蘇卽言曰有人相送來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送來人思元父爲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

爲錢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單蔬，不足以辱文德，須臾若食畢，因令焚五千張紙錢於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臥。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朝，與思元同召者三人。兩吏曰：能遺我錢五百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許之。吏喜，俄官至，謂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內辦之。官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居有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未進見。有一人金章紫綬，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召見，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命卻簾，召貴人登樓。貴人自階陞方登，王見起，延至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貴人曰：今旣來此，卽須置對，不審在生有何善事。貴人曰：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旣無善事，又不忠孝，今當奈何。因頓蹙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未數級，忽有大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中，吹其身忽長數丈，而狀墜壞，或大或小，漸漸遠去。便失所在。王見佇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入地獄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捨籌定之。因簾下投三疋絹，下令三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思元絹開無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門，門西牆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旛花迎思元。云：菩薩要見思元入院。院內地皆臨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內有僧，衣金鏤袈裟，坐寶牀。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薩也。思元乃跪，諸僧皆爲贊歎聲。思元聞之，泣下。菩薩告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久。聞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一話之，當令世人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諸僧送歸。思元初蘇，具三十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贈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又設大齋畢，思元又死。至曉蘇，云：向又爲菩

薩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之。思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潔淨長齋。而其家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

張無是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跽。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言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護之。故不得。因唱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識。王翁應聲答白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坐待。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經不眠相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

李虛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人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偏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並全。虛爲人好殺。復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宿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戛棺聲。初疑鼠。末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

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佇立觀之。店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虛酌醉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卽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胸。虛遽逆飲數杯。乃出。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虛素性凶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遠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爲善之報乎。况

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

季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己女。己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殯之東郊。經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爲魅所惑也。則於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則聞屋內胥叫聲。而殯宮中甚完。不知從何入。遽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不直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己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違神道。謂卽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壻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伏所請焉。主簿驚歎。乃召胥令聞名。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爲外甥女造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鬼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胥暴卒。乃設冥婚禮。厚加棺殮。合葬於東郊。

武德縣田叟

武德縣酒封村田叟。日晚。將往河內府南視女家禮事。出村。有二人隨之。與叟言。謂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隨。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視之。非凡。乃下驢。謂之曰。吾與汝非舊相識。在途相逢。吾觀汝指顧。非吉人也。汝姑行。吾從此南出。汝若隨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隨。如不願俱。請從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適會田叟隣舍子自東來。問叟何爲。叟具以告。隣舍子告二人。老父不願與。

君俱可東去。從老父南行。君何須相絆也。二人曰。諾。因東去。叟遂南。隣舍子亦西。還到家。未幾聞父老家。驚叫。隣舍子問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計今適到。而所乘驢乃卻來。何謂也。隣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狀。因與叟男尋之。至與二人言處。叟死溝中。而衣服甚完。無損傷。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牀近己。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

薛直

勝州都督薛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長命。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

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殯越於此矣直大恐與友人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人驛吏入戶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與別曰吾已死北驛身在今是鬼恐不得而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僧韜光

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謂和衆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衆許之逾兩月餘和衆在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衆日暮至離居尙遠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特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謂和衆曰北去卽是吾家故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捨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門韜光父哭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亡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和衆弔唁畢父引入於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自迎吾來相與談話里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至村東少間當返吾都不知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衆曰彼既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於是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衆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言皆韜光也納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爲之如不相煩可恕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開之瓮中祈請憐苦日出後卻覆如驚颿飛去而和衆亦還後不復見焉

李邕

唐江夏李邕之爲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

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自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卻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

鄰鑒

滎陽鄧暉。著作郎鄧虔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因會客。言及人間奇事。暉曰。諸公頗讀晉書乎。見太尉郗鑒事跡否。晉書雖言其人死。今則存。坐客驚曰。願聞其說。暉曰。某所善武威段敷。爲定襄令。敷有子曰。碧。少好清虛。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請於父曰。願尋名山。訪異人。求道。敷許之。賜錢十萬。從其志。段子天寶五載。行過魏郡。舍於逆旅。逆旅有客焉。白駕一驢。市藥數十斤。皆養生辟穀之物也。而其藥有難求。未備者。日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碧視此客七十餘矣。雪眉霜鬚。而貌如桃花。亦不食穀。碧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藥食醇醪。薦之。客甚驚。謂碧曰。吾山叟。市藥來此。不願世人知。子何待覺。吾而致此耶。碧曰。某雖幼齡。性好虛靜。見翁所爲。必是道者。故願歡會。客悅。爲飲。至夕。因同宿。數日。事畢。將去。謂碧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恆山。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碧又爲祖。餞叩頭。誠祈願。至山中。諮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觀子志堅。可與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須忍饑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者宿。常須啓白。子熟計之。碧又固請。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常赴行唐。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莊內孤姥。甚是奇人。汝當謁之。因言行意。坐以須我。碧再拜受約。至期而往。

果得此孤莊。老姥出問之。碁具以告姥。姥撫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納其囊裝於櫃中。坐碁於堂前閣內。姥家甚富。給碁所須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顧碁言曰。本謂率語耳。寧期果來。然吾有事到恆州。汝且居此。數日當返。如言卻到。又謂碁曰。吾更啓白者。宿當與君俱往。數日復來。令姥盡收掌碁資裝。而使碁持隨身衣衾往。碁於是從先生入。初行三十里。大艱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卽手捫藤葛。足履嵌巖。魂凍汗出。而僅能至其所居也。則東向南向。盡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卽諸陵嶺。西面懸下。層谿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後數架。在其北。諸先生居之。東廂有廚竈。飛泉簷間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戶內西二間。爲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爲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廡下有數架書。三二千卷。穀於石。藥物至多。醇酒常有。數石。碁旣謁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異於人間。亦大辛苦。須忍饑餒。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碁曰。能。於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啓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川谷。而老先生據繩床。北面而齋心焉。碁敬謁拜。老先生。先生良久。開口謂孟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克弟子。於是辭出。又閉戶。其庭前臨西淵。有松樹十株。皆長數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則於石中鑄局。諸先生休暇。常對棋。而飲酒焉。碁爲侍者。觀先生棋。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碁。可坐。因與諸叟對。叟皆不敵。於是老先生命開戶。出植杖臨崖而立。西望移時。因顧謂叟可對棋。孟期思曰。諸人皆不敵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碁。與爾對之。旣而先生棋少劣於碁。又微笑謂碁曰。欲習何藝乎。碁幼年不識求方術。而但言願且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老先生又歸室。閉其門。碁習易踰年。而日曉占候布卦。言事若神。碁在山四年。前後見老先

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於室內端坐繩床。正心禪觀。動則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常不多開口。貌有童顏。體至肥充。都不復食。每出禪時。或飲少藥汁。亦不識其藥名。後老先生忽云。吾與南岳諸葛仙家爲期。今到矣。須去。碧在山久。忽思家。因請還家省覲。卽卻還。孟先生怒曰。歸卽歸矣。何卻還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讓孟叟曰。知此人不終。何與來也。於是使歸。歸後一歲。又卻尋諸先生。至則室屋如故。門戶封閉。遂無一人。下山問孤莊老姥。姥曰。諸先生不來。尙一年矣。碧因悔恨殆死。碧在山間。常問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郗鑿傳令讀之。謂曰。欲識老先生。卽郗太尉也。

洪昉禪師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爲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今爲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閻梨俱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牀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衣冠。降階迎禮。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今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常住此。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

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疋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糾紛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爲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一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叱，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觀。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游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遙聞大聲呼叫，不可忍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有銀鑰鑲其項，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曰：我以食人故，爲天王所鑲。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飢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鑰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鑲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

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禮待。故鑲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發言頗誠。言但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人。餘者亦不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惡鬼。言寧可信。王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鑲其腦。曳去而鑲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爲釋提柏國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負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默然還座。夜叉遂挈繩牀置於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到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佛。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固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此事誠不爲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待昉爲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餒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勿爲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撫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

開經卷。少講經旨。令天人信受。防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防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防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防。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注。流渠曠帶。其果木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花果。亦皆奇異。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識。防略言其梗概。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必有一泉。螽緣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於乳。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下者。衆鳥同飲。以黃金爲地。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其鳥數百千色。名無定相。入七寶林。卽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卽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身光。踰於日月。須至遠處。飛空而行。如念卽到。防既觀其異。備言其見。乃請畫圖爲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防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防既盡出天中之相。人以爲妖。時則天在位。爲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徵防。防既至。則天問之。而不罪也。留防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留數月。則天謂防曰。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防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其言唯此。則天信受之。因賜墨敕。防所行之處。修造功德。無得遏止。防年過下壽。如入禪定。遂卒於陝中焉。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而問門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鳥魅。以張爲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遣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

李睨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稍進漢州雒縣令。逢年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鄭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睨曰。逢年家無內主。蕩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旣相狎。幸爲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察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睨曰。諾。復又訪之於睨。睨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民。莫夫尋卒。資裝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令睨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輿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斯。雖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睨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睨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睨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爲復何姓。睨驚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爲地矣。睨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惋恨之。

儀光禪師

長安青龍寺儀光禪師。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與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誅其族無遺。惟禪師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後數歲。天后聞瑯琊王有子在人間。購之愈急。乳母將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給。時禪師年已八歲矣。聰慧出類。狀貌不凡。乳母恐以貌而取敗。大憂之。乃求錢爲造衣服。又置錢二百於腰下。於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謂曰。吾養汝已八年矣。亡命無所不至。今汝已長。天后之敕訪不止。恐事洩之後。汝與吾俱死。今汝聰穎過人。可以自立。吾亦從此逝矣。乳母因與流涕而訣。禪師亦號慟不自勝。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師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與諸兒戲。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處。方息於逆旅。見禪師與諸兒戲。狀貌異於人。因憐之。召而謂曰。郎家何在。而獨行在此耶。師僞答曰。莊臨於此。有時而戲。夫人食之。又賜錢五百。師雖幼而有識。恐人取其錢。乃盡解衣。置之於腰下。時日已晚。乃尋小徑。將投村野。遇一老僧。獨行而呼師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滅。將何所適。禪師驚愕佇立。老僧又曰。出家閒曠。且無憂畏。小子汝欲之乎。師曰。是所願也。老僧因攜其手。至桑陰下。令禮十方諸佛。已。因削其髮。又解衣裝。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稱其體。因教其披著之法。禪師既披法服。執持收掩。有如舊僧焉。老僧喜曰。此習性便之然。其僧將行。因指東北曰。去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爾爲其弟子也。言畢。老僧已亡矣。方知是聖像也。師知言趣。寺主駭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禪師已洞曉經律。定於禪寂。遇居室中興。求瑯琊王後。師方謂寺僧言之。寺僧大駭。因出詣岐州李使君。師從父也。見之。悲喜因舍之於家。欲以狀問。師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與禪師侔。見禪師悅之。願致款曲。師不許。月餘。會使君夫

人出。女盛服。多將使者來逼之。師固拒萬端。終不肯。師給曰。身不潔淨。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沐浴。師候女出。因之嚙門。女還。排戶不果入。自牖窺之。師方持削髮刀。顧而言曰。以有此根。故爲慾逼。今旣除此。何逼之爲。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根。棄於地。而師亦氣絕。戶旣閉。不可開。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戶。師已復蘇。命良醫。至以火燒地。旣赤。苦洒沃之。坐師於燃地。傳以膏。數月疾愈。使君奏禪師是瑯琊王子。有敕命驛置。至京。引見。慰問。賞賜優給。復以爲王。禪師曰。父母非命。鄙身殘毀。今還俗爲王。不願也。中宗降敕。令禪師廣領徒衆。尋山置蘭若。恣聽之。禪師性好終南山。因居於興法寺。又於諸谷口造禪菴。蘭若凡數處。或入山數十里。從者僧俗常數千人。迎候瞻侍。甚於卿相。禪師旣證道果。常先言將來事。是以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先告弟子。以修身護戒之事。言甚切至。因臥。頭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頭。右脅在下。遂亡。遺命葬於少陵原之南面。鑿原爲室。而封之。棺將發。異香芬馥。狀貌一如生焉。車出城門。忽有白鶴數百。鳴舞於空中。五色彩雲。徘徊覆車。而行數十里。所封之處。遂建天寶寺。弟子輩留而守之。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旣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劊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

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王無有

楚邱主簿王無有新娶妻美而妬無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無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無有以爲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虎口烏爪謂無有曰盍與予鞋無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無有恐走告其妻且尤之曰僕有疾如廁雖一婢相送君適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婦猶不信乃同觀之無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妻恐扶無有還他日無有至後院怪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傍鞋並無傷無有請巫解奏鬼復謂巫王主簿祿盡餘百日壽不速歸死於此無有遂歸鄉如期而卒

茹子顏

吳人茹子顏以明經爲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顏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爲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學車馬不絕子顏之姬張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顏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顏夜坐忽箬間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亡今吾柩還已發縣矣吾平生與君特善赴任日又債負累君吾今亡家又貧匱進退相擾深覺厚顏子顏問曰君何日當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顏命食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顏爲之召債家而歸其負鬼又旦夕來謝恩其言甚懇月餘而絕子顏亦不以介意數旬子顏亦死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微曰。一口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微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微白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卽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割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旣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慕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捕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

明達師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闐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驟而去。其人至京。授探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爲堆阜。以杖撞築地爲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爲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爲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問曰。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死。如此。頗衆。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闐下。闐鄉盡爲戰場矣。

王賈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人之墓。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老震驚。自投於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曰。卜筮而知。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答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還。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後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

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僮妾。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卽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旣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主。令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諸郎亦悟。邀賈入。賈拜弔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言語如舊。今故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知不免。乃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姨令其僕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慇懃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旣神異。何不令賈見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旣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呼。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尙猶哀叫。撲之數四。卽死。乃老狐也。形旣見。裸體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於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常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鑲之。賈手開其鑲。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鑲鑲之。賈曰。

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又接其手令騰出。暹距離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素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卽青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吾今期盡。妻卽當過李氏。李氏三品祿。數年生五子。世人不知何爲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嘗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得途棲息。行路之人猶合矜憐。况室家之好。而忽遺棄耶。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其中。寘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爲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於墓。殮後卽發。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卽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臥。遂卒。暹哭之慟。爲製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暹至臨汝。乃厚葬賈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崔別駕以妻之。暹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明崇儼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時父爲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求教。教以見鬼方兼役使之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於野外獨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將合祔二親者。輻車已出郊。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

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髮弊衣。距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諫有言如此。親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儼在內言事。及人閒厭勝至多。備述人口。故不繁述。

周賢者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爲虢州司戶。虢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謁兄河東侯炎。炎爲人睦親。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臥談笑。雖彌歷旬日。不歸內寢焉。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鬼神。至於邪俗鎮厭。常呵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鬼神。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爲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爲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時河東侯初立。則天爲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屢搆。乃思周賢者語。卽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炎餽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至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

致請。今災祥已構。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右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卽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卽遷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旣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右足下。竟如初言。

李彊名妻

隴西李彊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彊名爲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廣州囂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槃圍而封之。彊名痛其妻天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爲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槃棺中。卽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日。常開吾門。出吾身。吾卽生矣。及其彊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独。彊名異之。試發其棺。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彊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蓋出吾身。旣曉。彊名發之。妻則蘇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盼多姿。袿服靚粧。人間殊絕矣。彊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已下。夫人皆從。彊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薄而觀之。神仙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人訪之。久而一對。若問冥間事。卽杜口。雖夫子亦不答。明

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觀之悅其柔姿豔美皆曰目所未覩既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日既彊名使於桂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爲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彊名至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問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矣或曰有物憑焉

水珠

大安國寺容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卽尊位乃建造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將貨之見兩封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寺僧議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是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隣直居數日貴人或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恥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購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值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銀四十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常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亡珠後行軍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冷流汎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楊生

晉大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臥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到水自濡。還即臥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已許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爲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卽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

裴談

裴談爲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焉。可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錠。皆長尺餘。因以石窰穴。且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頗諳山谷。卽於洛城懷州造開石物。鎚鑿數車。州有崔司戶。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語裴談。吾太行山天藏開。比有樵夫見之。吾已遺金五錠。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與惡將開吾藏。已造鎚鑿數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開鎚鑿。此州人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戶與其同心。但詣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卽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沒其開石具。而禁止之。妻尋有間。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術。常攜竹算數計。算長六寸。人有請者。到則布算爲卦。縱橫布列。動用算數百。布之滿牀。布數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長短及官祿。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氣。時餌少藥。人亦不詳所生。

唐開元二十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能增人算壽。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嘗至白馬坂下。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寘於牀。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眠熟良久。起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矣。母問之。其子曰。被錄在牢。禁繫拷訊正苦。忽聞外曰。王喚若人。官不肯曰。訊未畢。不使去。少頃。又驚走。至者曰。邢仙人自來喚若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懼。遂令從仙人歸。故生。又有納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請和璞活之。和璞墨書一符。使置妾臥處。俄而言曰。墨符無益。又朱書一符。復命置於牀。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書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爲一胡神。領從者數百人。拘去閉宮門。作樂酣飲。忽有排戶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應。頃又曰。羅大王使召歌者。方駭。仍曰。且留少時。須與數百騎。馳入宮中。大呼曰。天帝詔。何敢輒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還。於是遂生。和璞如此事至多。後不知所適。

羅州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者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窟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驚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卽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卽斷。迴首一顧。金翠

無復光彩。

新羅

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會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於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纒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縊而下，諸人更相縊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括蒼人，有道術，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於東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僕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門，車內婦女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

宰遂尋車跡至北邙虛墓間。有大家。見其車馬皆憩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家。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婦人遂罵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於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家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亦誼叫。至第竟夕號呼。不可與言。宰遲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殺之不可。然此狐齋時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葉師仍與之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宰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後。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乃是魅惑也。齋時婆羅門果至。即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門。喧言佛又來矣。宰禁之不可。乃執胡僧。鞭之見血。而縛昇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冤。洛陽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語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強與之。去。漸至聖真觀。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及入院。葉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師曰。速復汝形。魅即哀請。師曰。不可。魅乃棄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師命鞭之百。還其袈裟。復爲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遂亡。

田氏子

唐牛肅有從舅。常過澠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田氏子。去田氏莊十餘里。經峻險。多樺林。傳云中有魅狐。往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澠池市酒饌。天未明。豎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豎一足又跛。問何故。豎曰。適至樺林。爲一魅狐所絆。因蹶而仆。故傷焉。問何以見魅。豎曰。適下坡時。狐變爲婦人。遽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爲所及。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爲怪。強起擊之。婦人口但哀

祈反謂我爲狐。屢云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以其不是實。因與痛擊。故免其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豎曰。吾雖苦擊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誤損他人。且入戶。日人見婦人體傷。蓬首過門。而求飲。謂田氏子曰。吾適樸林。逢一老狐。變爲人。吾不知是狐。前趨爲伴。同過樸林。不知老狐却傷我如此。賴老狐去。餘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飲。田氏子恐其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

靳守貞

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因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萬人。不忍流土於甌。城卽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遠。則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斷其髮。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唐時邑人靳守貞者。素善符呪。爲縣送徒至趙城。還歸。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縣五里。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裳浣衣。水次守貞目之。女子忽爾乘空過河。遂緣嶺躡虛。至守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帶。將取其髮焉。守貞送徒。手猶持斧。因擊女子墜。從而斫之。女子死。則爲雌狐。守貞以狐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之信。守貞歸。遂每夜有老父及媪繞其居。哭從索其女。守貞不懼。月餘。老父及媪罵而去。曰。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三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截髮亦亡。

鄭宏之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爲尉。尉之廨宅。久無人居。屋宇頽毀。草蔓荒涼。宏之至官。薙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爭請宏之。無人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強禦。終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獨臥前堂。堂下明。

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貴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前欲滅之。宏之杖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來逼。宏之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見損。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據土牀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頰請曰。吾已千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鎖之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川澤叢祠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爾。雖欲脫王。而苦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後夜有神。自稱黃獬。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鑣。鑣爲之絕。狐亦化爲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爲黃獬之名。乃狗號也。此中誰有狗名黃獬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爲黃獬。豈此犬爲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鑣繫將就烹。夫人言曰。吾實黃獬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隨君。君有善惡。皆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爲人。與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盜。忽有劫賊數十人。入界止逆旅。黃獬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盜。將行劫。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遂遷秩焉。後宏之累任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迴避。罔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寧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缺去。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袁嘉祚

唐寧王傅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闕素凶。爲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荆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牆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旣而魅夜中爲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置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爲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

竇不疑

武德功臣孫竇不疑。爲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爲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鬪雞走狗。擲捕一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給我以射。其可信乎。蓋密隨之。不疑旣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遂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於岸下。不疑乃還。諸人笑而迎之。謂不疑曰。吾恐子潛而給我。故密隨子。乃知子膽力若此。因授之財。不疑盡以飲焉。明日往尋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荆也。今京中方相編竹。太原無竹。用荆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因從此以雄勇聞。及歸老。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天寶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去州三舍。不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叢聚。更無居人。其夜忽見道左右皆

爲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伴踏踏。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樹。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踏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乃下道馳。將投村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門求宿。皆寂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明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粧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婿獨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爲夫婿。婦人曰。公卽其人也。不疑知是魅。擊之。婦人乃去。廳房內有牀。不疑息焉。忽梁間有物墮於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毆之。則爲犬音。不疑自投牀下。物化爲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於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戶。乘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息止。天曉不能去。會其家求而得之。已息。且喪魂矣。昇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卒。

宣室志

李林甫宅

李林甫宅。卽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常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特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庳。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張讀

韋子春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突然勁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面上下，赫然若電，風既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囊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遮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迴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即奮身揮臂，驕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陸顥

吳郡陸顥，家於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顥自幼嗜麪，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既坐，顥謂顥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某願與子交歡，顥謝曰：顥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顥信士也，以爲孽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繒爲顥壽，顥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顥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顥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微，尙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爲朋友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

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顓遂僑居於涓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顓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顓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於君耳。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顓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顓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顓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在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涓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顓卽以麵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顓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簡盛其蟲。又金函扁之。命顓致於寢室。謂顓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日。胡人以十兩重。鑿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顓。其持金函而去。顓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顓既以甚富。又素用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篝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縞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

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顓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顓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顓，貨於南越，獲金千緡。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也。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出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披褐，其狀奇異，來憲前，謂憲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卽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其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去。」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上，羣僧卽於水中合聲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畏，憲卽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卽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也。憲曰：「此蛙能易形，以感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劉成

宣城郡常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嘗用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鳥。闕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鬚搖首。人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動。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唾而罵言且久。成無以自白。卽用衣資。酹其直。旣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至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溼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常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旣寤。嘿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旣命。駕以天色尙早。因假寐焉。旣而又夢婦人。嘖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甚風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爾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旣告去。心亦未悟焉。卽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

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卽命駕詣郡宴。旣而以夢話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掣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河內崔守

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幾。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聞之。卽以他牛易其犢。旣至。命翦去文字。已而使生。及至其家。雖象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竟歸其寺焉。

地下肉芝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日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卽還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資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常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明力愈壯。貌愈少。髮之禿者盡黧。然而長矣。齒之墜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

士因診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圜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朴焉。圜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圜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圜人臥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蓄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還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圜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逮曉方歸。圜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圜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圜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空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卽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者去。及曉。圜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誘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

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隣居士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

李甲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蹤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羣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尙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而報恩者亦宜力其報。有不顧者。常視此以愧。

嚴生

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微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置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中有奇寶。願有得一見。生卽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曰。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歲。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卽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價而去。

江夏從事

大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卽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剗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卽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卽往視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斷臂也。卽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王黨

天寶初。有王黨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黨所居。旣飯。食燭前忽有巨擘出燭影下。黨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擘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黨莫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黨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旣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卽以事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黨具言其事。卽殺而食之。

謝翱

陳郡謝翱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績髻。近乃雙鬢。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翱所。因駐謂翱曰。非見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鬢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翱不測。卽迴望其居。見一青衣三四人皆立。

其門外。翺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帟。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翺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翺相見。坐於西軒。謂翺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翺懼稍解。美人卽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翺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翺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贈。翺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諒。翺喜而請。美人求絳牋。翺視笥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鸞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翺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撒帳帟。命燭登車。翺送至門。揮淚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翺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旣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閨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鬢也。驚問之。雙鬢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翺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翺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翺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卽。囊車簾謂翺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翺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翺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

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月西馳。又向東。翺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廬江民

貞元中有廬江郡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愈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及。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慄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羣胡欲爭射之。巨胡誡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礮。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卽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礮於地。自去。其中狀如婦人。無髮。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回。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乎。旣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領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其何物也。

陳越石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於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吃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於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有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朱峴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揚。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纈衣。郡民且以爲他怪。峴聞之。即往觀焉。望其衣裝。甚類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峴驚訊其事。女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即

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旣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又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食某。一日夜又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又見。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爲懼白衣者乎。夜又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夜又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又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爲食。凡三祝。其夜又忽自郡中來。至屠浮下。望某而語曰。何爲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卽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

獨孤彥

建中末。有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去。彥步遶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姓甲名。侵訐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與彥揖而語。其吐論玄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奧。常與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於玄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訐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訐。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忝侍醫之職。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卽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止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懼。然我自擯棄。常思吾舅。直以用舍。

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曾氏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署之職，職當要熱，素以褊躁，又嘗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去。蓋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賙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因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卽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曾元者，豈非甌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甌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訐者，豈非鐵杵乎。且以杵木是杵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杵字也。推是而辯，其杵字乎。名侵訐者，蓋反其語爲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甌及鐵杵耶。明日卽命窮其跡，果於朽壤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甌，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盡符其解也。

竹季貞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卽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旣而語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卽一逝者。

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請案。掾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旣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壞久矣。如何。案掾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卽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羸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緝帛隨以修佛。施貧餓者。不一還家。至今尙存。

鄒惠連

大曆中山陽人。鄒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爲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旣免喪。表授漳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繡衣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爲司命主者。以册立閣波羅王。卽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軸用瓊鈿。標以紋錦。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爲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爲使之吏。敢以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岳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爲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廚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岳衛兵及禮器樂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岳衛兵安在。對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連卽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導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連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士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帟。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旣升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

十輩各齋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於榻上以黃紋氍毹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似篆籀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册立閻波羅王禮甚重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爲司命主者充册立使某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標冠岳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册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爲念乎惠連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爲恨言訖遂起惠連卽命駕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卽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歎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卽具白妻子爲理命又白於縣令令曹某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臥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歎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於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牖聞有唵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爲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未

見擯。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矣。」於是緝絲爲緝數百尋，候其再來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卽以緝系其臂，牢不可解。聞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義安在？得無侮邪？遂引緝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緝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劉阜

靈石縣南，嘗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大初年，董叔經爲西河守時，有彭城劉阜假孝義尉，阜頃嘗以書忤董叔，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旁，其狀絕異。阜馬驚而墜，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卽解阜衣袍而白衣之，阜以爲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阜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阜往視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爲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其妖，遂絕。」

趙生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生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爲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爲不樂。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慚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編，笈而至山中，書習夜息。雖寒暑切飢，食粟襲紵，不憚勞苦，而生蒙矜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終不易其志。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邪？生謝。」

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人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死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堅。老夫雖無術。能有補於郎君。但幸一謁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亡所見。生怪之。以爲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椴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鍤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盧虔

東洛有故宅。其堂輿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質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卽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視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輿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懼吾。寧無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旣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卽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於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崔穀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僮。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穀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穀不應。又曰。我尙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穀又不頷。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穀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穀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穀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玉清三寶

杜陵韋弁。字景昭。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弁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殆。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真塵外境也。願偕去。弁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出十里。得鄭氏亭。撐空危兀。擴然四峙。門因花闌。砌用烟蟲。弁望之。不暇他視。眞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旣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杳眇。殆不可識。有一人望弁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亭。斜欄層幕。旣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弁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爲何所。女郎又何

爲者。願一聞知。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向也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雖云不可滯世。問人君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卽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然泠然。凌玄越冥。不爲人間聲。酒旣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尙神仙。吾有新樂一曲。曰紫雲。願授聖主。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弁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羣仙曰。君旣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寶。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寶。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瑩。洞澈。顧謂弁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曰。紅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澈。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弁。弁拜謝別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茫然無有。弁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弁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真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弁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沈攸之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輒躑躅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爲怪。檢內人唯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至夜有時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爲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熟忽見輒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歆身於女之榻懼爲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懼且慮爲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爲盜且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以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卽命一金錐貫縷於其末且利鏗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治之魅果然語夜將半女密以錐傳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鱗螬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卽殺之自此遂絕。

鄴郡人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繒百餘段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鷁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鷁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旣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鷁獻焉。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尙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尙爲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卽問曰。然則爾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因適野。逐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卽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王長史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里。傳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旣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常爲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爲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質李氏宅以家焉。長史素勁。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卽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卽便舉一足。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時。見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廡屋。

瓦而去。明日尋其跡，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廄，因發重舍，內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爾。

唐玄宗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最然其驅，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膳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問臣，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尙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給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不爲畋所獲乎？况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乎？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捨去之，且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卽命置鹿首於前，詔內臣高力士驗之。凡食頃，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白索之。卽顧左右，命鐵鉗，鉗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始不見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剝弊，不可識矣。上於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

固不可得而知也。

陳巖

潁川陳巖字叶夢。舞陽人。僑居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於弋陽縣。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閩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常與妾先人爲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眞源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於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及。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嚙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慤。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雖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駕而偕焉。至京師。居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卽閣扉鍵其門。以巖衣囊置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卽破戶而入。見己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忽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於地。已而嗥呼者移時。巖患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鄰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有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耳。民且告於巖。巖卽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懼甚。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

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瓦屋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旣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於郊外。巖卽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於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一黑犬見惠。其猿爲犬所囓，因而遁去。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於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精舍解鞍憩焉。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余道之如是。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雁門，以騎射收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爲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騁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於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尅土者木，日次於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髻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卽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裴少尹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

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擊，今尙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擾人乎！既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所出。及暮，闐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矣。」

計真

唐元和中，有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曠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旣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真卽問

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於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其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沈醉，不覺暈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真婉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語，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皆至。卽舍之。旣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盃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卽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果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真至，大喜。生卽話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尙崩於沙邱，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已歔歔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因

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尙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權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頗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難，得全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悅，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閱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

尹瑗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晉陽普原尉。旣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卽延入，與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敬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郢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夢下有窮盡之兆，瑗卽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容。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太和

初也。

劉憲

尙書李寰鎮平陽時。有衙將劉憲者。河朔人性剛直。有膽勇。一夕見一白衣來至其家。謂憲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憲怒曰。吾軍中裨將。未嘗有過。府僚安得見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辭。不然禍及。憲震聲叱之。白衣馳去。行未數步已亡。所在憲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憲。憲私自計曰。吾聞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卽與偕往。出城數里。至一公署。見冥官有廳。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冥官問憲。至。整巾幘。降階盡禮。已而延坐。謂憲曰。吾以子勇烈。聞故遣奉命。憲曰。未委明公見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瀆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願足下俯而任之。憲謝曰。某無他才。願更擇剛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於是命案掾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卽遣一吏送憲歸。憲驚寤。後數日。寰命憲使北都。行次洪洞縣。因以事話於縣寮。縣寮曰。縣有吏王信者。卒數日矣。

東萊客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常有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扁鍵爲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土狗有蒼毛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

交城里人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阜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歇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卽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卽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韋氏子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乃收貯於囊中。旣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於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焉。僕者驚愕。告於韋生。生卽命昇屋而取之。旣得。又致於前。明日又失其所。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爲白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

韓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螭。嘗爲人患。人有誤近。或牛馬就而飲者。輒爲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山南有雷震暴興。震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流汗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戊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墮。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滿四野。

蛟螭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既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銘。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亦黑視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蚪螭篆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數年不尅。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西字。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己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辨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辨。擢爲裨將。

李林甫

唐李林甫爲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頗怨望，有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爲他病，無所知。林甫卽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無聞矣。乃默籥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墮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長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轉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墮下之物，卽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白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

清江郡叟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僅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卽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卽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鐘，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色衣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歎。郡守因以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林甫寫其鐘樣，告示天下。

崔君

崔寧鎮蜀時，隄爲守清河崔君。旣以啓尹真人函（事具靈仙篇）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卽故相呂誣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昏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庶獲自新耳。」誣曰：「帝命至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卽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誣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載拜謝，言粗畢，忽有雲氣藹然，紅光自空而下，誣及庭掾僕吏俱驚懼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崔卽於隙間潛視之，見誣具巾笏，率庭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道帝命，於是誣及庭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誣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第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誣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旣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解中，已身臥於榻，妻孥輩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卽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崔之言，懼其連坐，因命親吏齎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幅，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劉旣

彭城劉旣者。貞元中。爲韓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未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寐。夢一吏導而西去。經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旣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卽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立。竇生訊之。衛卒舉劍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慄。卽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以泣。熟視之。乃劉旣曰。吾子何爲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卽訊冥途事。旣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旣曰。子今去爲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邈不可脫。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因悸而寤。竇卽師錫從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語於人。

法喜寺

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涓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涓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遠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異之。因語與人人曰。福地蓋神祇所居。固龍之宅也。而佛寺亦爲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其義在矣。況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爲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於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爲偶龍。具告其狀。而於殿西楹置焉。功畢。甚得雲間勢。蜿蜒鱗鬣。曲盡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見一物從西軒直

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細而視之。果白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歎且異。相顧語曰。是龍也。雖假以土。尙能變化無方。去莫知其適。來莫究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於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懼。驚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迫而觀之。其龍鬣鬣鱗角。若盡沾濕。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里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

王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爲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輕雲至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爲人數年矣。嘗念平生時。若繫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憮然若醉。不悟爲鬼也。輕雲卽引坤出門。門已扃。鑄隙中道。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飢。語於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閉。輕雲叩之。有頃。闔者啓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闔者怒曰。厲鬼。安得輒扣吾門。且唾且罵之。輕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吏與主月俸及條報除授。坤甚委信之。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啓扉。有一人持水。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旣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爲小吏必降階迎拜。旣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卽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卽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

謂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卽隨出里中。望啟夏而去。至郊野數十里。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而入焉。坤卽俛首曲躬而入。墓口曠黑。不可辨。忽悸然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其夢。不敢語於人。是日因召石賈。旣坐。賈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至曉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卽立召小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爲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益懼。因告妻孥。是歲冬果卒。

任頊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終焉之志。嘗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旣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因問翁曰。何爲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因俟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爲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輒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某不能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授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翁曰。後二日。願子爲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謂禍我者也。道士當謁我。湫中水且涸。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爲術。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爲慮。頊諾之。已而祈謝甚懇。久之方去。後二日。頊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卽坐於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頊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黑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

黃龍帖然俯於沙。項卽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卽於袖中出丹字數符投之。湫水又竭。卽震聲呼如前詞。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頃。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爲赤雲。入湫。湫水卽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顧謂項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爲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異類耶。怒責數言而去。項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掾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心重報也。項往尋之。果得一粒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項後持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數千萬爲價而市之。

崔御史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置宏麗。里中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鎖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職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豈能爲災耶。卽自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於堂中。惕然而寤。衣盡沾濕。卽起。見己之臥榻在庭中。卻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見於人。而人自驚悸而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懼。若真有所訴。直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搆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儻君以

仁心爲我棺而葬於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兒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旣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遂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

梁環

有梁環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環假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卽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佳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步兵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環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旣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白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清吟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旣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

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盃盤亦亡見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

吳任生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處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也。生魂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慄。遂疾迴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歎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眞婦人所擁者。諸客驚歎之。謝任生曰。先生眞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陸喬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

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諱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卽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虛博。此時之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鄧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尙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間。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汾涇，至泥陽郡，舍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局鑄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力，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笑其中。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曠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悲，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候子。卽牽觀袂去榻，觀回視，見其身尙儼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尙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夫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尙安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常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誰爲耶？」習曰：「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如毳毼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觀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樹蒙蔽，廬舍駢接。習與觀曰：「與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卽牽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惶惶惑，忽有牽觀者，觀回視，一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卽人也。良久，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

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留閱藏經。雖寒暑無少墮。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日。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游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常爲沂州臨沂縣尉。余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也。

郭翥

元和間。有郭翥者。當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也。曰。可一面也。曰。請去燭。當與子談耳。翥卽徹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旣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受。卽以手而捫之。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旣而告去。翥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翥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果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屍而去。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

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不敢踞見帝神人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仇而乃騁悖肆奸覬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曠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二人因偕賀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日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

盧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黷語俄被疾肩昇以歸色悸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咸異其事。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誠之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升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衛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堵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爲使言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念遂往蜀日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旣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耳趙卽以錢貯懷中輒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問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迫爲親今我妻在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

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即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遣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南。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歎之。且久。明日晨起。話於賓僚。卽命釋趙。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來謁。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間。今則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迴出於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祈君平生事。生卽訊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旣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卽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鑿。且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杯土耳。今我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言。否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旣有願。又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奠祀。則眞幸之甚者。願無忘。袁生諾之。旣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屏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曰。謹奉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令訊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軍吏。獨入廟中。見其簷宇摧毀。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

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偕行。廟中見階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問曰。此何爲者。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殃。故吾繫之一歲矣。每旦夕則鞭捶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生魄繫之。則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爲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圖之。袁生曰。不敢忘。既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魄。當沈疾。又云從此旬餘。當解之。吾今假以他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疑乎。於是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成師者。臥疾一歲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師疾如是。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之。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緡貨爲事哉。袁生卽給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魂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因告其神。何爲繫生人。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捨其罪。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無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語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所爲也。疾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鍤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神廟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潦淫則禁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郡國。離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爲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

焉可不去之。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扑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仇耳。袁生卽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神曰。道成師福盛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鑒師

唐元和初。有長樂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鑒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近歲餘。及馮尉於東越。旣治裝。鑒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鑒師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故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當宜一訪我也。生諾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鑒師所居寺乎。卽入而詣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鑒師廬安在。吾將詣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鑒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鑒師信士。豈欺我耶。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其一人狀同鑒師。生大驚曰。鑒師果異人也。且能神降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曰。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圖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異之。

張詵

張詵於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卽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

且喜以爲上將用我。卽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十餘。爲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於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譁闐咽於路。槐影四蟲。煙幕邈迤。城之西北數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旣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整巾笏。中使引入門。兵士甚多。見宮闕臺閣。旣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峙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數十。具甲倚劍。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卽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旣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旣拜。中使遂引出門。詵恚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可於禮乎。中使笑曰。詵君寬無懼耳。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卽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耐葬。詵所夢殿東宇下。峨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列聖真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於宮中。扃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尙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

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常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憾即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說。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所占也。

婁師德

婁師德布衣時。常因沉疾。夢一人衣紫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路數里。見有解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己名。載其祿位年月。周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滾空而下。震徹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悟。始爲夢遊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鄰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

聖畫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召畫工。將命施彩飾。會貴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價。願輸功可乎。寺僧欲先閱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中。寧有迹乎。寺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卽命丐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其殿。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門。亦不勞飲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可以泥銅吾門。無使有縫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如是凡六日。閱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唯西北墉未盡其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無敢繼其色者。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於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履。狀甚峻。侍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

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爲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爲伯舅見念，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韋臯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

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會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常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尙存。衣冠文物。閱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卽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尙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迹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尙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

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旣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旣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筒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尙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筒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逝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椽。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爲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於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李德裕

唐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更觀之。僧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安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亦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

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於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陰騭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卽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唐休璟門僧

唐中宗時。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僧。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卽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使爲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旣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卽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旣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旣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疎淺。相國拔此沈滯。牧守大郡。由詹石之儲。獲二千石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陟層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未知相國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旣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

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大喜。卽獻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亦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卽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無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卽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未常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於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卽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伺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卽甘死於是矣。休璟卽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爲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卽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見一幅之紙。並無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其僧遯去。竟不知其所適。

廣陵大師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衣總裘盛暑不脫由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狂悖好屠犬豕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懼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曰駭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遞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復有老僧召大師至曰僧當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殺犬豕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毆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差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旣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且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廣陵大師比及開戶而廣陵大師已亡去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焉

師夜光

唐師夜光者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尙浮屠氏遂爲僧居于本郡僅十年盡通內典之奧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貪夜光之學因與爲友是時玄宗皇帝好神僊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爲無出於

右者。聖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爲明天子臣。可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篲于門。幸无忘半面之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賜。我得遂西上。儻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侍上於溫泉。上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玄奧。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辯。詔賜錢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泊金錢繒綵。以千數。時號幸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爲收債於己。甚不懌。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旣以北歸。月餘。夜光慮其再來。卽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釐下誣毀公。繕完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卽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罵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氏家僮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

許文度

岐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臥於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迥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其時天景曛晦。愁思如結。有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卽辟易馳去。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

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嘆。而羸憊不能運支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卽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資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爲武俊節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旣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視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

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曠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騾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旣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囊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眞醉悟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眞熟視而笑旣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旣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應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眞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於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爲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卽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緞巾衣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

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迴出意表。晦之愈健慕。於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汝爲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於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地。畢。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日晦之。怵然。背汗毛髮。竪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爲娛耳。於是持鐏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卽馳馬而去。

閻丘子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卽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鄭常好

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卽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爲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卽辭去。讌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辨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玄驚。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大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旣寤其事。甚慚。遂竟以憂卒。

尹真人

隄爲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墜。有顏道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餘。其上鑿出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隣於鬼工。而緘鎖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相傳云。是尹喜有函。真人事跡。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上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啓。啓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大曆中有清河崔君爲隄爲守。崔君素有剛果自恃。旣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卽詣之。且命破鎖。顏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遺教曰。啓吾函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得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從。於是命破其鎖。久之。

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絙係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縑爲幅，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觀畢，顧謂顏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鑰如舊，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後三日而悟，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黷，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果爲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卽故相呂公也。謂吾曰：『子何爲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呂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任矣。於是聽崔君還，後二年果卒。』」

李賀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

楊居士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以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旦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卽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未術耳。君試觀我。我爲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爲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答。時昏晦。至夜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於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駭歎。然尙疑其鬼物妖惑。當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於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云。黑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卽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中。時開成初也。

僧契虛

有僧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於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浮圖氏法。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

貌清瘦，鬚鬢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仙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仙都甚近，師可力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揵子，（音奉，卽荷竹囊而販者）卽犒於商山而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揵子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卽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潔以伺揵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揵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意稍怠，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旣治裝，是夕一揵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揵子曰：稚川仙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揵子曰：稚川甚近，師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能遊稚川，死不悔。於是揵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揵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里外，遂望門而去。旣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仙都也。又行百餘里，登一高山，其山攢峯迴拔，石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揵子曰：仙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卽挈手而去。旣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中有石徑橫尺餘，縱且百餘里。揵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千尋。揵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繩系一行囊，自山頂而絕。揵子命契虛瞑目坐囊中，僅半日。揵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旣望，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揵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揵子曰：此僧何爲者？豈非人間人乎？揵子曰：此僧常願遊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

一殿上有具籙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搯子命契虛謁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絕三彭之仇乎。不能對。真君曰。真不可留於此。因命搯子登翠霞亭。其亭巨空。居檻雲蟲。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搯子謂契虛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且問此人謂誰。何瞬目乎。搯子曰。此人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擾。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微視也。夫微視者。寓目於人世耳。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搯子曰。而請外郎忽寤。而四視。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虛怵然背汗。毛髮盡勁。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搯子曰。此人姓乙。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搯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前時之涉歷。契虛因問搯子曰。吾向者謁見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對。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於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慮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聿。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乃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既聞其事。且歎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常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袁隱居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時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尙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卽延與語。公命算己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

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時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

尹君

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狀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狀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壯。當志尹君之容狀。自是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無老色。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卽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爲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庭。館於公署。終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圖氏。嘗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料致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墮。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卽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料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堇料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變異之如是耶。將命發其墓以驗之。然慮惑於人。遂止其事。

逸史

盧子

呂生

虞鄉永樂等縣連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不欲聞食氣。因上山自斲黃精。煮服之。十年之後。并餌生者。俗饌並不進。日覺輕健。耐風寒。行若飄風。見文字及人語。更不忘。母令讀書。遂欲應明經。日念數卷。實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後母逼令殮飯。不肯。與諸妹旦夕勸解。悉不從。因於酒中置豬脂。自捧以飲之。曰。我老矣。況酒道家不禁。呂曰。某自小不知味。實進不得。乃逼於口鼻。噓吸之際。一物自口中落。長二寸餘。衆共視之。乃黃金人子也。呂生乃僵臥不起。惟言困憊。其妹以香湯洗之。結於呂衣帶中。移時方起。先是呂生年雖近六十。鬚髮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卻取金人。結處如舊。已不見之矣。呂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門去。云往茅山。更無其蹤。

齊映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雨。未食。徬徨不知所之。徐步牆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齊公曰。日已高。公應未殮。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侈盛。良久。因鋪設於樓。酒饌豐異。逡巡。人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九藥作一瓮酒。及晚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卽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

卸貨。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廢疾託謝不見。各奉一縑。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泄也。比者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所詣。

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趨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驢走益遠。子之奉邀。某惟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肺腑清瑩。逡巡摩搔。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真人空際。皆以崔郎爲戲。每朔望。仙伯乘鶴上朝。藥宮云某階品。尚非卑末。得在天真之列。時與崔生別。翻翻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戀著也。請略暫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卽開。卻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劍南進太真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之。具言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卽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

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言。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覘其故。卻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伯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顛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遣生登。隨步卽滅。旣度。崔生回首曰。卽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惟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劉晏

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鋪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卽去。或兼覓藥看。亦不多買。其人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諧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卽館後。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栗漸與同坐。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異疑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卻歸。晏乃詣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屨。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

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歎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一年。官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卻回。乃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迴。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涕泣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閣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幃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九。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遂巡開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卻來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九。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道引之術。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跡江湖。

訣別而去。後李生知橘子園。人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阿使橋。逢一人草躡布衫。視之。乃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褻褻。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棄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負。且被囚拘。尙有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卽將奉迎。至旦。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云。二舅遣迎。卽君。旣去。馬疾如風。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婢數十人。與橋下儀狀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若在雲霄。又累呈藥物。皆殊美。旣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筮。筮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極豔。新聲甚嘉。李生視筮。筮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實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鹽鐵也。纔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旣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覩者。復解筮篋。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歎訝。卻尋二舅之居。唯見荒草。不復覩亭臺也。

樊澤

樊澤爲襄陽節度。有巡官張某者。父爲邕管經略使。葬於鄧州北數十里。張兄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來。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後。卽不得矣。張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妻。皆獲。澤引入面問之。曰。

汝劫此墓。有異耶。賊曰。某今日之事。亦無所隱。必是爲神理所殛。某夫妻業劫冢。已十餘年。每劫。夫妻攜酒。爇火。諸徒黨。卽開墓。至棺蓋。某夫妻與其亡人。遞爲斟酌。某自飲一盞。曰。客欲一盞。卽以酒灑於亡人口中。云。主人飲一盞。又妻飲一盞。逼便云。酒錢何處出。其妻應云。酒錢主人出。遂取衣物寶貨等。某昨開此墓。見棺中人。紫衣玉帶。其狀如生。某依法飲酒。及灑酒。云。至主人一盞。言訖。亡人笑。某等驚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帶。亡人呼曰。緩之。我腰痛。某輩皆驚懼。遂馳出。自此神魂愴怳。卽知必敗。悉殺之。數日。鄧州方上其事。

袁滋

復州青溪山。秀絕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居復郢間。晴日。偶過峻峯。行數里。漸幽奇險怪。人跡罕到。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家焉。袁公與語言。甚相狎。因留宿。乃問曰。此處合有靈仙隱者。曾從容不答。曰。有道者五人。每三兩日一至。不知居處。某雖與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來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求美醞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見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數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紗帽。藜杖草履。遙相與通寒暄。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頃。盡入茅舍。視酒甚喜。曰。何處得此。旣飲數盃。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攜來。願謁仙兄。乃導袁公出。歷拜俯僂。五人相顧視色。且悔飲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擾。儒生曰。茲人誠志可賞。況是道流。稍許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人覩袁公恭甚。乃時與語。笑曰。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頃。半酣。頗歡。注視袁公。相謂曰。此人大似西峯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數曰。此僧亡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相顧撫掌曰。覓官職去。福祿至矣。已後極富。

貴。遂呼主人別。袁公拜道流，皆與握手。過澗上山頂，捫蘿跳躍，有若飛鳥，遂巡不見。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後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卻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卻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石婦而歸。

王播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無不罄盡。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競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卻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

棚時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令求得。王公方憤懣。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纔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為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即并鹽鐵從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禪師行道精高。居於南岳。忽一日。見一物人行而來。直至僧前。綠毛覆體。禪師懼。謂為梟之屬也。細視面目。即如人也。僧乃問曰：檀越為山神耶。野獸耶。復乃何事而特至此。貧道禪居此地。不擾生靈。神有知。無相惱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晉宋乎。自爾至是。復幾載。僧曰：從晉及今。向百四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寧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覽晉史。言姚泓為劉裕所執。遷姚宗於江南。而斬泓於建康市。據其所記。泓則死矣。何至今日子復稱為姚泓耶。泓曰：常爾之時。我國實為裕所滅。送我於建康市。以狗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脫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聲。示其後耳。我則實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語之曰：史之說豈虛言哉。泓笑曰：和尚豈不聞漢有淮南王劉安乎。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漢史之妄。豈復逾於後史耶。斯則史氏妄言之證也。我自逃竄山野。肆意遊行。福地靜廬。無不探討。既絕火食。遠陟此峯。樂道逍遙。唯餐松柏之葉。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綠毛。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葉。何至

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宮人遭亂避世，入太華之峯，餌其松柏，歲祀寢久，體生碧毛尺餘，或逢世人，人自驚異。至今謂之毛女峯。且上人頗信古，豈不詳信之乎？僧因問請須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間之味久矣。唯飲茶一甌，仍爲僧陳晉宋歷代之事，如指諸掌。更有史氏闕而不書者，泓悉備言之。旣而辭僧告去，竟不復見耳。

東洛張生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尙遠，歇於樹下。遂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拿食張生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纔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遂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甚，狼狽走野，又隨後叫呼，詬罵里餘，漸不聞路。抵大塚，塚畔有一女立。張生連呼救命，女人問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塚，內空無物。後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塚孔，投身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語，推一物，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旣訖，聞其上分錢物衣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人。至明，鄉村有尋賊者，至墓旁視其血，乃闢墓掘之，視賊所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墮下耳。笞擊數十，乃送於縣，行一二里，見其從奴驢馬鞍馱悉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不

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爲保明。張生又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事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於張生以擒賊耳。

李主簿

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華岳，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遽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符術，奉詔投龍迴，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馳來，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事急矣。且筆墨及紙未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喫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筆等，令遣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吐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遺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遂卻。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闢甚，門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囊以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

嚴安之

天寶初，嚴安之爲萬年縣捕賊官。亭午，有中使黃衣乘馬，自門馳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見被賊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卽領所由并器械往掩捕，見六七人方穴地道，纔及堦路，一時擒獲。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賊方開冢，天子何以知之。至縣，乃盡召賊訊其事。賊曰：纔開墓，卽覺有異，自知

必敗。至第一門，有明器敕使數人，黃衣騎馬，內一人握鞭，狀如走勢，幘頭脚亦如風吹直豎，眉目已來，悉皆飛動，某卽知必敗也。安之卽思前敕使狀貌，兩明器敕使耳。

張公洞

義興縣山水秀絕，張公洞尤奇麗。里人云：張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衆未敢入。土氓姚生習道，挈杖瓶火，負囊以入，約行數百步，漸漸明朗，雲樹依稀，近通步武，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對弈，曰：何人焉？得來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餒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數斗，道士指曰：可殮此，試探咀嚼，覺芳馨，食之，遂飽。道士曰：爾可去，慎勿語世人，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偶胡賈兒驚曰：此龍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尋之，但黑巨穴，不復有路，青泥出外，已便如石，不可復食。

凌波女

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一女子，容色穠艷，梳交心髻，大帔廣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因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盃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熱，又

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錄。藏於巾筒。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人方漸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吝。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盃托角七。甚佳妙。時已熱。食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瘡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遂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漑汗。遣押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併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書盡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詞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差焉。

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卻歸山居。以價錢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頗若癡者。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行。其值多少。亦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採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生曰。吾辟穀。無飯與殮。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剷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於坊內。白燒。五束供陳生。會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齒。詣陳生覓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實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來。我當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并送柴十束。納陳生處。爲兩日用。夜後。遂扃門。燴火。攜一小鍋入。陳生密窺之。見於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餈。投一丸藥。乃爲金矣。傭者燃兩丸。以紙裹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費出門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復矣。

痛止。第出蟲數十。陳生伺傭者出於房內搜而觀之。得書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傭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隱。却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門。入水沐浴。乃變爲美少年。無復疥疥也。拜訖。跳入深澗中。遂不知所之。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爲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心恆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爲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卽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

裴老

唐大曆中有王員外。好道術。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道侶數人在廳事。王君方甚談諧拊掌。會除溷。裴老攜穢具至。王君給使。因聞諸客言。竊笑之。王君僕使皆怪。少頃。裴老受傭事畢。王君將登溷。遇於戶內。整衣似有所白。因問何事。漸前。曰：「員外大好道。王驚曰：「某實留心於此。曰：「知員外酷好。然無所遇。適廳中兩客。大是凡流。但誑員外希酒食耳。王君竦異良久。其妻呼罵曰：「身爲朝官。乃與此穢漢結交。」

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擇所處。」裴老請去。王君懇邀從容，久方許諾。曰：「明日來得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君潔淨別室以候。妻呼曰：「安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王君曰：「尚懼不肯顧我，少頃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語，茶酒更進。裴老清言間發，殊無荷穢之姿。狀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亦有少分。」某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君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所請。」裴指鐵盒可二斤餘，曰：「員外剩取火，至以盒分兩片，置於其中，復以火覆之，須臾，色赤。」裴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藥兩丸，如麻粟，除少炭，燃散盒上，卻堆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之壯者，以火筴持出，擲於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雞冠。王君降階再拜，磕頭陳謝。裴老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員外不用留轉，將布施也。」別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拜乞曰：「末學俗士，願瀝再懇，須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禮。」裴老曰：「何用此？」乃約更三日於蘭陵坊西大菜園後相覓。王君亦復及期往。至則果見小門，扣之，黃頭奴出問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將一胡床來，令於中門外坐。少頃，引入，有小堂，甚清淨。裴老道服降階，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勞問，風儀質狀，並與前時不同。若四十餘人矣。茶酒果實，甚珍異。屋室嚴潔，服用精華。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復來。其宅已爲他人所賃。裴老不知所去也。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媪，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人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婆曰：「亦何妨。」旣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

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輶降空。卽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卽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剷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剗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冷。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媛。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葛闕樓臺。皆以水晶爲牆垣。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當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贖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蛟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住水晶宮。住何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卻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蕭復弟

蕭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衡湘。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攜琴。蕭生揖坐曰。

父善琴。得南風耶。曰：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絕。遂盡傳其法。飲酒數盃。問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風。有女子雙鬟。挈一小竹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報也。蕭問何來。此曰：採果耳。去頃。卻迴。曰：娘子召君。蕭久在船。頗思間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至。蕭登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某亦素愛。久不習理。忘其半。願得傳受。生遂爲奏。美人亦命取琴。蕭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受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與某。某卽舜二妃。舜九天爲司徒。已千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都不見矣。

許飛瓊

唐開成初。進士許瀟遊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親友數人環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畢復寐。及明日。又驚起。取筆改其第二句曰：天風飛下步虛聲。書訖兀然如醉。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仙女三百餘人。皆處大屋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旣畢。甚被賞歎。令諸仙皆和曰：君終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衆迹罕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歸土窟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柏。

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少異兒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兒羣遊海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露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眞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栗揭糧復往以俟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某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飼之遂巡異兒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乃出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歸嫁爲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饑儉乃爲乳母

馬士良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爲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于水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尙在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士良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卽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於中視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於洪崖澗邊澗水清潔困憊熟睡及解見雙鬢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懼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應難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當以我爲妻遂去遂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白色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鬢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看其腹有似紅線處

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慎勿語人。儻漏洩，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往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數而得。

嚴武盜妾

廣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鄰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既覺，且窮其跡，亦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蹤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跡乃已。嚴公後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強，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道士曰：適人至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爲之奈何？道士曰：他卽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洒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側。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

令酒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噴。又以柳枝洒地。卻坐瞑目叩齒。遂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於嚙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見驚慙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即可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絹。祈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卻出。至閣子門。拂然而沒。道去。乃謝去。嚴公遂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

盧叔敏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卽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袋一奴。纔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幘。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媿。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使自打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尙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趁。在後。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中。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汚面目。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因問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卽是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已爲賊所殺。於書帙中得崔相

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蹤跡。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力於西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往。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掩之。并同黨六七。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知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已來。常髣髴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乎。因具言其始末。與其徒皆死於市。

術士

玄宗時。有術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李笑。乃遣廚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教。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唯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強食。上喜曰。卿喫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罷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喫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橘皮湯。曰。二十椀矣。嗟嘆久之。遂邀術士。厚與錢帛。

華陽李尉

唐天寶後。有張某爲劍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卽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闐噓兩日。

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啓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覬覦之。須臾至，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贓，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強取之。適李尉憊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於州。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髣髴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亦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於竹側，招己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使下階奔往。赴之，左右隨後叫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

白樂天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名導入。一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

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扁鑱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桐梅。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籠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應歸兜率天。然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味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

孟簡

故刑部李尙書遜。爲浙東觀察使。性仁卹。撫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于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因懨。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爲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卽無計矣。包君乃當時雇船攜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唯恐其毒事露。憤怒頗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其人已潛伏。童僕十餘。候包君到。鞞履拄毬杖。領徒而出。包未及語。詬罵叫呼。遂令拽之於地。以毬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二十餘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摔地。備極恥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聊獲餘命。及卻迴。土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某。倚恃前資。領妻至莊。羅織攪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大怒。當時令人齎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尙未殮。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鎖身。領

去。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臥於廳中。睡次夢一婦人。顏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之。意頗恻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遂巡。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公推鞠。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判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歲。乃判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款伏。具獄過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憑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攪擾。決脊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二十功。從事賓客。無不陳說。判亦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浙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妹冤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爲客喧。決脊杖二十。遞於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冤。異判自此託疾請罷。時孟尚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爲浙東觀察使。乃先以帖令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纜數日。李公尙未發。盡斃於州。厚以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

樂生

唐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撫。及過桂州。式方遣押衙樂某。并副將二人當直。至賓州。裴命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并以書遣其賊帥。招令歸復。樂生素儒士也。有心義。既至。賊帥黃少卿大喜。留讎數日。悅樂生之佩刀。懇請與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復命。副將與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樂某以官軍虛管。露於賊帥。睚之。故贈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檢。果得樂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價值數萬。意頗寶惜。以方奉使。賊帥求之。不得不與。彼歸其直二口之價。尙未及半。某有何過。生使氣者。辭色頗厲。裴君逾怒。乃禁於賓州獄。以書與式方。并牒誣爲大過。請必

殺之。式方以遠鎮，制使言其下受賂於賊，方將誅剪，不得不寘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約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樂生曰：「我無罪，寧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問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書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無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訊。樂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訴？」遂索筆通款，言受賊帥贓物之狀。式方頗甚憫側，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生曰：「無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益貲錢百千文，用爲葬具。又問所欲，曰：「某自誣死，必無逃逸，請去桎梏，沐浴見妻子，囑付家事。」公皆許。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令引出與之訣別。樂生沐浴巾櫛，樓前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爲刺使所迫，耳式方灑泣，遂令領至毬場內，厚致酒饌，餐訖，召妻子別，問曰：「買得棺未？」可速買，兼取紙一千張，筆十管，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前，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乙，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擧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樂曾攝都虞候，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爾慎無折吾頸，若如此，我亦死。卽當殺汝，所由至此，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後答答畢拽之於外，拉者忽驚蹶，面仆於地死矣。數日，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暴心痛終，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敕使次飲酒，正洽，忽舉首瞪目，曰：「樂某，汝今何來也？」我亦無過，索酒灑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語。」昇到州，及夜而殞。至今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圓丈餘，竟無草生。後有從事於桂者，視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樂生一何神異也。

宋申錫

唐丞相宋申錫初爲宰相。恩渥甚重。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爲己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法。將獻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旣約定。璠灑覆小人也。以注方爲中貴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報知右軍。不旬日。乃僞作申錫之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奇玉爲質。且令人傲其手疏。皆至逼似。獄成於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寃也。三事已降。迭入論之。方得請爲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次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澹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間。見一大坑。坑邊有小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邢賊因憤怒叱吒。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卽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屬。且以筆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爲不誣矣。

崔圓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彥允爲刑部尙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於學院。與子弟肄業。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爲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所。皆以姓名唱入。見一紫衣人據案。彥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於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加。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

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曰。恩慈如此。不知何以報效。某每度過分。未測其故。願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爲答。夫人曰。親表姪與子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逆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踟躇而已。不復致詞。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熟楊司空。以奉託。時國忠以宰相領西川節度。崔既謁見。甚爲楊所禮。乃奏崔公爲節度巡官。知留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遇安祿山反亂。玄宗播遷。遂爲節度使。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尅復。脅從僞官陳希烈等。並爲誅夷。彥允在數中。既議罪。崔公爲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闖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崔公領之。遂判收禁。既罷。具表其事。因請以官贖彥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鍛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得帖。卻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

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曾聞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陳君有他見。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公亭殮鱸。崔公不信之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公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閑人事。何如吃鱸。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鱸。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鱸否。某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鱸將辦。陳君曰。此鱸與崔兄殮。紫衣不得鱸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甚歎異之。兩人既殮。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千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曰。有鱸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喫。乃喫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

李公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鱸。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鱸。坐中有人不得喫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喫。李公怒曰。某爲

主人故置此餽。安有不得喫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遭契闊。請坐中爲證。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諸客。但殮。恐餽不可停。語庖人。但留我兩椀。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馬來。諸人已殮畢。獨所留脰在焉。李公脫衫就座。執筯而罵。術士顏色不動。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脰見在此。尙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脰並雜於糞埃。李公驚異。問廚者。更有餽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與之。

盧叔倫女

長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見一女子。採桑樹上。問曰。此側近何處。有信心。可乞飯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見設齋次。見和尙來。必喜。可速去也。僧隨所指往。果見一羣僧。方就坐。甚慰。延入齋。訖。主姥異其及時至也。問之。僧具以實告。主人夫妻皆驚曰。且與某同往。訪此女子。遂俱去。尙在桑樹上。乃村人盧叔倫女也。見翁姥。遂趨下。棄葉籠。奔走歸家。二人隨後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識之。女子入室。以牀扃戶。牢不可啓。其母驚問之曰。某今日家內設齋。有僧云。小娘子遣來。某作此功德。不曾語人。怪小娘子知。故來視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戶。遣出。女堅不肯出。又隨而罵之。女曰。某不欲見此老兵老嫗。亦豈有罪過。母曰。隣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厚祈請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趨出。不敢迴顧。及去。母問之。答曰。某前生曾販羊。從夏州來。至此翁莊。宿。父子三人。並爲其害。劫其資貨。某前生乃與之作兒。聰黠勝人。渠甚愛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後用醫藥。已過所劫數倍。渠

又爲某每歲亡日作齋。夫妻涕泣。計其淚過三兩石矣。偶因僧問乞飯處。某遂指導之耳。亦是償債了矣。翁姥從此更不復作齋也。

孟君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將罷舉。又無所歸。託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殷氏賤厭。近至不容。染瘡瘡日甚。乃白於丈人曰。某貧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汚丈人華宇。願委運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贈三百文。出門不知所適。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決卦。晝後則閉肆下簾。孟君乃謁之。具陳羈蹇。將填溝壑。盡以所得三鑽爲卜資。卜人遂留宿。及時爲決一卦。卦成驚曰。郎君更十日。合處重職。俸入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供給。已至九日。並無消息。又卻往殷君宅。殷氏見甚薄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廐。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寇讞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克事。遂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十日後也。

迴向寺狂僧

唐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有一狂僧。本無住著。人亦不知其所來。自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礮石。驚曰。此地人

迹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攜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散手巾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座。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內常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滿。即卻歸矣。明日遣就坐齋。齋訖。曰。汝當回。可將此玉尺八付與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纔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祿山也。

牛錫庶

牛錫庶。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曰。君明年合狀頭及第。錫庶但望偶中一第爾。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蕭昕宅前。值昕杖策將獨遊南園。錫庶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友。甚喜。延與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曰。外間議者以何人。常知舉錫庶對曰。尙書至公爲心。必更出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即狀頭也。錫庶起拜謝。復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尙書知舉。昕遽起。錫庶復再拜曰。尙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宋師儒

宋師儒者。累爲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時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事院。話道師儒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爲禮。師儒不樂。曰。和尙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嚇。某還自辨東西。師儒曰。和尙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勃然而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竹束者。擲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隘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鏡。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牀舁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慎空隙之所。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頸已下。悉被沾汗。時正寒。淋洗凍凜。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太尉與從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隣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斃。王公曰。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有少僧剃頭。傷刀中風。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

舊小說

乙集五 唐

劇談錄

田彭郎

康駢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踪。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嘗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旣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卻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此如事卽非等。

開。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彭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視。彭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爲潘鵠碑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曰。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貿數年。遂錮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鬢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縵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而跡之。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緝針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舅甥。居室甚貧。

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殺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賜恩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軍失卻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緡綵。酬贈女子。勿言於人。某偶遇朋儕爲戲。終卻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欽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遂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緡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述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殷九霞

張侍郎某爲河陽烏重胤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勳。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卽不在此。時夏侯相致爲館驛巡官。且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

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絳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儼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卽二十年内，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當自啓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親知，追想其風，莫能及也。

劉平

唐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昇，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舊朝士。皆云童幼時見昇，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狐綯喻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中居於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謂祿山鬼物，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

李因以具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隨、白猩猩，恐未能致，止于精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奴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兄弟列坐，矜持儼若冰玉，餽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哂良久。咸若嚼蘗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任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旣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餽饌可謂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煖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百，買于土杯同食，腹枵旣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慚視，無復詞對。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日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筭，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真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筭，復本執蕭公筭，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筭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筭，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迴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

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也。

王智興

唐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欲與賓朋賦詩。頃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盃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以彩牋數幅陳席上。衆賓相與持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王曰。某帽鈴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已。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卽席爲詩以獻。云。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有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智興吐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云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歧贈絹千匹。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

鄉薦。明年及第。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旣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舍弘。蓋慮凋傷一境。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於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郟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爲侍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泊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出征淮西時。韓愈自中書舍人爲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褰韉。迎於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旣去。問之曰。所見如何。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

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爲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禎年少以明經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結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禎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遂致轆軻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

郭鄴

郭鄴罷樞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於饜問常有二物如猿獾衣青碧出入寢與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鄴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鄴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鄴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鄴既興盥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自遂除通事舍人鄴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游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信之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常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核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卽安品子之第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賈耳

狄惟謙

唐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強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斲。禱於晉祠。略無其應。時有郭天師者。并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攜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既而敦請。主帥遂親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車輿。列旛蓋。惟謙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罄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常足矣。繇是四郊士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沴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爲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其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祈請。悖然而冒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迨曉時。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殺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恚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漂水。祠後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其上。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者如堵。時砂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感應。深加歎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觀茲天厲。將瘴下民。常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早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監。克誠予意。豈忘復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時畏景燼曦。咸有鬱蒸之苦。軒蓋候門。已及亭午。縉紳名士。交扇不暇。時共思憩息於清涼之所。既延入小齋。不覺寬敞。四壁施設。皆有古書名畫。而炎鑠之患未已。及列坐開罈。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凜冽。如涉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察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坐末。龍皮有新羅僧得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魚扈。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贖之。又煖金帶。辟塵籜。皆希世之寶。及李南遷。悉於思溪沉溺。使崑崙沒取之。云在魴魚穴中。竟不可得矣。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僊府。有虛檻前引泉水。潑迴疏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脊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莊東南隅。卽徵土章。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逸。雅好山水。李居廊廟。日以白衣累擢。諫署。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於山谷間。遠其勢也。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間。無所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花錢。威勢之使人也。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窗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

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於響間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粧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珙怪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緋衣。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遂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牛怒口出於外。數日方能言云。其夕治粧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座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背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珙後密詢其事。鮪終不言。

嚴士則

唐文宗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尙衣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之間。數日所齋糧糗旣盡。四望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其門。良久竟無出者。因窺籬隙內。見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士則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問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至今日。士則具陳奔馳陟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飲饌。

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饑，念君遠來相遇，自起於棟梁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扁豆之形，俾於藥室取鑊，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卽取鑊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由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俗慮塵情，將澹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倘能脫去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且恐迷失道路，曰：勿憂，去此三二里，與採薪者相值，可隨之而去。此至國門不遠，旣出，果有人採薪路側，因問隱者姓名，竟返山，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旣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騷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巖岫，居守盧僕射耽吟玄默，思觀異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周歲，卽解印歸羅浮，及章宙相公出鎮江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時蕭相公觀風浙右，於桂樓開宴召之，唯飲酒數盃，他無所食矣。

韋顥

大中歲，韋顥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顥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顥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顥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顥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

朝野僉載

張鷟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梵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卽祀之。請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駱賓王

唐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歛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識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片火非衣之事。白賓王。卽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薛懷義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亂彩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燄衝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卽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歛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歛電霹靂。風雨暝晦。寺浮圖佛殿一時盡。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荆三稜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肺懸之久。乾有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櫛子佩之。在路放馬。抽刀子割三稜草。坐其上。櫛盡消。成水。客怪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稜草汁多驗。

裴有敝

唐杭州刺史裴有敝。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敝更

取二姬。榮言信矣。

夏侯處信

唐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漉幾許麵。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漉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于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遘賢良。贓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于安遠還。除尙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爲已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

王無尋

唐王無尋好博戲。善擲蒲。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尋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潛匿不出。帝

令給使將一鷄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灑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天后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

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賂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再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李勣

唐英公李勣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嘖。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尙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遂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須臾引入。注與吏部令史。英公時爲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客裂卻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黎地兩遍熟。概下種鋤。塲收刈。打麩。訖。磓羅作麵。然後爲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大慚。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熊。有客裂餅緣者。熊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饑。且擎卻。客愕然。又臺使致熊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熊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今輕薄少年。裂餅緣。割瓜侵瓢。以爲達官兒郎。通人之所不爲也。

柴紹弟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身近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轡。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鞍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房。以手撚土公主面上。舉頭。卽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

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卽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挂地。踊身椽孔間出。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邱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尙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慚而退。寵之者。反語爲癡種也。

崔湜父子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污狼籍。父搢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卽遭憂。湜大怒。慚。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謂之時。崔岑鄭情。並爲吏部。京中謠之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娘。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鷓子簷前飛。直七百年。洗衫挂後園。乾白。

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蜚螿。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氳氳。爲瀛洲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敕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終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尙有節婦里。

劉靖妻

唐蜀縣令劉靖妻患疾。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臥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踪緒。或以爲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遂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榼頭師

梁有榼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喚榼頭師。帝方與人碁。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使遽出。而斬之。帝碁罷。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歎曰：師臨死之時。有何所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爲沙彌時。以鑿剗地。誤斷一曲。蠶。帝時爲蠶。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蕭穎士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及第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以待調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之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所致也

蔣恆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卻內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因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恆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爲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常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恆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王璣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

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璪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璪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璪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璪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飲酒令

唐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拘倒。子母者。蓋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拘蓋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拘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无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連。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趁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館。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箇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其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懷恩撫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爲益州刺史。

宋之遜

唐洛陽丞宋之遜。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附馬王同皎。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

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見言之。每至切齒。之。恐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恐爲光祿丞之間。爲鴻臚丞。曇爲尙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間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恐等長流嶺南。客謂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豹。將食之。豹曰。請爲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狂喜。周年之後。无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豹默然無應。遂辭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

張易之

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簾。鼈貂之褥。蛩蟪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爲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鴛鴦蓋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爲恆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衛州長史。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衆。先于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劇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卽於埋處。劇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爲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卽愈。余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黃綾爲袋。數十重。盛

佛像人來觀去其一重一回布施獲十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爲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時出外卽恃威權宰相之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卽來諸人命坐卽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疎之仍潛入仗內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猶詐云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糜米飯及黃臭非蠶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爲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爲兵部侍郎挹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會密謀進鸞乃賜湜死年四十初湜與張說有隙說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洸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並進儲闈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有勝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於市并其黨十餘人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卽撒餅於地羣烏爭來食之其後數如此烏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貓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貓犬同時產子取貓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貓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史鄧暉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暉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暉大怒乃呼州官箠以甲問搆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悟惑矣

閻玄一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慚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願直典。向宅取杯酒。懷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

張昌儀

唐張昌儀爲洛陽令。恃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有一人姓薛。齎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卽與錫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殊豔。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祕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蒸

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遞火走。渴卽飲汁。火炙痛旋轉。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係驢於小室內。蒸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忍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縛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云狗馬報。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骸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椎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平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椎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卽宜放卻。先知於是手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粗。鷟號爲飽乳犢子。

辛廩

隋辛竇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勝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竇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駁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竇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桀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曠？待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竇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魍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竇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竇自修，捨竇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坐，卻行無處，竇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竇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遼仁傑著朱，闕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嘗之爲中霜穀，束元一目爲臬，坐應架，時同州魯孔邱爲拾遺，有武夫氣，時人

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鷲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伏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圍賊。略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荊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吏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驅。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仗總拋卻。騎豬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豬。對曰。騎豬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與之。懿宗曰。請以奉詔。元一應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萃萃。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懿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慚。納言裴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日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宮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體偏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瑤賦。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目爲端箭獅。郎中長儒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牝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

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吐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犍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錄奏。敕令長平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以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匹。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人。鎮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人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或問其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聞之。此係彥高之流也。

前定錄

鍾輅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會。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荷家。晝夜。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日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爲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問祿籍。常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嘗欲思溫在轅門。思

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領。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攜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麻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領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天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卽托生。多爲天曹權祿。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卽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常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卽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尙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歎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基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中呼其名。時領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可

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買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面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僮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中。居生者。善醫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李客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賢者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實。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構逆。琳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

於此若存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度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度乃杜門累日。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度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度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常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汚。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度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度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汚。而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卽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度以心不附賊。貶温州司戶而卒。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與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人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

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李生

杜棕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悚待之厚。棕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植。謂棕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効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棕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於棕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棕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植至闕方知感。棕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劉棕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勳矣。術士曰。精言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棕始驚覺。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棕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案檢責宰臣元載故事。植諗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素辨博。能迎上意。事遂寢。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眞介。夢中不與女子見。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

江淮水歎。宣移家河南。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幸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變乎。到任半年而卒。

武殷

武殷者。鄆郡人也。嘗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婿。有誠約矣。無何。迫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特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因問鄭氏之夫。曰。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旣二年。殷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氏之母。聚族謀曰。女年旣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兒有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悲。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卽鄭氏也。乃驚問。久之。言曰。某嘗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歎。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

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名紹。遂改爲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韓滉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乃曰。旣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則日常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旣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旣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云。因復問人問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於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劉邈之

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同官來。有主簿楊豫。尉張顯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備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門。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而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以醉臥。

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頴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頴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知或不叶。必爲所害。豫頴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臥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唱驢腸數瓣。至暮。腹腹而卒。頴後爲臨瀛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瀛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卽拜景元爲長史。領郡務。而頴果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能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監厓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裴諤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諤。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干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諤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諤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諤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諤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諤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遂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

而莫敢發問。譖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常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十二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卽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常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顧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微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輿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常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愀然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

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廬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卽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餓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閤者入自遼巡聞命素服乃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懇不願往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旣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詰兄泣且請去兄

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爲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得之。次歷幾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知。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固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尙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迴。改同官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求爲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丁母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僮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赫怒。時少殷主戒。唐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珪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勸馬與一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月日已定。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慘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卽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曆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日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別於懷中。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

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且受一命，卽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未曾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謬。後秩滿歸閩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評矣。」書尙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盤鏡中。

河東記

呂羣

闕名

唐進士呂羣，元和十一年，下第遊蜀，性羸，褊不容物，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時過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廝養，羣意悽悽，行次一山嶺，復歇鞍放馬，策杖尋逕，不覺數里，見杉松甚茂，臨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頗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見人，復入後齋，有新穿土坑，長可容身，其深數尺，中植一長刀，傍置二刀，又於坑傍壁上大書云：「兩口加一口，卽成獸矣。」羣意謂術士厭勝之所，亦不爲異，卽去一二里，問樵人向之所見者，誰氏所處，樵人曰：「近並無此處，因復窺之，則不見矣。」後所到衆會之所，必先訪其事，或解曰：「兩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之象也。」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羣心然之，行至劍南界，計州郡所獲百千，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行李復泰矣。成都人有曰南豎者，凶猾無狀，貨久不售，羣則以二十緡易之，旣而鞭撻毀罵，奴不堪命，遂與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而伺便未發耳。羣至漢州，縣令爲羣致酒宴。

時羣新製一綠綾裘甚華潔。縣令方燃蠟炬。將上於臺。蠟淚數滴。污羣裘上。縣令戲曰。僕且拉君此裘。羣曰。拉則爲盜矣。復至眉州。留十餘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見寺。其下且欲害之。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侍燭不絕。其計不行。羣此夜忽不樂。乃於東壁題詩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盡。身及一陽生。賴有殘燈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後辭巢燕。霜前別薜蓬。願爲蝴蝶夢。飛去覓關中。題訖。吟諷久之。數行淚下。明日冬至。抵彭山縣。縣令訪羣。羣形貌索然。謂縣令曰。某殆將死乎。意緒不堪。寥落之甚。縣令曰。聞君有刺史三品之說。足得自寬也。縣令卽爲置酒極歡。至三更。羣大醉。昇歸館中。兇奴等已於羣所寢牀下穿一坑。如羣之大深數尺。羣至。則昇置坑中。斷其首。又以羣所攜劍當心釘之。覆以土。訖。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後月餘日。奴黨至成都。貨鬻衣物。略盡。有一人分得綠裘。徑將北歸。却至漢州街中鬻之。適遇縣令偶出見之。識其燭淚所污。擒而問焉。卽皆承伏。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盡捕得其賊。乃發羣死處。於寢中所見如影嚮焉。

王錡

天興承王錡。寶曆中嘗遊隴州。道憩於大樹下。解鞍藉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敕左右曰。屈王承來。引錡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錡坐語良久。錡不知所呼。每承言卽徘徊。紫衣覺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爲王耳。錡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爲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駕。某爲羣小所搆。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守吳嶽。當時吳山有嶽號。衆咸謂某爲王。其後嶽職却歸於華山。某罰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

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錡曰。某名跡幽沉。質性孱懦。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顧展風儀。何幸遽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錡曰。幸甚。恬曰。久聞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某以此藉手。方諧矣。錡許諾而寤。流汗霰霖。乃市紙萬張以焚之。及大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兇黨八百人。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栖栖丐食。殆無生意。大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魂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邱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無異人間。但不知是何處。良久望見一城壁。卽趨就之。復見人物甚衆。呵呼往來。車馬繁鬧。俄有白衣人走來拜敏求。敏求曰。爾非我舊傭保耶。其人曰。小人卽二年前所使張岸也。是時隨從二郎涇州。岸不幸身先犬馬耳。又問曰。爾何所事。岸對曰。自到此來。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驅使。柳十八郎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貴重。每日判決繁多。造次不可得見。二郎豈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來。今事須見他。岸請先入啓白。須臾張岸復出。引敏求入大衙門。正北有大廳屋。丹楹粉壁。壯麗窮極。又過西廡。下一橫門。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又見著緋紫端簡而偵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有被枷鎖牽制於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窺覷門中而將入者。如叢約數百人。敏求將入門。張岸揮手於其衆曰。官客來。其人一時俛首開路。俄然謁者揖敏求入。見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於階下。敏求趨拜訖。仰視之。卽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顧敏求。

大驚未合與足下相見。乃揖登席。綢繆敍話。不異平生。澥曰：幽顯殊途。今日吾人此來。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攝否。僕幸居此處。當爲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發揮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欲乎。苟有此圖。謫罰無容逃遁矣。然要知祿命非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隨吏。却出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七間。窗戶盡啟。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白紙書簿。各題籤榜。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似手葉。却數十紙。即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以伊宰賣莊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至此吏復掩之。敏求懇請見其餘。吏固不許。即被引出。又過一門。門扇斜開。敏求傾首窺之。見四合大屋。屋內盡有牀榻。上各有銅印數百顆。雜以赤斑蛇。大小數百餘。更無他物。敏求問吏。用此何爲。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處。柳謂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誤足下歸計。握手敍別。又謂敏求曰：此間甚難得。揚州氈帽子。他日請致一枚。即願謂張岸。可將一兩箇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馬。遠二郎歸。不得妄引經過。恐動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馬。馬疾如風。二人引頭張岸控轡。須臾到一處。天地漆黑。張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夢覺。於時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從此遂不復有舉心。後數月窮飢益不堪。敏求數年前曾被伊慎諸子求爲妹婿。時方以修進爲己任。不然納之。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婭。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貨城南一莊。得錢一千貫。悉將分給五妹爲資裝。

敏求既成婚。卽時領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參選。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任官數月。閒步縣城外。壞垣藁莽之中。見一古碑。文字磨滅不可識。敏求偶令滌去苔蘚。細辨其題篆云。晉張衡碑。因悟食祿張平子。何其昭昭歟。

申屠澄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邠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銜雪寒甚。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尙遠。乞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幃焉。其女見客。更修容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倍昔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數杯。以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卽巡行。澄當婪尾。澄因曰。座上尙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子卽回眸斜睨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卽牽裙使坐於側。澄始欲探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徵書語。意屬日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復令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某雖寒賤。亦嘗嬌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先不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敢惜。卽以爲託。澄遂修子壻之禮。祛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焉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隣。又復

湫溢。不足久留。女既事君。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別。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淡。其於厚親族。撫甥姪。泊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卽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卽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髮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潛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皆由前定。後二十餘日後。至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其妻卽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尙在耶。披之卽變爲虎。哮吼擎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段何

進士段何。賃居客戶里。大和八年夏。臥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于何前。熟顧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笑曰：某舉子貧寒。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矣。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璧輿。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階前。

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來都不爲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收探第試一觀如是說論再三何終不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羸經幾年姪娘相託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

韋浦

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園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轡轡之任願備門下厮養卒浦視之衣甚垢而神采爽邁因謂曰爾何從而至對曰某早蒙馮六郎職在河中歲月頗多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絳州軒轅四郎同至此求卞判官買腰帶某於其下丐茶酒直遂共言語相及六郎謂某有所欺斥留於此某備賤復眇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越關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去某因而獲歸爲願足矣或不棄願下終賜鞭驅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許之食畢乃行十數里承順指顧無不先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憩於茶肆有扁乘數十適至方解幘縱牛斲草路左歸趨過牛羣以手批一牛足牛卽鳴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歸謂曰吾常爲獸醫爲爾療此牛卽於牆下捻碎土少許傅牛脚上因疾驅數十步牛遂如故衆皆興嘆其主乃買茶二斤卽進於浦曰庸奴幸蒙見諾思以薄伎所獲微獻芹者浦益憐之次於潼關主人有稚兒戲於門下乃見歸以手捏其背稚兒卽驚悶絕食頃不寤主人曰是狀爲中惡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傳語主人此客鬼爲祟吾且錄之矣言其狀與服色真歸也又曰若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兒立愈浦見歸所爲已惡

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見元昶破敝紫衫有若負而顛步甚重曰某不敢以爲羞恥便不見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復言已見責於華嶽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卽金天也某爲此界不果閑行受笞至重方見二十二郎到京當得本處縣令無足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云爾前所說馮六郎等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卽河伯軒轅天子之愛子也卞判官名和卽昔朋足者也善別寶地府以爲荆山玉使判官軒轅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馮六郎意今日遽蹟實此之由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故黃帝四子軒轅四郎卽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選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所視臍蠻如有物焉。

韋丹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於橋上呼呻餘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旣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韋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韋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韋良久思量知聞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但爲某決窮途胡蘆曰我焉知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卽吾師也往當自詳之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卽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從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鬢數人皆極殊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

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急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韋未喻。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爲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効耳。韋乃矍然知其龜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卽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韋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授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阜莢樹花開。常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阜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愛。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旦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韋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後每過東路。卽於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虜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連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螭虺。皆一時不免也。又何異焉。

韓弁

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背信。掌書記韓弁遇害。弁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因書寢。忽夢弁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勉如平生。謂績曰。今從禿髮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聞來奉詣耳。別後有一詩奉呈。悲吟曰。我有敵國讎。無人可爲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嗚咽。臨別謂績

曰。吾久飢渴。君至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爲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盡矣。續許之。及寤。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觀之。時貞元四年。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牀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卽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常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彥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年餘。乃許。與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於門。心搖日斷。日旣漸晚。佩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旣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相酬。佩卽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瘳。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歡躍。競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常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爲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答全德。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爲天師奴。今反得爲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粧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積年諸苦。釋然頓平。卽具六禮。納爲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卽請一歸木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卽終固辭拒。唯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踪跡。初且欲順適其意。不能究尋。後旣多時。頗以爲異。一日伺

其將出。佩卽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穀。瀝酒祭地。卽見婦人下馬。就接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卽變爲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其處曰。此可以爲穴。事畢。卽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異。爲之奈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爲君婦。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爲夫婦。今旣見疑。便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孝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長須在京城中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祜太薄。向使娘子長爲妻。九郎一家皆爲地仙矣。盧佩第九也。

党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愕鎮河東時。有里民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駘神召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臺駘神廟。廟門外有吏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餘人。傳導甚嚴。旣再拜。臺駘神召國清升階曰。吾廟宇墮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卽吾之衣裾几席沾濕。且爾爲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塗登廟舍。盡補其漏。旣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辟者數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

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衆。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食於李氏之門。今夕故先謁吾君於廟。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忽覺目皆微慘。以手搔之。忤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上有屋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聞道西村堡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爲衙將。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於鴈門郡。鴈門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救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所佑。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

葉靜能

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留連旦夕。時術士葉靜能常過焉。王彊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爲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滿。王引入。長二尺。旣坐。談。胚。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時。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諸。掌。焉。王。吐。口。不。能。對。旣。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話。淺。近。諧。戲。之。事。王。則。愜。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滿。曰。唯。所。命。耳。王。卽。令。左。右。行。酒。已。數。巡。持。滿。曰。此。不。足。爲。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挹。而。飲。之。量。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酌。數。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滿。固。不。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師。量。殊。未。可。足。請。更。進。之。持。滿。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見。彊。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焉。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遜自高。博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導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於古槐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爲。東復有塹垣數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稍長。諸小人方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爲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爲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爲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爲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爲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爲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喜者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請所欲。長者立盼視。不復有詞。有似唯領而已。食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大爲諸子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羣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

蘊都師

經行寺僧行蘊。爲其寺都僧。嘗及初秋。將備盂蘭會。洒掃堂殿。齊整佛事。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世間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爲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都師不知悟也。卽應曰。官家法禁極嚴。今寺門已閉。夫人何從至此。旣開門。蓮花及一從婢。妖資麗質。妙絕無倫。謂蘊都師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正智。不謂今日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爲人。當奉執巾鉢。朝來之意。豈違忘耶。蘊都師曰。某信愚昧。常獲僧戒。素非省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給也。對曰。師朝來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儻貌類我。將以爲婦。言猶在耳。我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

自袖中出化生曰。豈相給乎。蘊師悟非人。迴惶之際。蓮花卽顧侍婢曰。露仙可備帷幄。露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美。蘊雖該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天人豈凡識所及。且終不以累師。遂綢繆敍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等猶潛聽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寃楚頗極。遽引燎照之。至則拒戶闔。禁不可發。但聞猜牙齧舌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賊秃奴。遣爾辭家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乃二夜叉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叫拏攫。騰蹕而出。後僧見佛座壁上有二晝夜叉。正類所觀。唇吻間猶有血痕焉。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卽急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澥之所爲。不覺懷然。亦皆胼蟹。如有所覩。澥卽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爲。陽朔去州尙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鎗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許琛

王潛之鎮江陵也。使院書手許琛，因直宿。二更後暴卒。至五更，又蘇，謂其儕曰：「初見二人黃衫，急呼出使院門，因被領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逕路，須臾至一所，楔門高廣各三丈餘，橫楣上大字書標榜曰：『鴉鳴國』。二人卽領琛入此門，門內氣黯慘，如人間黃昏已後，兼無城壁屋宇，唯有古槐萬萬株，樹上羣鴉鳴噪，咫尺不聞人聲。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許，方過其處。又領到一城壁，曹署牙門極偉，亦甚嚴肅。二人卽領過曰：『追得取烏人到廳上，有一紫衣官人，據案而坐，問琛曰：『爾解取鴉否？』琛卽訴曰：『某父兄弟少小皆在使院，執行文案，實不業取鴉。』官人卽怒，因謂二領者曰：『何得亂次追人？』吏良久惶懼，伏罪曰：『實是誤。』官人顧琛曰：『卽放却還去。』又於官人所坐牀榻之東，復有一紫衣人，身長大，黑色，以綿包頭，似有所傷者，西向坐大繩牀，顧見琛，訖遂謂當案官人曰：『要共此人略語。』卽近副塔立，呼琛曰：『爾豈不卽歸耶？』見王僕射爲我云：『武相公傳語僕射，深愧每惠錢物，然皆碎惡，不賤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萬張紙錢，望求好紙燒之，燒時勿令人觸。』至此卽完全矣。且與僕射不久相見，言訖，琛唱喏，走出門外，復見二使者却領迴云：『我誤追你來，幾不得脫。』然君喜當取別路歸也。琛問所捕鴉何用，二人曰：『此國周遞數百里，其間日月所不及，終日昏暗，常以鴉鳴知晝夜，是雖禽鳥，亦有謫罰，其陽道限滿者，卽捕來，以備此中鳴噪耳。』又問曰：『鴉鳴國空地奚爲？』二人曰：『人死則有鬼，鬼復有死，若無此地，何以處之？』初琛死也，已聞於潛，蘇復報之，潛問其故，琛所見卽具陳，白潛聞之，甚惡，卽相見之說，然問其形狀，眞武相也。潛與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於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報之，由是以琛言可驗，遂市藤紙十萬張，混夫其請琛之鄰而姓許名琛者，卽此夕五更暴卒焉。時元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僕射亡矣。

辛察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絕。心上微暖。初見有黃衫人。就其牀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顧本身。則已殞矣。其妻兒等方抱持號泣。噴水灸灼。一家倉惶。察心甚惡之。而不覺隨黃衣吏去矣。至門外。黃衫人踟躕良久。謂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錢二千緡。便當相捨。察曰。某素貧。何由致此。黃衫曰。紙錢也。遂相與却入庭際。大呼其妻數聲。皆不應。黃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達語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察見紙錢燒訖。皆化爲銅錢。黃衫乃次第抽拽積之。又謂察曰。一等爲惠。請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傭載者。亦常往來。遂與黃衫俱詣其門。門卽閉關矣。察叩之。車者出曰。夜已久。安得來耶。察曰。有客要相顧載錢。至延平門外。車曰。諾。卽來裝其錢訖。察將不行。黃衫又邀曰。請相送至城門。三人相引。部領歷城西街。抵長興西南。而行時。落月輝輝。鐘鼓將動。黃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遂巡至焉。其門亦閉。黃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餘。紫裙白襦。自出應門。黃衫謝曰。夫人幸勿怪。某後日常有公事。方來此廟中。今有少錢。未可遽提去。請借一隙處暫貯收之。後日公事了。卽當般取。女人許之。察與黃衫及車人共般置其錢於廟西北角。又於戶外見有葦席數領。遂取之覆。纔畢。天色方曉。黃衫辭謝而去。察與車者相隨歸至家。見其身猶爲家人等抱持。灸瘼如故。不覺形神合而蘇。良久。思如夢非夢。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惡。作君語。索六百張紙作錢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頗驚異。遽至車子家。車家見察曰。君來正解夢耳。夜來所夢。不似尋常。分明自

君家別與黃衫人載一車子錢。至延福沈氏廟。歷歷如在目前。察愈驚駭。復與車子偕往沈氏廟。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卽於廟西北角。見一兩片蘆席。其下紙縑存焉。察與車夫皆識。夜來致錢之所。卽訪女人守門者。曰：廟中但有魏侍御於此。無他人也。沈氏有賊獲。亦住廟旁。聞語其事及形狀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聞打門聲。使候之。卽無所見。如是者三四。式意謂之盜。明日宣言於縣。胥求備之。其日式夜邀客。爲煎餅食。訖而卒。察欲驗黃衫所言公事。嘗自於其側偵之。至是果然矣。

盧從事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豢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常有銜鑿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櫪。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入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黑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入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墅。得錢二百貫。時通兒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爲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須見世債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十數年。問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在江陵羣馬中。卽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櫪。于茲五六年。其心省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蹇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愛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

然記備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賣此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別丈人。乃驥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鳴齧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六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已上。請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故軍將曰。嘻。七十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靈貨爲講繼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卽詣軍門。自上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壙中。鷹相隨之。自良卽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明如燭。見塲場上有墳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因掣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留文書。常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日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裨將耳。某能三年內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卽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玉童白鶴徘徊空

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時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誰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記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將校常有耆舊功勳者。自良後輩。素所未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浹背。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執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也。

乾牒子

溫庭筠

韋乾度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刺首除伊闕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刺頭。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殿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

趙存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九十。服精朮之藥。體甚輕健。自云父諱君乘。亦享遐壽。嘗事堯公陸象先。言堯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測度。堯公崇信內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歲之後。吾固當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數勝汝。及爲馮翊太守。參軍等多

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努眼眶。衝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共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爲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爲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常斂俸錢五千。爲所輸之費。其第二參軍便爲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爲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爲絕易。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爲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簪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爲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爲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爲笑哉。初房瑄嘗尉馮翊。象先下孔曰。官党芬於廣衢相遇。避馬遲瑄。瑄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瑄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瑄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官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瑄爲弘農湖城令。移攝閩鄉。值象先自江東徵入。次閩鄉。日中遇瑄。留迨至昏黑。瑄不敢言。忽謂瑄曰。攜衾襪來。可以賓話。瑄從之。竟不交一言。到闕日。薦瑄爲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瑄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因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闕。薦爲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瑄爲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爲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

哥舒翰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

殺盡。更策兩重濠。時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黷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又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猝於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却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

梁仲朋

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朝往夕歸。大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及此。二更。聞林間械械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便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鬣。栲栳大。毛黑色。頭便似人。眼射如珠。便呼仲朋爲弟。謂仲朋曰。弟懼頗有羶羯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燈火光。其怪歎飛東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於庭。命酌。或嘯或吟。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也。於是小大走散。獨留仲朋。云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細視之。頸下有瘰子。如生瓜大。飛翅是雙耳。又是翹鼻。鳥毛斗鬣。大如鵝卵。飲數斗酒。醉於盃筵上。如睡着。仲朋潛起。礪闊刃。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卻映屋脊不復見。庭中血滿。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

曹朗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云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憐之。至秋受代。令朗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

間窗下有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簾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卽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姊妹及親。皆辦奠祝之用。鑊中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惰。寢遂召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塲飛下。幾中朗親。俄又一大塲擊油鑊。於是驚散。廚中食器亂在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扃堂門。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論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空中轟榻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窗下牀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袴。跪於牀。以効人儼。茶朗走起。擒之。遽屋不及。遽巡匿蘆。蘆積中。朗又踏之。啾然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於西室。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臯前因節。且來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酒引之。與求臯近文曰。吾元和初遊上元瓦棺閣。第二層西隅壁上題詩一首。朗苦請臯曰。方心事無。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祟。非吾所爲。其人不遠。但問他人。當自知。朗遂自顧。道士捨之。里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紉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中塔于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其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爲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戶賣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臂。東吳人盡知其事。

王諧

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籌左綿等事。盈並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慧。不欲託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卽某之望也。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纁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於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商。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舅。勵曰。吾小女寬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旣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鏗與諸江陵卜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鏗方買一宅修葺。停午。諸忽夢陳氏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聳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鼈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鏗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鏗與諸偶坐。方訝其事。其夜二人夢復如前。鏗甚慙。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爲其兄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啗鳴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女人姿狀卽陳氏也。諸流眇久之。其婦又慙慙瞻矚。問僮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爲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屍于碇。遇鄂州迴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甦。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疑負崔氏之冤。入

羅浮山而爲頭陀僧矣。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與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清。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驚異。

孟姬

彭城劉頗。常謂子培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店。店東璧貞元末有孟姬。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媼店。見有一媼。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帽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胃曹名士廣。其姬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媼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卽問媼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警爲妻。警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邠涇岐蒲是焉。吾夫張警爲汾陽所任。請重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警之貌醜。相類吾警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警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榮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頗每心記之。與子培王勝話人間之異者。

嚴振

德宗鑾駕之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爲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見旌旗蔽野。上心方駭。謂泚兵有諳疾路者。透秦嶺而要焉。俄見梁帥嚴振。具橐鞬拜御馬前。具言君臣亂離。嗚咽流涕。上大喜。口敕昇獎。令振上馬前去。與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少。聲氣抑揚。乃曰。嚴振合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責以儒生不達時變。煙塵時須姑息。戎帥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道有嚴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振爲臣子之節。上深嘉歎。振聞特拜謝映。時議許映。

張弘讓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爲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具。復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忘。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爲饌。弘讓乃去。士徵妻饌熟。就牀欲進。忽見弘讓妻自額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鄰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爲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某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居後小圃中。有一李樹。婦云。君今速爲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使聞王氏云。接我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簿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屍。比弘讓拳曲持半屍到牀。王氏聲聲云。勘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餽粥。弘讓以飲灌其喉。盡

一盃。又云。其無相問七日。則淚如舊。但白項及脊徹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胸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此故友龐子肅親見其事。

薛弘機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弘機。營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焉。盛以紙囊。逐其羶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徇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虛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頽。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龐眉。方口廣額。巖然四皓之比。衣卓霞裘。長揖薛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遁。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遙。嚮慕足下。操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即便歌吟。清夜將艾。云。漢興叔孫爲禮。何得以死喪婚媾。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園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機好易。因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書禮樂。及春秋。而亡於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弘機甚喜此論。言訖辭去。宰颯有聲。弘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沒。後問諸鄰。悉無此色。弘機苦思藏經。又不知所尋。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微聞朽薪之氣。藏經隱。至明年五月。又來。乃謂弘機曰。知音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曠。室邇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搔然。不復從容。出門而逝。遂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爲烈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弘機往收之。多爲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弘機歎曰。藏經之謂乎。建中年事。

苑誦

唐尙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誦。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因見誦。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尙書前爲體。如何。會誦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遑。遽將名人。胄喜曰。苑大來矣。屈入誦半庭。胄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誦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遠。近。誦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誦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於是皆笑。及引坐。乃陳本名。名誦。旣遽巡於使院。俄而遠近悉知。

裴樞

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開元二十一年春。開河漕。以贍國用。上深嘉納之。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卽應聲曰。媿子失言。因舉洒澀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跡。匿形不履人世。其親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屈。永泰二年。賈至侍郎知舉。樞一舉而登選。後大曆二年。薛邕方知舉。樞及第後。歸丹陽里。不與雜流交通。及韋元甫除此州。計到郡之明日。合來拜其親。元甫至丹陽之明日。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樞怒言不納。後三日。元甫親擁騎到樞別業。樞戒其僕不令報。久停。元甫車徒不得進。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須與軍吏監車相識。遽此深責。未敢當也。親乃遣女奴傳語。延元甫就聽事。置酒。元甫陳以公事。樞方出歡話。

李丹

郎中李丹與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開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備保。掉小舟。唯領一卯歲女僮。時方寒。衣服單敝。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卽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是禮之闕。矍然乃起謝。丹曰。某爲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入闕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恐懼。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疎脫。唯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卽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容。復頓首趨。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餽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爲相。

陳義郎

陳義郎父彝爽。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歸。娶郭惜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爽交結相誓。唐天寶中。彝爽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纈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爲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遠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卽不忘记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爲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擊彝爽碎額。擠之於淩湍之中。伴號哭云。某內逼北迴。見馬驚踐長官。殞矣。今將何之。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致酒感慟。茂方曰。事旣如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逮可

歸北。卽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於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旣而學成。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覘故園之存沒。塗次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孫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汚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祕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以三鄉媪所對。及問年狀。卽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爲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寢。乃斷吭。仍挈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卽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敍契闊。取衫子驗之。歔歔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竇又

扶風竇又。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閣廐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又親與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輛。散甥姪。競取之。唯又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甥姪之剩者。又再拜而受之。敬立問其故。又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潛於鍛爐。作三枝小錫。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又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又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錫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幕布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

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長三尺餘。又遂持斧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幣帛布裘百結。日歎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箇疋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輛。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嘴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買油碓數石。雇庖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節之。合槐子油。令役人日夜加功。爛擣。候相乳尺。悉看堪爲挺。從日中熟出。命工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墜之。得萬餘條。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燭重。桂巷無車輪。又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汗之地。目曰小海池。爲旗亭之內。衆穢所聚。又遂求買之。其主不測。又酬錢三萬。旣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遠池設六七鋪。制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爲寶家店。又嘗有胡人米亮因

飢寒。又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又見亮。哀其飢寒。又與錢五千元。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又方閒居。無何亮且至。謂又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元。大郎速買之。又西市橫坊鑠錢盈餘。卽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曰。亮與又曰。亮攻於覽玉。嘗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搗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又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鈔二十副。每副百錢。三千貫文。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井元契。又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二百十千。又買之。築園打牆。拆其瓦木。各塚一處。就耕之。太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樓。常下瞰焉。晟欲併之。爲擊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又欲買之。又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候晟休沐日。遂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寬閒。其中可以爲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私謂又不要某微力乎。又曰。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再來投告。令公。晟益知重。又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晟獻馬。荷又之所惠。又乃於兩市選大商產巨萬者。得五六人。遂問之。君豈不有子弟。嬰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賈客僉語。又曰。大郎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術。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又因懷諸賈客子弟名。謁晟。皆認爲親故。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又獲錢數萬。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與堂下生一大樹。遂與每患其經年枝葉。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室。又因訪遂。與指其樹曰。中郎何不去之。遂與答曰。誠有礙耳。因慮根深本固。恐損所居室宇。又遂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有損。當令樹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錢五千元。以納中郎。與斧鉞匠人議伐其樹。自稍及

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其直。因選就衆材。及陸博局數百。鬻於本行。又計利百餘倍。其精幹率是類也。後又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與諸熟識親友。至其餘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法安上人。經管。不揀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又卒時。年八旬餘。京城和會里有邸第。姪宗親居焉。諸孫尙在。

陽城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莞篔布衾。熙熙怡怡。難名其室。後遇歲荒。屏跡不與同里往來。懼於求也。或採桑榆之皮。屑以爲粥。講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後里人竊令於中戶致糠。數十數盃。乃就地食焉。他日。山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寄五百緡。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啓緘。無何有節士鄭倣者。迫於營舉。投人不應。因途經其門。往謁之。倣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時。問倣所之。及其瘠瘁之端。倣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諸侯近賂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子終身之道。倣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倣對曰。君子旣施不次之恩。某願終志。後爲奴僕。償之。遂去。倣東洛塋事罷。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奚如是。苟無他繫。同志爲學可也。何必云役。已以相依。倣泣涕曰。若然者。微軀何幸。倣於記覽。苦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倣大慚。城曰。子之學。與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邪。今所止。阜北有高顯茅齋。子可自翫習也。倣甚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與論國風。倣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倣縊於梁下。供餼童窺之。驚以告城。城慟哭。若裂支體。乃命都兒將酒奠之。及作文親致祭。自咎不敏。我雖不殺倣。倣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夫負之。都

兒有櫬楚十五。仍服緦麻厚瘞之。由是爲縉紳之所推重。後居諫議大夫時。極諫斐延齡不合爲國相。其言至懇。唐史書之。及出守江華都。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鷲。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共食之。并置瓦甌。檀杓。有類中衢鱗也。

定命錄

呂道生

賣餽媼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怒。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餽媼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餽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取爲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并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齋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媼亦爲夫人。後爲吏部尙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

車三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官至華陰縣官令車三見誑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食祿諸公云應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祿如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闕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

楊素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胸前爲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坐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繖蓋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爲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炙在手中心袁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炙掌損遂遣滅却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祕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爲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爲不離台座及敕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爲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鉞守珪蹶蹶不意

如此。下階級。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爲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爲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達。乃遺其財物使療病。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詮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輅。李無言遣日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梁子謂客云。向聞公語。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實對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惡奏。君視如何。梁云。公卽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爲睦州刺史。無言贈錢二百貫。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爲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噴責某云。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請。無言悶默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梁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云。何以打梁子。無言恨云。忘卻他不遣家內知。俄而梁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強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辜。無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云。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云。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卽免。盧不之信。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捕博賭。養莊宅等並盡。

程行誼

程行誼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侮之。後有一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諸君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

僕射有厄，皆不之信。於時行誼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惡。老人見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絳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憂悶便發，去州八十里，因問果至。程公後爲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

魏元忠

相國魏元忠，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皆宋人，咸負材器，少相友善。年將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見之，異禮相接，自謂曰：「古人稱方以類聚，信乎。」魏公當位極人臣，聲名烜赫，執心忠蹇，直諫不回，必作棟幹爲國元輔，貴則貴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爲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謂鄭公曰：「足下金章紫綬，命祿無涯，旣入三品，亦升八座，官無貶黜，壽復遐長。」元忠復請曰：「祿始何歲，秩終何地？」對曰：「今年若獻書，祿斯進矣。」罷相之後，出巡江徼，秩將終矣，遂以其年於涼宮上書陳事，久無進止，糧盡卻歸，路逢故人，惠以縑帛，卻至涼宮，已有恩敕，召入拜校書。後遷中丞大夫，中間忤旨犯權，累遭譴責，下獄窮問，每欲引決，輒憶相者之言，復自寬解，但益翫讎言事，未嘗屈其志而抑其辭，終免於禍，而登宰輔焉。自僕射竄謫於南郡，江行數日，病困，乃曰：「吾終此乎。」果卒。

安祿山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開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豬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爲韓公張仁願帳下走使之吏，仁願常令祿山洗脚，仁願脚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

竊窺之。仁願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色黑而加，亦竟不知其何祥也。仁願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寵薦焉。」

裴光庭

姚元崇開元初爲中書令，有善相者來見元崇，令密於朝堂目諸官，後當爲宰相者，見裴光庭，白之。時光庭爲武官，姚公命至宅與語，復使相者於堂中垂簾重審焉。光庭旣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與裴君言，非應務之士，詞學又寡，寧有其祿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僕之所述者命也。才與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後裴公果爲宰相數年，及在廟堂，亦稱名相。

馬祿師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蕭璿，與縣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生云：「三人俱貴達。大李少府位極人臣，聲名振耀南省，官無不虛任。三入中書，小李少府亦有清資，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終卿監。蕭主簿中年湮沉，晚達亦大富貴。從今後十年，家有大難，兄弟並流，唯公與一弟獲全。又十年之後，方卻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當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時，爲其斷割，後璿離長安任，作祕書郎，則天旣貴，皇后王氏破滅，蕭璿是其外姻。舉家流竄，兄弟六人，配向嶺南。唯璿與弟瑗配遼東，無何有處置，流移使出嶺南者俱死。唯遼東者獲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餘年，至神龍初，方蒙洗滌。其時李嶠作相於街中，忽逢璿，使人問是蕭祕書耶？因謂之曰：「公豈忘武功馬生之言乎？」於是擢用。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判還其家。蕭公竟歷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餘政。」

李含章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後官更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實食封五百戶又圓當作司勳員外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在鎗槊中行後當大貴無何爲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劍南節度留後入劍門後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勳業崔初入蜀常於親知自說如此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相霍已爲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卻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復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餒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

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來。此潛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路求乞。於船上臥。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錄乃還。選曹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著碧。則天見面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及引謝之口。又敕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姪並死。唯獨一身病臥在牀。願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既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矣。

姜皎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真人。卽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真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卽見真人。姜手臂一鶴子。直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爲臨淄王。見鶴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鶴子否。姜云。是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巫季。姜問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錢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親舊盡送。唯不見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上皇忻然與別。便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飲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將拌米并火炷來暨生以口銜火炷忽以伸言其時有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有事暨生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云此婢即打頭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兩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針訖其腫轉劇連膝痲痛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責之言馬厄者即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緱氏莊賣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復營求

張嘉貞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路見一老人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即死今既困矣試令開視乃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也

張問藏

張問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爲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澆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尙爲三衛豈望官爵老父奈何謂僕爲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葦撥而服

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服華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罔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之。後仁軌爲陳倉尉。罔藏時被流劍南。經岐州過。馮長命爲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卻謂馮使君曰。得貴人也。遂細看之。後至僕射。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不問姓名。不知誰耳。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罔藏曰。公不離四品。若犯大罪。卽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爲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譖之。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赦免死。除名。於遼東效力。入爲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河清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罔藏。其時嘉瑒年尙齠齕。張入見罔藏。立嘉瑒於中門外。張謂罔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何如。罔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遷不過省郎。言畢。罔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宮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典十郡已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罔藏。罔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寒。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舍本旨。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罔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爲雍州法曹。罔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卽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虢州刺史。爲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爲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

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勳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噴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爲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爲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罔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罔藏。罔藏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出入數度爲相。後皆如言。

三水小牘

皇甫枚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爲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坊。鼓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尙明。有一父皤然。偃而曳杖。亦來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蹒跚不能。良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墮地。視之。乃敗樞板也。父已化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游氏子

許都城西之北阪。有趙將軍宅。主父旣沒。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榜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拳捷過人。見榜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旣

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簾庭中。絺綌而坐。一鼓盡。聞寂無驚。游氏子倦。乃枕劍面堂而臥。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堂中洒掃。闌前軒張朱簾繡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簷楹。游子心謂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白東廂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間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將起。乃覺髀間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游氏子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宅後卒無敢居者。

董漢助

汝墳部將董漢助。善騎射。力兼數人。趨捷能鬪。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爲常客也。翌日。盛設廳事。至辰巳間。漢助束帶出鎮門。向空禮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既罷。其妻詰之。漢助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助終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上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平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將龔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幕店。盡爲賊所擒。唯一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助以五百人據此門。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錄。漢助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人。矢盡。賊已入。漢助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旣折。乃抽屋椽擊之。又殺數十人。日上飢疲。爲兵所殪。賊帥亦嗟異焉。

唐僖宗之狩於岷蜀也。黃巾尙遊魂於三輔。中和辛丑歲。詔丞相晉國公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執操旗鼓。乘三峽而下。作鎮南燕。爲東諸侯節度。又詔軍容使西門季玄爲都監。秋七月。鐸至滑。都監次於臨汝。郡當兵道。郵傳皆焚。乃舍於龍興北禪院。其西廊小院。卽都監下都押衙何羣處之。羣滑人也。世爲本軍劇職。羣少兇險。親姻頗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貴人。而西門納焉。至是擢爲元從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羣志氣驕佚。肉視其從。嘗一日。汝州監軍使董弘贄。令孔日官宋柔奉啓於都監。致命將出。值羣方據胡牀於門下。怒其不先禮謁也。叱數卒。捧以入。擊以馬撾。而遣之。弘贄聞之大恐。笞宋柔數十。仍斥去。不復任使。馳書使謝羣。羣亦無怍。復數日。日將夕。宋柔徒行經寺門。又值羣自外將入。瞥見發怒。連叱騶阜錄之入院。候睡。晨殺而支解。納諸澗中。旣張燈。宛見宋柔被髮徒跣。浴血而立於燈後。羣矍起。奮劍擊刺。歛然而滅。厥後夜夜見之。暮秋月。都監遷於滎陽郡。舍於開元寺子城東南隅之地。至是羣神情恟怛。漸不自安。乃與其裨將竇思禮等謀叛。將大掠郡中。而奔於江左。都監部曲三百許人。皆畏羣而唯諾。會太守杜真府符請都監夜宴。啓至。羣謂思禮等曰。機不旋踵。時不再來。必發今宵。無貽後悔。思禮等遂潛勒部分。至晡時。都監赴宴。羣命親信十數人。從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門。寺中必舉火相應。其夕一鼓。羣假寢帳中。乃夢宋柔向羣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召思禮語之。對曰。此乃思也。是何能爲。二鼓將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樹。矚子城內。無何。郡都虞候遊巡至。僧綱啓門入。至殿隅。仰視木杪。心動。命燕炬於下。乃見介者蹲於枝間。方詰所從。羣連聲謂曰。走卒。拈作。遂逃於上。無他也。都虞候色變。

馳出戒嚴。羣呼思禮等謂曰：事亟矣，不速行，將爲豎子所殄。乃擁其徒，斬東門關而出，奔走兩舍，而羣心蕩，無所從，其適下稍稍亡去，倦憩水側。遙聞嚴鼓聲，乃僕射破東北隅墻也。思禮覺，乃前請啓密語。羣將耳附之，思禮拔佩刀，疾斫羣首，墮於地。餘衆大囂而散。思禮攜羣首，遲明歸命於都監，貫其罪，使招其散卒焉。

王表

河東裴光遠，唐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尉。性貪婪，冒於貨賄，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休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騁，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皙端麗，常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遣以服翫。自是率以爲常。光遠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賤微，受制於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况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銜之。後數日，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待諸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又爲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未嘗有過。反招殘賊，規奪赤子，已訴於天。今來請命，又爲己語。今還爾兒，與爾重作功德，厚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白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實由於君。已訴上天，今來奉取，又爲己語。祈之如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遠遂卒。

却要

湖南觀察使李庚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僭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織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慚。不敢失敬。

趙知微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薰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糧。趙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玄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鍊丹。修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人。不見其情容。常云。分杯結霜之術。化竹釣鱸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霖。至於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

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否。諸生雖唯應而竊議。以爲濃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履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旣闢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巔。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旣各就榻。而淒風飛雨宛然。衆方服其奇致。玄真基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要妙。壬辰歲春三月。歸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旣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詠。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幘於咸宜。而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問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皇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矣。一女童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盟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旣委頓。請盃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

訴。若有誰能抑我彊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絕於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爲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鍤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美者也。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顰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持來者也。咸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醉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覲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旣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恟恟不寐。若有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醜弊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滋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輶。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閩一叫。必貽韓簿不修之責。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

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溫京兆

溫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偃。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衙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黃冠扣之。旣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爲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鬢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爲所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衙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溫。時則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溫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旣絕。溫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旣關重閤。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溫璋。溫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溫伏而敍曰。某任物浩穰。治唯震肅。若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袖自貽罪戾。故來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惠利不厭。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溫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跪啓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况真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訖。真君令黃冠揖溫昇堂。別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黃冠復答曰。尹之忤

犯弘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間亦非淹久之所。溫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銜吏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祕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忿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鬻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酖而死。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巍然若廈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轟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時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鴛鴦沂洞其上。長梁天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蠢。至是一聽不忘。叟誡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常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句。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

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旌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尋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肉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繫之府獄。嚴兵圍守。且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心扣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歛。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

衛慶

衛慶者。汝墳編戶也。其居在溫泉。家世游墮。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隴畝中。若流星。慶掩而得之。遂藏諸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瑩無纖翳。乃裹以縑囊。緘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也。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寶之。常置於臥內。自是家產日茲。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餘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鬱爲富家翁。至乾符末。慶忽疾。雖醫巫並進。莫有徵者。踰月病且亟。忽聞枕前鏗然有聲。慶心動。使開匣。珠有壘若縷。色如墨矣。數日而卒。珠亦亡。

去。自是家日削。子復不肖。貨鬻以供蒲酒之費。未釋服。室已如懸磬矣。

元稹

唐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樓。遙望其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遂令親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寶之。置臥內巾箱之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封夫人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放孫也。諸兄皆貢士。有聲於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盛飾則芙蓉。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婉靜之法。剪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嫺黨號爲淑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贖。移天於殷門。故祕省校書保晦。遐構遐構。兄余寮塔也。愛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蒸。劬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繚黃道。釁啓白丁。關輔烽飛。犛犛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於鯨鯢腹中。卽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於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鄰五門。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凶霧合。祕校遂爲所俘。賊酋視夫人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說萬辭。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鬻粉於一劍。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爲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穢包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祕校脫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

逝矣。祕校拊膺失聲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卽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視主父母俱殞。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夫。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辛丑歲。遐構兄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嚴郃女

許州長葛令嚴郃。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蓄退心。咸通中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疏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於道左。繚繞諸女。塵盆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地。色變不能言。鬢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譚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齋酒殺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卽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法苑珠林

釋道世

張法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晦

冥不歸。僧因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被僧衣爲懺悔。且而別去。十九年。法義病卒。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左右皆有官曹。門間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院。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師見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限過多。各與杖二十。言訖。杖亦畢。血流洒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前案簿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有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法義反顧。張曰：私罵父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卽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盡懺悔。滅除訖。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宮殿。宇宏壯。侍衛數十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放七日。法義白僧曰：日旣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語卽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因請隨。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憑作福報。後來不見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內至黑。義不敢入。使者去。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尙存焉。

王甲

隋大業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日忽謂人曰：「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行，鞭其頭而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其日，妹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悴，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此得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騎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門，尋之不見。唯見驢頭面流血，如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回怪而問之，女以狀告。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卽爲食，旣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芻粟送王五戒處，後死，兄妹收葬焉。

天竺胡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有幻術能斷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舌先吐以示衆，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燒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半猶在，旣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視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盡了盡，乃撥灰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劉公信妻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

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曰。汝是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門相見。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云。娘欲寫何經。母曰。爲吾寫法華經。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卽憑妹夫趙師子。寫法華經。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經。未裝演者。轉向趙師子處質錢。且云。經主姓范。師子許。乃與父兄云。今既得經在家。幸有此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可否。陳夫從之。裝潢既訖。授與其妻。在家爲母供養。後夢見母從女索經。云。吾先遣汝爲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娘贖得一部法華。見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己經。汝有何福。大是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末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卽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已得出冥途。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問前贖法華經主。果是姓范。

馬家兒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至真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卽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常與孃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於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卽跪拜問訊。隨其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謫。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他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祚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滂。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

婦相問入廡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腳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白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宜城民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豬生一獠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豬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齋錢詣社家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長安弘法寺靜琳師是遷之鄰里親見其豬嘗話其事焉

韋慶植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見亡女着青練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

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

趙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邊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舍厨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梅姑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葬。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隱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

劉伯祖

晉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每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腐，隨刀不見，而羊肝盡。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視者舉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

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莫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忤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時積。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屎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山中孝子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作屐。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

轉夜。孝子作屐不已。婦人求眠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誣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實妖怪。但出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乃射殺之。視婦人已復成狸矣。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卽至女家家甚貧陋。爲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雞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家耳。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嘗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取也。式還。涕泣具道。

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

章授

丹陽郡吏章授。使到吳郡。經毘陵。有一人年三十餘。黃色單衣。從授寄載箒。行數日。略不食。所過鄉里。輒周旋里中。卽聞有呼魄者。良久還船。授疑之。同行后發其箒。有文書數卷。皆是吳郡諸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去或將一管。后還。得升餘酒。數片脯。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載相煩。求得少酒。相與別。所以多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陽別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從乞藥。答言我。但能行病殺人。不主藥治病也。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遊江南。具說如此也。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隴月。戶牖小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二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投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轉經。竟從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黯。而亦甚痛。有一老嫗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遂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息。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吃噉。後忽語音似吳。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三更中。復外戶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服事衡陽。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

相侵。是沈公所爲。此癖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投擲狡獪。忿戾禳卻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告罪狀。事徹天曹。沈今訟天。然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相當。庇之因請諸僧誦經齋戒。誦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白胡承。今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案頤

宋襄城案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盛。爲二千石。常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以後。便爲吉宅。居無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頤父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案殺之。持刀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案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尚幼。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衾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數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闈崇麗。旣命廓進。主人南面。與廓溫涼畢。命坐。設酒炙菓。粽蕪者等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主簿不幸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窮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辭耳。此間榮祿服御。乃勝君世中。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貌

然並在齟齬。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爲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勾點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門，蓋固圉也。將廓入中，敝趣一隅，有諸屋宇，驛閣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而傷疾，呼廓，廓驚問誰。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受此罰。亡來痛楚，殆無暫休。今特小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旣蒙罷，可速歸去，不須遲也。廓跪辭而歸，至家卽活。

李校尉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至懷州賣，有一特豬，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問此屠兒贖豬，屠兒初不之信，餘人不解此豬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話。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豬語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卽語校尉云：我今已隔，並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爲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某寺有長生豬羊，汝安

置我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豬聞此語。遂卽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愍。爲造舍居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後寺僧並解豬語。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

徐元方女

晉東瀛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廐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常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而出。次頭形體俱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尙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生日。尙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雉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獻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灌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爲祕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王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

一房夜初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伸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其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縛此生。以其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開箱檢之。果無此衣。既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

譚賓錄

闕名

封常清

封常清細瘦目類。脚短而跛。高傔芝爲夫蒙靈督都知兵馬使。常清爲傔芝僮。會達覽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趨碎葉。使傔芝以騎二千邀截之。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傔芝所欲言。無不周悉。傔芝異之。軍迴。傔芝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遂問曰。前有捷書。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傔芝曰。卽僮人封常清也。見在門外馬邊。眺等揖傔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後傔芝爲安西節度使。奏常清爲節度判官。傔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傔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威望動三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經數重門。皆隨後閉之。常清案後起。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儀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迴。卽杖六十。面仆地。曳出。傔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後傔芝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後充安西節度使。天寶十四載。朝於華清宮。玄宗問以兇逆之事。計將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請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首懸於闕下。玄宗憂而壯其言。至

東都旬朔召募六萬。頻戰不利。遂與高僊芝退守潼關。僊芝副榮王琬領五萬人進擊。十二月十日。至陝州。十一月常清敗於東京。十三日。祿山入東京。常清奔至陝州。以賊鋒不可當。乃燒太原倉。引兵退趨潼關。繕修守具。賊尋至關。不能入。僊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於僊芝軍效力。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僊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斬之。常清臨刑上表。既刑。陳其屍於蘧蔭之上。令誠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至常清所刑處。僊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爲我減截兵糧及賜物。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豈不知乎。兵士齊呼曰。枉其聲。殷地。僊芝曰。常清屍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爲節度。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乎。遂斬之。

杜審言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蹇傲。甚爲時輩所妬。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卽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并亦爲左右所殺。

董晉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諷晉奏給事中竇參爲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爲亂。以晉爲汴

州節度使。時晉既受命。唯將判官廉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部。既至鄭。宣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鄧惟恭。合來迎候。承萬榮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爲汴州節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來至汴州。數十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體。而未測淺深。初萬榮既逐。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已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彰。云爲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按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於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鬻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州所禮重。及董晉疾甚。令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揚言。文武將吏多弛慢。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人輕而惡之。

武后

武士護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護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奧澈。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

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也。

馬助

唐德宗欲幸梁洋。嚴振遣兵五千至盤壓。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州將馬助至。上臨軒與之謀。助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上喜曰。幾日當至。助尅日時而奏。上勉勞而遣之。助既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叛。以數百騎逐助。助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助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助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助乃令人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刀斫助。助左右遽承其背。刀不甚下。微傷助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助馳就其軍營。士已被甲執兵。助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爲乎。衆讐伏。於是縛用誠。遣送洋州。振杖殺之。拔其二使總其衆。助以藥自封其首。來復命。愆約半日。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昔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長流雋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讎家而競入。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恆州參軍高元禮。而無賴詭譎。無以踰也。嘗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卽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云。諸叛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復大喜。恩賞甚優。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迴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爲理。長於權變。嘗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嘗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昔物騰貴。一月須千餘員。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於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卽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旣踰於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觀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昔少遊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疎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

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爲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幕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後。遂奪包佶財。惣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溫述送款於李希烈。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籍戈捲甲。佇候指揮。後鑾輿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遊上表。以所取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内百姓以進。後劉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愧而卒。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設鈎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建。欠負耗贖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宗從之。但貴欲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團。送苑中。宰臣議以爲若市草百萬團。則一方百姓。自冬歷夏。搬運不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汧池。卑濕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樞秣飼。夏中卽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於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旣慚且怒。又因對敬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楹。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楹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經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准禮經云。天下賦稅分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供宗

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廚。皆極簡儉。所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廚之用。其數尙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未曾言。頷之而已。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尙未易得。皆須於嵐勝州採造。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卽出。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旣銳情於苛刻。剝下附上。爲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

薛盈珍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嘗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珍搆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讒搆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嘗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流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異。南仲慮豐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墮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傅稱邠人籍稻。』」注云：邠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卽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文酒譚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籍。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爲中書。

杜陽雜編

蘇鶚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鎗釜盆甕之屬。鏤金爲箆篋篋。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爲牀。棹以金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爲器皿什物。合百寶爲圓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簾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眞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有紫色云。却寒鳥骨之所爲也。但未知出于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精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有蠲忿屏。如意玉。其屏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枕頭。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紋布巾。火蠶絲。九玉釵。其幙色如瑟瑟。闊三尺。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沾濕。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巾卽手。

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絕倫。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垢。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繇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奈。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精巧奇妙。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酌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不知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諸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角綴五色錦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者。仍雜以龍腦。金屑。鏤水品。瑪瑙。辟塵犀。爲龍鳳花木狀。其上悉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香街巷。品光耀日。觀者眩其目。豈有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大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於嬪妃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常璠者。云。公主步輦。以錦衣質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異焉。上日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醅。其茶則有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縷健如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三四分。撤卽復故。其諸品味。他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餐飲。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嚙。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菓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爲禳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

餘烟出於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其藥。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雖日加藥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遂自製挽歌詞。令朝臣繼和。及庭祭日。百司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駱駝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珠瑟瑟爲帳幙者千隊。其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函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焚昇霄百靈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將二十餘里。上又賜酒一百斛。餅啗三十略。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輜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誦。自後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進歎百年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舞竟。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益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無有少改。可及善轉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曲。須臾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糲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以爲酒。及啓。皆寶以金寶。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

入。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

魚朝恩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誑叱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帝惡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賜祿。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彼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衆寮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緋。而便求紫。帝猶未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卽謝於殿前。帝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遂於嶺表。及朝恩被殺。天下無不快焉。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鑱之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悞拂。芬馥經年。縱瀚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嘗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駭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泣交下。輔國惡其怪。遂碎之爲粉。沒於廁中。自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始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容。宮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而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冲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夏卽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於草。雖若乾枯。未嘗凋落。盛夏刺之。牕戶間涼自至。

鳳首木高一尺而凋刻如鸞鳳之形其木頗似枯槁故毛羽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於高堂大廈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焦黑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云火林國出也

軟玉鞭

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異國所獻也瑞妍節文光明可鑿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鑿鍛研終不傷缺德宗歎爲神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蠶絲爲鞘碧蠶絲卽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亦連延十數里小者亦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及燃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絃鬼神愁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關其鞭不知所在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揖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尙神仙術一歲之內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士德王遂願貢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其色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爲少百疾不生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三二合如過度卽有風雷之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

根傳之。卽愈。其色碧。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逮及沉疴。眇跛無不療焉。

拘彌國

順宗卽位年。拘彌之國。貢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堅冰。變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類燕。其聲清亮。不並尋常禽鳥。置於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異。遂盛於火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併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將入江海。可長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游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之於左臂。毒龍畏之。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千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遍體略無沾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異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齋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夏赫日。終不消。嚼之卽與中國冰凍無異。變畫草。類芭蕉。可長數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其上絨以胡書。及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貴也。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畫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矣。

元藏幾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任奉信郎。大業九年。爲過海使。判官無何。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則啓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滄浪洲。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

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更產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視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闊一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數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 (今刑部盧員外尋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 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輝煥爛。與真無異。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絕之。終不沒。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卽達於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卽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疎屬也。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鳥。大類黃鸝。每翔虛空中。藏幾呼之。卽至。或令啣珠。或令受人語。乃謂之轉言鳥。出滄浪州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求得其寶。歸真以藏幾之異。備奏上。上令謁者齋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恐。卽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名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

芸輝而更以沉香爲梁棟。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晶爲押絡飾。以眞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卽鮫綃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時當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率皆擬於帝王家。芸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楊花。亦類於白蘋。其花紅而且大。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蒼菌。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惡。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因祕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於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卽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而進內。載自云。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而至京師。索米餽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尉耳。而涯見沐潦倒。無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道所欲。涯始一召。擬許以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就誅。仇士良收捕家人時。沐方在涯私第。謂其王氏之黨。遂不免於腰領。

舒元謙

舒元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遇頗至十年元輿處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校書郎及持相印許爲曹郎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謙至朝旦伏謁頓不能見由是日加譴責爲僮僕輕易謙既不_{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江表而元輿亦不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惆悵自失卽駐馬迴望涕泗漣如及昭應聞元輿之禍方始釋然（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皆誅戮之）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

軒轅先生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闔室則日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虎護衛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卽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麩藥之香輒無減耗與獵人同羣有非明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所問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輟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謂其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諭其言於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纔及玉階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於御榻前宣宗命宮中人傳湯茶有笑集貌古布

素者而縝髮朱唇。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鬢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京師無苴寇蒞枝花。俄傾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卽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卽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四十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鳴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鬮振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貓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鶴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卽賜以雜彩銀。

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

金蛇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則白寶庫中出。遊於階陛間。光明照耀。不可擒獲。宮人擲珊瑚玦以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內。得黃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后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額。下有阿廢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廢卽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係蛇於玉碗之前足。其後竟不復有所見。以碗食蛇也。

雲溪友議

范攄

楊志堅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於寸祿。愚妻視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輩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污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

劉禹錫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於補缺劉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龔礪終爲快快。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杜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成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况漢南尙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假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問罇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印。得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李義琛

李義琛隴西人居於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暗訥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多暗鳴。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視其狼狽。乃引與同寐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鬻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既擢弟。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遜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

盧渥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舉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獨獲其退宮人。視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胡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酒。輒祭於禦寇之輩。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尙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說數篇。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膺人。

朱澤

唐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見浣沙人。俄見一女子。振璫瑤。扶石筓。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沙溪口。日夕長吟。屢題。

歌詩於石。寂爾無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培。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靡。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侍視之愜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賦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曷以七駄物。每一驛。則附遞一駄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翺。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駕。因以爲名。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翺也。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以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巫咎媪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常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從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

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塔。所以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李令

洛宮有李令者，日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爲篇章，而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齷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慙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句，其妻遣僕使告丐糶糧，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齷院，情況款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務，以餬其口。馬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衆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爲報璧妻兼少女，與吾竟取朗州場。

崔涯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筭，篋麻接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肉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髻。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黃鞦韆，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

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諷也。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

廖有方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雞西界館，窺一旅遊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有書板爲記云：余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愷也。乃於間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兩眸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而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飮，啜熊虎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寶紺錦一駄，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卽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敍平生之弔，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常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尙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寮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

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儒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岐。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報。方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闢者亦怠。投贊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闢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妨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

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跼促。死者從真。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於緇廚。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具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之。軻嚼一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焉。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韋臯

唐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臯。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臯乃易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遣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臯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旣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臯以遠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旣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訊鞠獄囚。滌其冤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姜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辭韋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卽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授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

朱紱其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瀟熨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鄒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躩。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途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深譽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丞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舊事相讓耳。回乃尋乘獨坐之權。三臺。

肅畏而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歎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

韋覲

唐太僕卿韋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覲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誑詐，令擇日夜，深以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覲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時崔備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卑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中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獲明冤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儼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潘州司馬。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儂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楞伽瓶唾盃以賞之。內人詩云：十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捧劍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撻，終不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菊，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異聞集

闕名

上清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亟上堂，上清曰：庭中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卽吾禍之將至矣。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於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下階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縵羅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竇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日輒贈可矣。縵羅者拜謝，竇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齋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依其請，命僕人偵其絕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使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

仇家所爲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柳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柳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於驩州。沒入家資。一簣不遺。身竟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且久。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內人數不少。汝大了事。後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參妻早亡。故妾得陪灑掃。及竇參家破。幸得填宮。既奉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刺。兼亦甚有贓污。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常亦不知紀極。迺者。郴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常部錄曰。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物贓爲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之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着。又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殺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冤。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藥。乘間攻之。贄竟受譴不迴。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王生

唐韓晉公混鎮潤州。以京師米貴。進一百萬石。且請敕陸路觀察節度使發遣。時宰相以爲鹽鐵使進奉不合。更煩累沿路州縣。帝又難違混請。遂下兩省議。左補闕穆質曰。鹽鐵使自有官使。勾當進奉。不合更

頰累沿路州縣。爲節度使亂打殺二十萬人。猶得何惜。差一進奉官。坐中人密開。滉遂令軍吏李栖華。就諫院詰穆公。滉云。不會相負。何得如此。卽到京。與公廷辯。遂離鎮。過汴州。挾劉玄佐俱行。勢傾中外。穆懼不自得。潛衣白衫。詣興趙王生。卜與之束素。王謝曰。勞致重幣。爲公夜著占之。穆乃留韓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請卦。王謂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間威勢盛於王者。是誰。其次一命。與前相刻太甚。頗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見。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縱相害。事亦不成。韓十一月入京。穆曰。韓爪距如此。犯著卽碎。如何過得數月。又質王生。終云不畏。韓至京。威勢愈盛。日以橘木棒殺人。判按郎官每候見。皆奔走。公卿欲謁。逡巡莫敢進。穆愈懼。乃歷謁韓諸子。臯羣等求解。皆莫敢爲出言者。時滉命三省官集中書視事。人皆謂與廷辯。或勸穆稱疾。穆懷懼不決。及衆官畢至。乃曰。前日除張嚴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緣張嚴曾犯賊。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諭。告公等知。諸人皆賀。穆非是廷辯。無何。穆有事見滉。未及通。聞園中有大聲曰。穆質爭敢如此。贊者不覺走出。以告質。質懼。明日度支員外齊抗。五更走馬謂質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陽尉。公好去。無言握手留贈。促騎而去。質又令裴問王生。生曰。韓命祿已絕。不過後日。明日且有國故。可萬全無失矣。至日晚。內宣出。王薨。輟朝。明日制書不下。後日韓入班。倒牀昇出。遂卒。時朝廷中有惡韓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救下。并以邵陽書與穆。

賈籠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

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卽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于弁詣質。質怒。前不爲畢饌。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曰。前者賈籠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往。籠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數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謂人曰。人生自有豈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云。同尋一異人。及到。卽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士謂質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過於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卻迴。貧道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景亮於大會中。皆自言頻有章奏諫。曰。國有善。卽言自己出。有惡事。卽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衆。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決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又進決六十流崖州。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貶。後至十五年。憲宗方徵入。賈籠卽賈直言之父也。

白皎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爲鴛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

優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荊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汎然失纜。篙櫂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爲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好心。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岸。以巨索繫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恣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宗仁卽與僕輩蔭於林下。糧餼俱絕。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於上官。去二日不見返。飢餒逮絕。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泊僮僕。皆環火假寢。夜深忽寤。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利兵。瞻顧睚眦。言語兇詈。假令揮刃。則宗仁輩束手延頸矣。觀其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萬物俱沒。涸然古岸。俟爲豺狼之餌。爾輩回首橫目。曾不傷急。而乃矚然笑侮。幸人危禍。一至此哉。吾今絕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獠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候迴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而遇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皎處。試爲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皎果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履。姿狀山野。禽獸爲祖。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皎笑曰。瑣事耳。爲君召而斬之。因薙草剪木。規地爲壇。仍列刀水。而皎立中央。夜闌月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皎引氣呼叫。召王升發聲。清長激響。遼絕。遂曙無至者。宗仁私語僕使曰。豈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爲風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實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宗仁所使曰。然請耶。

君三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皎遂入深遠。別建壇壇。暮夜而再召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皎處。則王升之魄也。皎於是責其奸蠱。數以罪狀。升求哀俯伏。稽顙流血。皎謂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兇。尤甚。實爲難恕。便行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叱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辭。宗仁解衣以贈皎。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

韋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曆中。因晝寢。常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皇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卽日詔遣監察御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設一店。具飯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謂店主曰。韋侍御一。漁卽過。吾老病不能遠去。但於房中坐得否。店主從之。少頃。韋君到店。良久。忽聞房中嗽聲。韋問有何人在此。遣人視之。乃曰。有一老父。韋君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相與宗盟。合有繼敘。邀與同席。老父因訪韋公祖。父官諱。又訪高祖爲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歎曰。吾卽爾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爾卽吾之小子。曾孫也。豈知於此與爾相遇。韋君涕泣再拜。老父止之。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與渠輩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襪。襪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買。問韋君。爾今何之。韋君曰。奉勅於此山中求真壇。州縣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審翁能知此處否。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耳。遂與韋君同宿。老父絕糧不食。但飲少酒。及人參茯苓湯。明日。韋君將入山。老父曰。吾與

爾同去。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險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老父入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三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祖姑也。韋君悲涕再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爲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峻嶮。韋君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飛，迴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峯西南隅，果有一壇。韋君灑掃拜謁，立標記而迴。却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奏報畢，當請假，却來請覲。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歎異，乃遣韋君齋手詔入山，令刺史以禮邀致。韋君到山中求覓，遂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訪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以來，三年則見此老父一到城郭，顏狀只如舊，不知其所居。韋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恨，具以事跡宣付史館。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敍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更六年，攝本府紮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卽九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塔坡（梵語浮圖）於此，爲小師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違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謂李曰：爲余寄謝崔家。

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爲崔家女婿祕之祕之李詰且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某說終爲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糾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洩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紉也流人卽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旣死乃掩泣請告捐俸賃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寺松林中地壘浮圖以葬之時崔令卽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曄攜孤幼來於高安曄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鹽鐵李侍御（卽李仁鈞也）出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憫然曰余有妻喪已大甚矣待余飢飽寒燠者頑童老嫗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來於心矧崔之孤女實余之表姪女也余視之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徵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納爲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李守泰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

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於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扇閉戶。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於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鑿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於揚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於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龍否。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真龍。即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卽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於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

廬江馮媼

馮媼者。廬江里中。齋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媼遂就食於舒。途經牧犢墅。暝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媼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

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媪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有若徵索財物追逐之狀。見馮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餼食。理牀榻。邀媪食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篋篋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卽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卽其人也。江官爲鄴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鳴咽。媪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媪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鴈。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媪問其郎。卽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卽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卽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儼。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爲之傳。

柳毅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

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則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橋樹焉。鄉人謂之社橋。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嬌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常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束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橋社。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常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櫺。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

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常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向殿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溼水。右洩。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鬢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諱覽聽。坐貽孽孽。使閨牕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繼綵。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

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配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攜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磬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純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兮。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靈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踉蹌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

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窈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練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開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差。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蕪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屏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鎖。掣玉柱。赴其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問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

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南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然君與余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禮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旣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

者。遠君之寃。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思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堵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真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耐醉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戚。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叡。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叡。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叡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叡於砌。持叡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叡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遣叡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叡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叡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叡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敍而嘆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叡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

原仙記

採藥民

闕名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藥劓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劓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旬旬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舸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菹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口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卽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黑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

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恣汝以手拱之。所得之數也。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自手拱之。所得之數。卽侍女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夜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雖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爲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隣。諸隣共嗟嘆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於水上作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與之別。各遣以黃金一錠。曰。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爲費耳。中女曰。君至彼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錠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謂曰。恐君爲塵念侵。不復有仙。金中有藥。恐不固耳。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羣鴻鵠。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鶴羣。鶴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爲資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時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相尋故居。皆爲瓦礫荒榛。唯故礎尚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

舉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卽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卽天皇也。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耳。玉帝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却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

李衛公

蘇州常熟縣元陽觀單尊師。法名以清。大曆中。常往嘉興。入船中間香氣頗甚。疑有異人。遍目舟中客。皆賈販之徒。唯船頭一人。顏色頗殊。旨趣恬靜。單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頭。就與言也。旣並席之後。香氣亦甚。單君因從容問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風。眉髮皆落。自惡不已。遂私逃於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數日山路轉深。都無人跡。忽遇一老人。問曰。子何人也。遠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視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隨吾行。因隨老人行。入山十餘里。至一澗。過水十餘步。豁然廣闊。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未可使人。且於此堂中待一月。日後吾自來看汝。因遣丸藥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黃精百合。茯苓薯蕷棗栗蘇蜜之類。恣汝所食。某人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藥後。亦不饑渴。但覺身輕。如是凡經兩月。日老人方至。見其人笑曰。爾尙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於水照之。鬢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旣服吾藥。不但祛疾。可長生人問矣。且修行道術。與汝二十。年後爲期。因令却歸人間。臨別某拜辭曰。不審仙聖復何姓名。願垂告示。老人曰。子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卽吾身是也。乃辭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聖旨。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說之。

馮俊

唐真元初。廣陵人馮俊。以傭工資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重百餘斤。募能獨負者。常倍酬其直。俊乃請行。至六合。約酬一。千文。至彼。取資。俊乃歸。告其妻。而後從之。道士云。從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從水路往。彼得舟。且隨我。舟行。亦不減汝。直。俊從之。遂入小舟。與俊并。道士共載。出江口。數壘。道士曰。無風。上水。不可至。吾施小術。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獨在船上。引帆持檝。二人在舟中。聞風浪聲。度其船如在空中。懼不敢動。數食頃。遂令開船。召出至一處。平湖渺然。前對山嶺。重疊。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廬山下。星子灣也。道士上岸。令俊負藥。船人即付船價。舟人敬懼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潯陽人。要當時。至。此。便相假。豈爲辭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實江州人也。遂引俊負藥。於亂石間。行五六里。將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數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數十下。大石分爲二。有一童出於石間。喜曰。尊師歸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餘。旁行漸寬。平入數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數十。弈棋。戲笑。見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捨藥。命左右速遣來人歸。前道士命左右曰。擔人甚饑。與之飯食。遂於盜甌。盛胡麻飯。與之食。又與一碗漿。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謂曰。勞汝遠來。少有遺汝。授與錢一。千文。令繫腰下。至家。解觀之。自當有異耳。又問家有幾口。云妻兒五口。授以丹藥。可百餘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辭曰。此歸路遠。何由可知。道士曰。與汝圖之。遂引行。亂石間。見一石臥如虎狀。令俊騎上。以物蒙石頭。俊執其末。如執轡焉。誠令閉目。候足著地。即開。俊如言。騎石。道士以鞭鞭石。都覺此石舉在空中而飛。時已向晚。如炊久。覺足躡地。開目已在廣陵郭門矣。人家方始舉燭。比至舍。妻兒猶驚其速。

遂解腰下皆金錢也。自此不復爲人傭工。廣置田園。爲富民焉。里人皆疑爲盜也。後他處有盜發。里人意俊同之。遂塾以詣府。時節使杜公亞重藥術。好奇說。聞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亞手。如墜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猶在。遂捨之。亞由是精意於道。頗好燒煉。竟無所成。俊後壽終。子孫至富焉。

詳異記

闕名

周濟川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窗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始則又乎。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塔。再聲入門。三聲。卽欲上牀。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卽在牀矣。騰趨之捷。若猿猱。家人聞之。意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耳。餘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繫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鑊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負欲趨出。云。謝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

本事詩

孟 棻

崔護

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盃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人崔亦睇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惶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輿之出。及歸。見在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顧況

唐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游於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泛於波中。詩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日餘。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一詩。故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

楊素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爲太子舍人。方屬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子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楊虞卿

唐郎中張又新。與虔州楊虞卿。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鄰相女。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年少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深信之。旣婚。殊不愜心。楊秉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爲癡。楊於是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同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旣成家。乃爲詩曰。牡丹一朵值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戎昱

韓晉公混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混。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旣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卽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元稹

元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襄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恆爲觥錄事。嘗於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遂巡有黃明府見。近瞻其形容。彷彿似識。問其前銜。卽曩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尊。艤舟邀余同載。余時在諸葛所征之路次。不勝感今懷古。遂作贈黃明府詩云。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聯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堪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邏迤七盤路。坡陁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閒千載名。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爲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囊韉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於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旣負氣。欲復其辱。乃止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旣被酒。見之。

大怒命衛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誼譟。又聞命衙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極於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於宜州以醇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又嘗爲容州部內史。賊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製衣女

開元中。頒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問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

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杼思。略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適利。鳳跖龍擎。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轆。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鷺在昭陽。玄宗恩禮極厚。而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旣愛酒。愛酒胡愧焉。三盃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後在潯陽。復爲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甫贈白詩二十韻。多敘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於宣城之采石。葬於謝公青山。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隲。初白自幼好酒。於兖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樓而加敬焉。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彊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怍色既爲居守劉禹錫有妓甚麗爲衆所知李恃風望恣行威福分務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陰以計奪之約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應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稍可觀矚者如期雲集敕閹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計無所出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日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歎咤而歸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云爾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寄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鸞飛遠樹栖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壁尙留香漠漠碧雲初散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人曾何處更尋石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

裴談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玄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奸。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如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駱賓王

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以事累貶黜。後於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且爲詩曰。鷲嶺鬱嵒峴。龍宮鑿寂寥。第二聯搜奇覃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遇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卽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水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翃

唐韓翃少負才名。侯希逸鎮青淄。翃爲從事。後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其日爲惡詩。韓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

獨善。一日夜將半，韋扣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底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云：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

啓顏錄

侯白

盧思道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苦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內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恆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與酬對，深以爲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卽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遙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般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勅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旣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談，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

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效，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勅失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主。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齋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遂無以對。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卽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卽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其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卽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子春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卽云：旣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關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卽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卽令送吏部與官。

田媪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啖嚼。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去，我大有飲食。臨別卽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癩，眼下皮急，極需眠。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需眠，合家大笑。

徐之才

北齊徐之才封西陽王。時王訢與之才嘲戲。之才卽嘲王訢。姓曰王之爲字。有言則訢。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爲馬。施尾角而成羊。訢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八人之才。卽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爲虐。在邱爲虛。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元。出頸則是元。明減半則是无。目變聲則是无。盲元明亦無以對。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爲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我聞安陵大喜嘲弄。汝等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爲嘲。乃謂稱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爲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翻爲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爲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杵。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語以對。

侯白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鋒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頓死。素乃

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問。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齋。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倉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爲竊。山東亦言擊將去爲揲。音其朝反。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揲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竊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爲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欲銜之。忽被刺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卽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卽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

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卽須受罰。白卽云：背共屋許大，肚共碗許大，口共蓋許大。衆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蓋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鷲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卽應聲云：有物大如狗，而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麀，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卽令白解。云：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卽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諍。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恻恻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恻恻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薛綜

吳薛綜見蜀使張奉，嘲尙書令闕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人，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

笑。而奉無以對也。

趙小兒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卽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卽出於衆中。法師辯捷。旣已過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兒。欲來論議。衆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卽就座。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卽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卽應聲報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搖扇。衆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搖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顛兔。纔掩雄狐。衆大笑。法師卽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卽起。謂法師曰。如意旣折。義鋒亦摧。卽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旣怒且慚。更無以應。無不驚歎稱笑。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瘦。其妻母項瘦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骸。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骸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婿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

之。堦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瘦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自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客已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迴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敢望回。山東人謂盡爲賜，故言賜也。

石動筩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饒子籥，高祖曰：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筩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承大家熱鑊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筩卽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卽云：大家卽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動筩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

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箏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箏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者三十人。未著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千字文語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用能閭餘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絃歌酒讌。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盃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乙某索居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願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脫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咸渠荷滴歷。某乙卽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

長孫玄同

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坐中每劇談。無不歡笑。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語論及民間事。一人云。醴泉縣去京不遠。百姓遂行蠱毒。此邑須遠配流。豈得令在側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蠱毒。豈不還更損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處安置。玄同卽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所得。諸人大喜。因卽問之。

答云。但行蠱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衆皆歡笑。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辭。其容儀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卽云。爲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始是齋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無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爲糞粥。時餽饌畢。陳蒸炙俱下。倉曹曰。何不先將糞粥來。舉坐咸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何爲笑也。坐中復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牀塼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常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卽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卽云。能得。旣而旁人卽共杜私賂。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幽閒鼓吹

李宗閔

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入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一見。欲以解分。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則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爲兵部尙書。自得岐路。必當大用。宗閔

多方沮之。及邪公杜，驚人朝，卽宗閱之黨也。時爲京兆尹，一日詣宗閱，值宗閱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則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宗閱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宗閱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卽得也。」邪公再三與約，乃馳詣曰：「適宗相有意旨，令其傳達，遂言亞相之拜。德裕驚喜，雙淚遼落。」曰：「此大門官也。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還報，宗閱復與楊虞卿議之，竟爲所墮，終致後禍。

李德裕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人，必爲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床，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卽至，具以前時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感數倍，後竟作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

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且夕有騰越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意氣，殊曠，韋覺之，乃去，却與僧語，僧不得已，吁歎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

中。

李潘

唐禮部侍郎李潘。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記其所爲。亦常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緝者視之。當爲改正。潘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歌什傳流者少也。

元載

元載在中書。有丈人自宣州貨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人材。不任職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視之。更無一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迴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積月。及辭去。奉絹一千匹。

舊小說

乙集六 唐

大唐奇事

馬總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和。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卽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旣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爲妖。幸察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卽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蒸霧起。飄風條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吐而乘之。飛卽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吐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

與君一小筆欲爲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爲泥壁。

王守一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旣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旣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祀。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嚼傅肉塊。復請其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詣謁之。閹吏謂曰。朝廷新命相國。大僚尙未敢及門。何布衣容易謁之。布衣執刺待於路傍。高聲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欲見相國。伸一言。林甫召之於賓館。至夜靜月下揖之。生曰。僕實老於書藝。亦自少遊圖籍之圃。嘗竊見古昔興亡。明主賢臣之事。故願謁公。以伸一言。林甫曰。僕偶備位於輔弼。實非才器。已恐不勝大任。福過禍隨也。君幸辱玉趾。敢受教於君。君其無惜藥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談者。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必能少覽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聽。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況聖哲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公若聞一言。卽欲奉而行之。臨一事。卽恣

心狗意如此。則雖日納獻言之士。亦無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君但一言教僕。僕當書紳而永爲箴誡。生曰。君聞美言必喜。聞惡言必怒。僕以美言譽君。則無裨君之事。以惡言諷君。必犯君之顏色。旣犯君之顏色。君復怒我。卽不得盡伸惡言矣。美言狗而損。惡言直而益。君當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復加怒。林甫不覺膝席而聽。生曰。君爲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國也。宗社安。萬國寧。則天子無事。天子無事。則君之無事。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卽罪在天子。烏用君相。夫爲相之道。不必獨任天下事。當舉文治天下之民。舉武定天下之亂。用仁人撫疲瘵。用義士和鬪戰。自修節儉。以諷上。以化下。自守忠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卽治。苟不得人。雖才如伊呂。亦不治。噫。相國慎之。林甫聽之。駭然遽起。拜謝。生又曰。公知斯運之通塞邪。林甫曰。君當盡教我。我當終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亂。亂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至於今日。亂將生矣。君其記之。林甫又拜謝。至曙。欲聞於上。靡以一爵祿。令左右潛守之。堅求退曰。我本祇欲達一言於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見納。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林甫堅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尋亦入石洞。遽不見。生唯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攜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忽化爲一五色禽。飛去。不知所之。

劉潛女

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語。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

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卻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

會昌解頤錄

牛生

包滑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臥於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牒之。看數張。卽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卽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卽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飢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飢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吐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爲何人。而至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旣入。僧乃爲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

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爲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人少年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卽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卽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遂終焉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一驢衣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旣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之大仙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爲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卻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卽能蹙地脈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聞一宅切切之聲云相

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敕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敕使皆仰仆焉。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尙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爲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爲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

峽口道士

開元中。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卽預一人充餉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餉虎。經數日。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餉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使爲其所害。某別有懇誠。請諸公能允許否。衆人聞其語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使上岸。尋其虎蹤。常自別有計較。但懇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卽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爲爾留宿。俟明日若不來。船卽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虎。並不見有人蹤。但見虎跡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更尋

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一道士在石牀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變虎之所，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衣皮而立，道士忽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有是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在此爲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別更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甲兼頭面脚手，及身上各灑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披已，化爲虎，卽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卽與汝無異也。其人遂披皮執斧而歸，船中諸人驚訝，而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變成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虎，乃嚙食而去，自後便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劉立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捨君長逝，哽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君素無疾恙，何得如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美美爲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卽立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貧，令賓幕，致書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一杏

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爲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筍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公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筍。入宅中。見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旣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歔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尙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壻。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遣御史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

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磬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卽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旣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卽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師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風癘。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卽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爲妖物所魅。其妖來時。女卽濃粧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去卽狂呼號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閒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爲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鏞侍郎莫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爲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美服。在

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云。今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吏云。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魃。自虛令積柴與樹齊。縱火焚之。問樹中冤枉之聲。不可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孑然一身。常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去。自虛俯拾聞之。見有一小虎。大纔如蠅。自虛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寸。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其家大小百餘人。盡爲所斃。虎亦不見。自虛者亦一身而已。

韋丹

韋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未會有遇。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云。無黑老。召一衙吏問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其吏曰。此城郭內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爲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衆皆呼爲黑老。韋公曰。可爲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韋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祇候。韋公一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來。願得生迴。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攔不放。自辰及酉。韋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略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塔。不肯正坐。韋公再拜。請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臥於牀上。鼻息如雷。韋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韋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向人間。

富貴待合得時。吾常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爲汝盡話。言訖。條已不見。章公卻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章公惆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絕二十年。不知信息。章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謂閹人曰。爾報公可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問曰。無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章公上仙矣。

麴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得一官。或薦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卽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饑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白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閹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常賢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內。書記卻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妄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爲昭應。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爲昭應。其縣與長安萬年不殊。今爲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

明拜謝曰。請尙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卻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卻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題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

大唐新語

劉肅

益州長吏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旣而恆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壞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敍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謀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聞。及太子之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九齡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恕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併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旣寃。武氏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聲叫笑。召

覲巫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著知有神通焉。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緘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屬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旣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岌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懼。逼宣家令訪妾。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闖人以通於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

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知不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彊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爲之語曰。活劉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今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生死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縱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

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得不慎之歟。

仙傳拾遺

周穆王

闕名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做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爲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鼈龜鼈以爲梁。遂登於泰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旣通流沙。草棲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招隱士尹輒。杜沖。居於草棲之所。因號樓觀。從詣焉。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反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乃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冲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

燕昭王

燕昭王者。王噲之子也。及卽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霈。臣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真之事。去嗜欲。撤聲色。無思無爲。可以致道。王行之旣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玄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圓

邱硃砂結而爲佩玉。登捭日之臺。發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狗於攻取。不能遵甘露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甘露曰。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凝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露亦昇天而去。三十三年。王無疾而殞。形骨柔輒。香氣盈庭。子惠王立矣。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騫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北引二子。卽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以覆死人。而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齋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

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卽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珏。汝可致之。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珏。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鳥焉。乃四年時所賜尙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臥棺中。蓋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卽古仙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

周隱遙

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廟。角里邨。言其數世得道。嘗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囑其弟子曰。檢視我屍。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衣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壤。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卻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衣之。髮鬢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餘年。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

人。隋煬帝聞之。徵至東都。頒賜豐厚。恩禮隆異。而懇乞歸山。尋還本郡。真觀中。召至長安。於內殿安置。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懇求歸山。尋亦遂其所適。

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令。而篤好無爲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下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鬻樵。有朮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閑步杖策。逍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藜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真朮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朮。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符契。乃入上彊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待。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爲九海總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舉而去。

張子房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圮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

着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所教。子房味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後人謂其書爲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爲雲霞之交。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羣品。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及兵略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在焉。

馮大亮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爾。牛旣死矣。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卽憇歇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卽取皮。繫綴如牛形。斫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

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邊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具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爲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柁木一枝，纔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歡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爲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資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縱連橫之際，居大夏小夏山，以爲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難以速就。四海多事，筆札所先，乃變篆籀之體爲隸書，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徵之入秦，不至。復命使召之，勅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統天下，孰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當殺之。持其首來，以正風俗，無肆其悻慢也。詔使至山，致命。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飛。使者驚拜曰：無以復命，亦恐見殺。惟神人憫之，烏徘徊空中，故墮三翻。使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頗有悔恨，今謂之落翻山，在幽州界，鄉里祠之不絕。

薛肇

薛肇不知何許人也。與進士崔宇於廬山讀書，同志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尋已擢第，唯肇獨以修道爲務，不知師匠何人。數年之間，已得神仙之道。廬山下有患風勞者，積年醫藥不效，尸居候時而

已肇過其門。憩樹陰下。因語及疾者。肇欲視之。既見。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於粒米。謂疾者所親曰：明晨搯半粒。水吞之。自當有應。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醫。所費鉅萬。尙未致愈。疾者柴立。僅存餘喘。豈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試服之。疾者已起。泊午。能飲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壯。又服半粒。卽神氣邁逸。肌膚如玉。髭髮青鬢。狀可二十歲許。人月餘。肇復來。曰：子有骨籙仙。吾此藥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峯。訪洞府而去。崔宇旣及第。尋授東畿尉。赴任。過三鄉驛。忽逢薛肇。下馬敘舊。見肇顏貌風塵。頗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揚揚矜負。會話久之。日已晡矣。薛謂崔曰：貧居不遠。難於相逢。過所居宵話。可乎。崔許之。隨薛而行。僕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逕。甚荒梗。行一。二里間。田疇花木。皆異凡境。良久。已及高樓大門。殿閣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驚異之。薛先入。有數十人擁接昇殿。然後召崔昇階與坐。款話久之。謂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話。舊可爾。促令召樂開筵。頃刻卽於別殿宴樂。更無諸客。唯崔薛二人。女樂四十餘輩。拜坐奏樂。選女妓十輩同飲。有一筵篋妓。最爲姝穎。崔與並坐。崔見筵篋上有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崔默記之。席散。薛問崔坐中所悅。以筵篋者對。薛曰：他日與君。今且未可。及明與崔送別。遺金三千斤。送至官路。慘別而去。崔至官月餘。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識。而不記其處。暇日命取筵篋理曲。崔見十字書在焉。問其故。云：某時患熱疾。夢中見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陳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內。解音聲處。女盡追。可四十餘人。因隨去。與薛及客。崔少府同飲一夕。覺來。疾已愈。薛君卽神仙也。崔少府風貌與君無異。各話其事。大爲驚駭。方知薛已得道爾。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孫名德祖。仕唐爲尙輦奉御。性頗好道。以金丹延生爲務。鑪鼎所費。家無餘財。官散俸薄。往往闕於饘粥。稍有百金。卽輸於炭藥之直矣。凡八兄忽詣其家。談玄虛論方術。以爲金丹之制。不足爲勞。黃白變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剛躁。誼雜嗜酒貪饕。殊不可耐。晝出夜還。不畏街禁。肥鮮醇酎。非時卽須。德祖了諳其性。委曲預備。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數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鍬輩陳於藥房中。凡自擊碎之。壘鐵加炭。烈火以煨焉。投散藥寸七於其上。反扃其室。背燈壁隅。乃與德祖庭中步。中夜謂德祖曰。我太極仙人也。以子棲心至道。抗節不回。故來相教耳。明月良夜。能遠遊乎。德祖諾。遂相與出門。及反顧。扁鑰如舊。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頗平。憩一山頂。德祖覺倦。八兄曰。此去長安千里矣。常甚勞乎。德祖驚其且遠。亦以行倦爲對。八兄長笑一聲。遂巡有白獸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漸覺彌遠。因問長安里數。八兄曰。此八萬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別家小。白獸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塵俗之念。去世未得如術。遵命白獸送德祖詣雲宮。謁解空法師。俄頃已至。法師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飼之。德祖捧接。但見毒螫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飲之。復聞其臭。亦不可飲。法師令白獸送德祖還其家。凡八兄不復見矣。至其家。燈燭宛然。夜未央矣。明晨視其所化。黃白燦然。雖資貨有餘。而八兄仙儀杳不可覩。一日。忽見凡八兄之僕。攜篋宮而過其門。問凡君所止。云在仙府矣。使我暫至人寰。若見奉御。亦令同來可也。自是德祖隨凡君仙僕而去。不復還矣。

楊通幽

楊通幽。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禳水旱。致風雨。是皆能之。而木訥疎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玄宗幸蜀。自馬嵬之後。屬念貴妃。往往輟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訪方士。冀少安聖慮。或云。楊什伍有考召之法。徵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雖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大悅。於內置場。以行其術。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訪。不知其所。上曰。妃子當不墜於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亦遍尋訪。而不知其處。上悄然不懌。曰。未歸天。復何之矣。炷香爇燭。彌加懇至。三日夜。又奏曰。於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之內。十洲三島。江海之間。亦遍求訪。莫知其所。後於東海上。蓬萊之頂。南宮西廡。有羣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卽貴妃也。謂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其願。頗重。聖上降居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爲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願善保聖體。無復意念也。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一。寄以爲信。曰。聖上見此。自當醒憶矣。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潛然良久。乃曰。師昇天入地。通幽達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筆賜名通幽。賜物千段。金銀各千兩。良田五千畝。紫霞帔。白玉簡。特加禮異。暇日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安視。絕聲利。遠羣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門而往。何所爲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居之。上善其對。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

羣真俱去。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文帝搜訪逸隱，聞其有道，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爲禮，人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帝賜衣，着至朝堂，捨之而去。常被髮，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亦開肆買卜，卦無不中。有人失馬，詣伯醜卜之，伯醜方爲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鱸，如其言。詣所指店中，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何晏嘗與論易，聞晏之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於是測理辨答，思理玄妙，大異先儒之旨。論者謂其有玄機，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談，而測神仙之旨乎？數年復歸華山上，後世世有人見之。

譚宜

譚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開元末年生，生而有異，墮地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髭鬚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鄉里追立廟以祀之。大曆元年丙午，忽然還家，卽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兒爲仙官，不當久在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恐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於人。請爲毀之，廟基之下，昔藏黃金甚多，撤廟之後，鑿地取金，可以分濟貧民，散遺鄉里矣。言訖，騰空而去。如其言，毀廟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積雨不加，至旱不減。郡邑禱祝，必有靈應，因名譚子池，亦謂之天池。進士周郭藩爲詩以記其事，曰：澄水一百

步世名譚子池。余詰陵陽叟。此池當因誰。父老謂余說。本郡譚叔皮。開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墜地便能語。九歲多鬚眉。不飲亦不食。未嘗言渴饑。十五能行走。快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無還期。父母憶念深。鄉閭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兒忽來歸。頭冠簪鳳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寧告親知。余爲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爲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黃金藏。鎮在茲廟基。發掘散生聚。可以救貧羸。金出繼靈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無竭時。言訖辭沖虛。杳靄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衆號悲。尋稟神仙誠。徹廟斷開窺。果獲無窮寶。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嶺頂。噴湧世間稀。異境流千古。終年福四維。

張殖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驅役之術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愛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香數歲。因拾得殘缺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呪術備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呪。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爲九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於人。視之。雨下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爲驚懼。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爲畏。須臾。有鐵甲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亦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卽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問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爲請。六丁兵仗一

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也。術者雖萬端。隱見未除。死籙固當。棲心妙域。注念丹華。立功以助其外。鍊魄以存其內。內外齊一。然後可適道。可以長存也。蛾眉山中神仙萬餘人。自皇人統領。置宮府。分曹屬。以度於人。吾與汝觀道之織芥。未造其玄微。龍蛇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真師。庶可以講長生之旨也。師玄辨隱去二十餘歲。此年龍蛇之交。當隨師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曆十二年丁巳。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

穆將符

穆將符者。唐給事中仁裕之姪也。幼而好學。不慕聲利。不窺世祿。而深入玄關。縱逸自放。不知師匠何人。已得吐納內修之道。好飲酒。高閣傲睨。人莫能測之。長安東市酒肆。姚生與其友善。時往來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姚忽暴卒。舉家惶駭。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姚已奄然。無復喘息。將符方醉。其家人哀號告之。笑曰。可救也。無遽憂怖。遂解衣與姚同衾而臥。戒其家令人參湯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驚呼待喚。卽應滅燭而寢。悄然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參湯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適爲黃衣使者。三四人以馬載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遂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狀。照其行路。黃衣者促轡尤急。卽聞傳呼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顧見騎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馬及黃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別有朱衣一人引而歸之。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羅浮軒轅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關。至京。卽使人訪之。將符已遞去。先生曰。穆處士隱仙者也。名位列於九清之上矣。

勿以其嗜酒昏醉爲短，真和光混俗爾。淮浙間頗顯其異跡，接於聞見。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

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杏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鬻葺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賊賭博，或廐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吏部懼其犯禁陷法，時或勸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爲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鉤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罌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真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斷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鏡接轡，意甚懇勸。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傲王禁也。某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

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朶。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迹未顯爾。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喜捕逐鬼物。能因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常於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還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爐中古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貌。頗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剝中事煎烹。次傳與喜。喜踴躍而掇其下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子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似不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然欲以多窮之。即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訖又授喜。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當席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說。語

皆侵二子。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言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卽又連唱曰。何當出灰炆。無計離餅罌。謬居鼎鑪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煖熱。不與寒涼并。忽罹翻溢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豈能煮仙藥。但未汚羊羹。區區徒自傲。瑣瑣安足呈。難比俎豆用。不爲手所撻。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卽使讀之。畢。謂二子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琴。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攜詩詣呂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於代焉。

張定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問汝何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道流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於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誦小心於家甚孝。亦曾私爲此術。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連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戲劇。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親表皆去。汝何獨不看耶。對

曰恐尊長要看兒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又青州大設。亦可看也。卽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禹步遶三二匝。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僚將吏。士女看人。喧闐滿庭。卽見無比設廳戲場。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密。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看之。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邈迤俱入瓶內。父母取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能自以刀劍剪割手足。剝剔五臟。分掛四壁。良久。自復其身。晏然無苦。每見岡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眞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姓藥。海陵山神仙也。已錫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辭家入天。柱潛山。臨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兒。自歸來。無深慮也。如是。父母念之。卽便還家。尋復飛去。一日。謂父母曰。十六年後。廣陵爲瓦礫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之。百餘年無疾。自此不復歸。父母服丹。神氣輕爽。飲食嗜好。倍於少壯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猶在。

陳復休 又見幻戲志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居襄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襄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爲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勤勤不已。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已。復休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迴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而繫於獄中。欲加其罪。桎梏甚嚴。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蟲蛆流出。棄之郊外。旋亦還家。復在市中。讜時加禮異。爲築室於襄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略無受者。河東柳公仲郢。相國周墀。燕國公高駉。擁旆三州。皆威望

嚴重而深加禮敬。書幣相屬。復休亦無所受。唯鶴氅布裘。受而貯之。亦未嘗衣著也。昌明令胡傲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傲。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傲之昌明。復休祖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傲取酒器。傲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理砂中。又戲曰：吾於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至褒城所居。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面又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常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盃。復飲之。良久如舊。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其類極多。不可備載。光祿元年。大駕還京。復休亦至闕下。田晉公軍容問至京國。幾年安寧。曰：二十果自問後二十日。再幸陳倉。後於道中寄詩與田晉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樹寒梅發兩枝。及駕至梁洋。邪帥宋致立襄王監國。寒梅兩枝驗矣。自是衛駕詣都。多在西縣三泉。褒斜以來屯駐。復休之術。素爲人所傳。俄爲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歲餘卒於家。葬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復休在長安。駕駐華州。復休亦至興德府矣。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人稍或諠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勅。不敢觸球。至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絕。果有奔風。

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所顧忌。遂力扳其木。卻墜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奕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以爲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盃水遣令飲。謂之曰。汝雖凡流。得親吾洞府。踐吾真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訖。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峯之上。皆籍四海奇寶。以鎮峯頂。亦如茅山洞。鎮以安息金。墟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真之宅。此山東峯有離岳火球。西峯有麗農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潤瓊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璧。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卽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燦乎雲表。天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千仙僚神王力士。以鎮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勅曰。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於此。卽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贖。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門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宮。不易一至。子亦將有所得於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

出洞門。門外古樹半朽。洞欲壅塞。球摧壤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王屋山去。

許老翁

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眉山。不知年代。唐天寶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吐番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啓。忽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無裴家親。門不令啓。裴因言李小名。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令開門致拜。因欲滄。裴人質甚雅。因問柳郎去幾時。答云。已三載矣。裴云。三載義絕。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合爲伉儷。願無拒此。而竟爲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聞李美姿。欲窺覘之。乃令夫人特設筵會。屈府縣之妻。罔不畢集。唯李以夫培在遠。辭焉。章仇妻以須必見。乃云。但來無苦。推辭。李懼責。遂行着黃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帔子。蓋益都之盛服也。裴顧衣而歎曰。世間之服華麗。止此耳。迴謂小僕。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云。不與第一而與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須臾衣至。異香滿室。裴再眎笑謂小僕曰。衣服當須爾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乃登車詣節度家。既入。夫人屏座客。悉皆降階致禮。李既服天衣。貌更殊異。觀者愛之。坐定。夫人令白章

仇曰。士曹之妻。容飾絕代。章仇徑來入院。戒衆勿起。見李服色。歎息數四。乃借帔觀之。則知非人間物。試之水火。亦不焚汚。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則不見矣。兼瓊乃易其衣而進。并奏許老翁之事。勅令以計須求許老。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因令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意是其徒。乃以惡藥與之。小童往而復來。且囑云。大人怒藥不佳。欲見捶撻。因問大人爲誰。童子云。許老翁也。藥師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勁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隨童詣山。且中勅令。山峯巖絕。衆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須臾老翁出石壁上。問何故領爾許人來。童具白其事。老翁問童曷不來。童曷不來。童遂冉冉躡虛而上。諸吏叩頭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許行。謂諸吏曰。君但返府。我隨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見之。再拜俯伏。翁無敬色。因問娶李者是誰。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老翁詣帝。許云。往亦不難。乃與奏事者尅期至長安。先期而至。有詔引見。玄宗致禮甚恭。既坐。問云。庫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衣竟何如。許云。設席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勅人如其言。初不見人。但有旋風捲衣入雲。顧盼之間。亦失許翁所在矣。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瓌同學。元瓌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燭。持高上消災經。老君枕中經。累有祥異。奇祥瑞雲。生於庭宇。母因夢天人滿空。皆長丈餘。麾旛旌蓋。陰其居宅。有黃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卽張目開口。若笑之容。幼而穎悟。誦習詩書。元瓌所不及。十五六歲。忽不知所之。蓋遊天下。尋師訪道矣。不知師何人。得神仙之訣。寶應二年。元瓌爲御史。充河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

與君相見。君衣服藍縷，容貌憔悴。元瓊深憫之，與語敝舊，問其所學。曰：相別之後，但修真而已。邀元瓊過其家，留騎從於旅次相候。君與元瓊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纔入外門，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宇甚大，揖元瓊於門下，先入爲席，良久出迎。元瓊見其容狀偉傑，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皆非世所有。元瓊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微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獨坐，卽召一人坐於元瓊之側。元瓊視之，乃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君贈元瓊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蹤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瓊奉使江嶺，又於江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連飲饌，但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瓊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敝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復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詣東都所居，謂元瓊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瓊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卽與元瓊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與天相連，日夜更試之，此不謬矣。此寶大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卽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瓊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中，出爲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嘗好養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尋懇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鑪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造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極。晚歲尤篤志焉。潤之府庫官錢，亦以市藥，資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邁。若山見之，盡禮加敬，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博採方訣，譎誦圖記，無不研究。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削老叟，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無倦色。一夕，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日所給，常若不足，貴爲方伯，力尙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君憂之。」若山驚曰：「某理此且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苦緣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連鑪釜鐵器，輩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席壘，鑪曰：鼎鑪之屬爲二，聚熾炭加之，烘然如窰，不可向視。叟於腰間解小瓢，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篤尙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耳。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之計，翌日相待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閤，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卽與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旣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揖若山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

山矣。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閣。不勝犬馬戀主之至。唐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山。與內臣齋詔於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市中見若山。鸞魚於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縈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吏與食。哀其久貧。命市鐵二十挺。明日復與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吏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國李紳。字公垂。常習業於華山。山齋糧盡。徒步出谷。求糧於遠方。迨暮方還。忽暴雨至。避於巨巖之下。雨之所沾。若澆焉。既及巖下。見一道士。艤舟於石上。一村童擁楫而立。與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語若深交。而素未相識。因問紳曰。頗知唐若山乎。對曰。常覽國史。見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卽若山也。將遊蓬萊。偶值江霧。維舟於此。與公垂曩昔之分。得暫相遇。詎忘之耶。仍攜紳登舟。江霧已霽。山峯如畫。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頃已達蓬島金樓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數人。皆舊友也。將留連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國理務。數畢乃還耳。紳亦務經濟之志。未欲棲止。乘仙復命。若山送歸華山。後果入相。連乘旌鉞。去世之後。亦將復登仙品矣。

玉泉子

盧仝

溫庭筠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答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妹趙顥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應有客。溫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答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鄧廠

鄧廠。封教之門生。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借孺之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廠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一第耶。時廠已壻李氏矣。其父常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廠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跡。廠顧已寒賤。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未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廠挈牛氏而歸。將及家。廠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所翫好幙帳雜物。列於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共牽輓其袖而止。後廠以祕書少監分司。樞密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楊希古

楊希古，靖泰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燻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過之。希古性迂僻，初應進士舉，以文投承郎。承郎獎之，希古乃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承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嶠爲希古作也。」承郎大異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知於先達，靡不私自銜耀，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像，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陶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閤人，所謂私白者，閤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閤以下桑梓多係於閤。昔以爲中官藪澤，宣猷旣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閤塚墓，所謂灑掃者也。故昔號爲敕使看墓。

路巖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省，郎權知京兆府事，李蟻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巖有慙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鈎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而也。始巖淮南與崔鉉作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

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位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

趙琮

趙琮妻父爲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塔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卽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卽撤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

韋保衡

韋保衡嘗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泊衛尙公主爲相。李蟻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辟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使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之。祈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卽攜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轅下。乃尙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

翁彥樞

翁彥樞。蘇州人。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里。出入故相國裴公垣門下。以其年耄優惜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口以誦佛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垣主文柄。入貢院。子助質曰。議榜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其擬議名氏。迨與奪進退。僧悉熟之矣。歸寺而彥樞訪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答曰。第八人足矣。卽復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邪。郎君知舉邪。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剗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率由郎君。侍郎寧偶人邪。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卽屈其指自首末及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讎。曲折畢中。二子所諱。助等大懼。卽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僧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徒要及第耳。助等曰。卽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助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僧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卽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頽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非箏聲邪。

廣古今五行記

武昌民

闕名

宋高帝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有人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仍云：「己不樂嫁。」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坐所，卽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鼯從江出，乍沉乍浮。龜隨後催逼，鼯自分死，冒來先入幃，與女辭訣，慟哭云：「失其同好，於是漸差。或問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傅通，龜是媒人，鼯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殺之。

葉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縣人葉朗之，使奴當歸守田。田下流有烏陂，陂中忽有物喚，其聲似鵝而大。奴因入水探視，得一大物，身滑宛轉，內頭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後，圍六尺餘，長二丈許，牽置岸上，剝皮剖之。比舍數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衆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脛，似鱧魚鼻，食之特美。餘以爲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夢一人長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辭孤遊，誤墮陂中，爲君奴所害。旣廢王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剝髓，焚爇充膳，冤結之痛，古今莫二。與君素無隙恨，若能殺奴謝責償過，罪止凶身，不爾法科，恐貴門羅禍。」朗之驚覺，不忍殺奴。奴明年爲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舉家得病，死者八人。

王氏

北齊後主武平初，平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東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著車輪，牛卽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昇車還家，照看乃真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晨，恆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

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旋風漲天。而來。遽旋此樹。竦上。其枝柯如掃帚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略盡。及開櫃取金。唯見螢火。蚰蜒腐草之餘耳。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裁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東門。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爲京觀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蕪。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子悅云。若知殺則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燎火。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蠅赦

前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敕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且言今大赦。須臾不見。歎曰。其向蒼蠅也。

阿禿師

北齊初并州阿禿師者亦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謠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時三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遍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雁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見之何云雁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有一隻鞋耳後還遊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出慮動民庶遂以祆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寺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禿師欲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瀟湘錄

李隱

魏徵

鄭國公魏徵少時好道學不信鬼神嘗訪道至恒山將及山下忽大風雪天地昏暗不能進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懸黃庭經亦至路次謂徵曰何之徵曰訪道來此爲風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子家也可一宿會語乎徵許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涼內卽雕刻延徵於深閣對爐火而坐進以美酒嘉穀從容論

道詞理博辨。微不能屈。臨路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微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誣鬼神乎。有天地來。有鬼神。夫道高則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則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輕之哉。微不答。及平旦。道士復命酒以送微。仍附一簡。達恆山中隱士。微既行。尋山路。回顧宿處。乃一大冢耳。探其簡。題云。寄上恆山神佐。微惡之。投於地。其簡化一鼠而走。微自此稍信鬼神。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卽有鬼兵萬餘。旛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卽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爲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卽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強。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兵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迴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迴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臥漢水濱。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爲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卽飛。造行物。卽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刃。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旣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卽厚以賂遣。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爲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卽千里之外也。枚旣嘗聞。因許之。華卽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隻。唯未成其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飛爾。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人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

益州老父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卽轉濟貧乏。自常不食。時卽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時或自遊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竟日。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內輔也。外張九竅。卽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

外不可救之。又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先無病，則內輔之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矣。況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國家治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爲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知治身之病。後時矣。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川，解衣淨浴，探壺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罪已滿矣，今卻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永尋不見。

奴蒼璧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璧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捲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刺刺事，殿前東西立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僞爲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當時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

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奏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于未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下。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卻回寄語林甫。速來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周義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來。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垆。既獲兔。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心無貳。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者。蓋欲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我實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我卽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貳。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已誓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誠實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

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爲一虎去。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卽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愧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建珍饈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費。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爲親。乃爲己也。龜年驚愕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王真妻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泊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卽輒至趙氏寢室。旣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

甚。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掖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見隨前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逆旅道士

唐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羣寇。晝伏夜動。行客往往遭殺害。至明旦。略無踪由。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後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衆曰。此必不是人。當是怪耳。深夜後。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潛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卻復逆旅。召衆以發掘。有大鼠百餘走出。乃盡殺之。其患乃絕。

張勅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勅者。恆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恆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恆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列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勅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勅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勅。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勅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恆陽王女爲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雜。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恆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恆陽之故。勅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卽留對曰。留婦人。卽不可欲鬪。卽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

智憤怒願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鬪。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勅懼。乃力止左右。勅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勅方下馬再拜。又謂勅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勅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書。頗遠兵備。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戶。攜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盡奪其財物。乃至裸形。冀遂與其妻於路傍。訪人烟。俄逢一翁。問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數里。卽我家。可與家屬暫宿也。冀乃與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於一室內。設食遺衣。至夜深。親就冀談話。復具酒殺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攜妻去。欲且留之。俟到官再來。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攜也。冀思之良久。遂謝而言曰。丈人旣憫我如是。我卽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宮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之後。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臨別。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與爾遠涉川陸。赴一簿官。今不期。又留我於此。君若不來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泣淚而別。冀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一書者。受之。是其妻書也。其書云。妾今自裁此書。以達心緒。唯君少覽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宮禁。以清歌妙舞爲稱。固無婦德。婦容。及宮中有命。掖庭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之鄰。妾旣不拘。君亦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蘋繁。遽以禮娶妾。妾旣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

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諒。錦闌言誓。卽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以妾身。棄之如屣。留於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官。淚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貞潔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歸之矣。君其知之。冀覽書。擲書不勝憤怒。遂拋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皆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別葬之而去。

安鳳

安鳳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宦長安。侃性純孝。別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後忽逢侃。攜手敘闊別。話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勝。同寓旅舍。數日。忽侃謂鳳曰。我雖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遠離鄉國。索米於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蕩。大丈夫之氣概。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寧親。我誓不達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曰。自離鄉國。十年在咸秦。泣盡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袂。且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敘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得鳳書。泣謂附書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卻至長安告鳳。鳳垂泣歎曰。我今日始悟侃別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拚命多避之。故

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烏帽。身材三尺。腰闊數圍。造修求酒。修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耳。遂相與席地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修甚訝之。又且意其異人。起拜之。以問其鄉閭姓氏焉。復問何道能多飲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修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歎曰。樂哉樂哉。遂仆於地。修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誤抵一石。剗然有聲。尋不見。至曉視之。乃一多年酒甕已破矣。

牟穎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強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飢渴。足得令君所求。徇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自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卽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聽。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

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卻得還家。悲泣不已。顯甚閔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顯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卻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卻得迴。婦人至家後。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顯家。不至曉。即卻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顯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顯。曰。若不自我。我必自發此事。顯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顯。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顯宅。擒捉顯。乃攜此婦人逃。不知所之。

趙倜

荊州有一商賈。姓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上。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詢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卻出。投交友。俄而倜輦物貨。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倜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叫吼而去。

張全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爲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廐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乃親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視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駿馬一匹，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廐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爲一畜，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張公大驚異之，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問婦人仰天號叫，自撲身，忽卻化爲駿馬，衝突而出，不知所之。

于遠

鄴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狹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爲惠？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觀遠而言曰：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人賣？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爲我昔日遇北邙山神，爲物傷，日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祇如百里也。我常乘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鬼，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遠性癖好

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恠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翫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遂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宅財寶，遠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

賈祕

順宗時，書生賈祕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祕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祕同席，祕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用捨爲擬議，又何必涉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祕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歡笑久，而七人皆遞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祕曰：『今旣接高論，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祕乃起而言曰：『余睢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纂嗣大寶，開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闕，少伸愚資，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鄙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可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缺。』其一人曰：『己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祕，固當爲我匿瑕矣。』乃笑謂祕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祕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構大廈，揮斤斧，長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雖衆，而欠梁棟，我卽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利，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古今，但恨

煬帝不回。無人見知。張緒效我。空耀載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子咏詩。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爲不材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廈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斲。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吞無辭。吐餽不異。惟食蠶卽繭。繭而絲。絲爲紈綺。紈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紈綺之美麗。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爲梁棟。小爲椳栝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爲東東。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雖處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慄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我。春卽榮。秋卽落。近世人以我爲不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澗底。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廈之材。驥不騁。卽鴛馬也。玉不削。卽頑石也。固不必松。卽可構廈。凌雲。我卽不可構廈。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見。卽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祕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祕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祕飲訖。謝之而去。

朱仁

七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爲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過。造其門。攜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

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察之。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鑿記。逡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卻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爲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爲一大鼠走出。及曉卻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間。其夜化鼠走去。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鑿術。其妻卽趙州富人薛贊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饈。食後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卽搖尾登其牀。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奸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贊。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贊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薛氏直入恆山內。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卽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迺遷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詣薛贊。以告薛贊。乃令家人取至家。後其所生子年七歲。形貌醜陋。性復凶惡。每私走出去。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贊患之。欲殺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恐爾以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我爲。

過。薛贊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我。我其遁矣。不復來。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又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相見。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來矣。遂自攜劍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自稱白將軍。旣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贊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攜母而去。

馬舉

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攜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遙坐以問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讎。若不如是。又何作鎮之爲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民疲。而治則非所聞。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虛盈。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生入死。不旋踵而至焉。今公旣爲列藩。連帥。當有爲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爲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爲帥也。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大。急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爲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尚異。人人多以爲有韜玉含珠之舉。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不衰。況六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

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辭。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唯一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碁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盡焚之。

嵩山老僧

嵩山內有一老僧。結茅居蔚羅間。修持不出。忽見一小兒。獨參禮。懇求爲弟子。僧但誦經不顧。其小兒自且至暮不退。僧乃問之曰。此深山內人跡甚稀。小兒因何至。又因何求爲弟子。小兒曰。本居山前。父母皆喪。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發願捨離塵俗。來求我師。實欲修來世福業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於俗人。志願雖嘉。能從道心。惟一乎。小兒曰。若心與言違。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師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緣。遂與落髮。小兒爲弟子。後精進勤劬。罕有倫等。或演法於僧。僧不能對。或問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爲聖賢也。後數年。時在素秋。萬木凋落。涼風悲起。礮谷淒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長生深山內。更何人他不二門。爭如訪取舊時伴。休更朝夕勞神魂。吟訖。復長嘯。良久。有一羣鹿過。小兒躍然。脫僧衣。化一鹿。跳躍隨羣而去。

焦封

前浚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游於蜀。朝夕與蜀中富人飲博。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心亦疑是誤。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崢嶸。旣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須臾有十餘婢僕至。並衣以羅紈。飾之珠翠。皆美麗其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掛。封驚疑未已。有花燭兩行前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令開扇。引封前拜。掛於堂而坐。

前後設瓊漿玉饌。奏以女樂。乃勸金樽於封。夫人索紅牋寫詩一首以贈。詩曰。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少年懽醉後。只恐苦相留。封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金樽。仍酌以一絕。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恥狂遊。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覽詩笑而言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卻恐不留。誰怕留。千年萬年。夫人甚喜。動顏色。乃徐起。佯醉歸帳。命封伸衽。憊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嘹亮。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寡居。幸見託於君子。無以妾自媒爲過。當念卓王孫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復聞是語。轉深眷戀。不出經月餘。忽自獨行而語曰。我本讀詩書爲名宦。今日名與宦諸未稱心。而沉迷於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於夫人。夫人謂封曰。妾是簪纓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於卻欲以名宦榮身。是得詣金闕謁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歎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無使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送封入關。及臨歧泣別。仍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哽良久。復勸金樽而別。封雖已發志回京洛。爲名宦。亦常悵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嶮巖深所鬱鬱。忽回顧。遙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潛奔趕君。不謂今日復覩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攜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顧謂封曰。君亦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爲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

楊貴妃

楊貴妃忽書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閹問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楊國忠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珠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閹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閹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閹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秦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樂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

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卻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開天傳信記

鄭棨

金橋圖

玄宗封泰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旌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旄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見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閔。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帳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牛。羊麋。蛇貓。猴豬。貓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焉。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開。神仙之福塞。鑾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蹯胸兮。豹拏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縷珂兮。金釵鞍。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搯得女媧氏孃。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躑躅。失路猖狂。骨擗雖短。伎倆

能長夢裏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悽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

唐玄宗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雲迴。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裴諧

唐裴寬子諧。復爲河南尹。諧素好談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諧判云。這畔似邯鄲。邯鄲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兒。卽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卽不是兒貓兒。諧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諧。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尙方造篋簾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爲二獅子。拿攫騰奮之狀。各重

二百餘斤。以爲趺。其他綵繪緝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者是也。

羅思遠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幘頭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襖。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也。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聳觀之。良久。蹙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爲惑乎。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階下。化爲餅。蓋一坐驚怖。憶遠視其處所。乃盈餅醞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撫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

必術士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下。寤而具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尙在。所居道士已遁矣。

李林甫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卽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郤月之形，名曰假月堂。土木華麗，剗削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鈎爪，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廐廐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敗。

靈異記

白行簡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餠飴者，行簡餒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兒，使者使持一小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爲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爲祟，可速作餠飴取酒，逡巡陳設，巫者拜謁，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旣寤，甚惡之，後逾旬而卒。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閑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於庭前撫琴玩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閑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爲士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爲。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爲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洒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命許君處於堂內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臥。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粧。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問尙佛經。呼爲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與爲者。亦已盡得。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卽有。

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卻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收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盧求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

楊昭成

開元末洛陽賈氏爲廣漢什那令將其家之任行至白土店東七里其妻段氏馬驚墮坑而死卽殯於山中經兩載弘農楊昭成爲益州倉曹之廣漢曉發其妻寶氏忽於馬上而睡向後傾倒昭成自下馭馬頻呼問猶不覺將至白土方寤云向夢有一婦人衣綠單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醜陋來控我馬悲啼久之自稱段姓是什那賈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見留山中孤魂飄泊不勝羈獨夫人後若還京我有見名某見任京兆功曹可相爲訪令收已魂歸於故鄉深以相囑言訖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夢問店者店人云賈明府妻墳去此六七里墜坑而死殯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與夢相類昭成深異之因記其事後奉入京尋其段族具爲說之段氏舉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

明皇雜錄

鄭處誨

蘇頌

蘇頌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旣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願謂瓌曰誰可爲詔試

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頰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臥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頰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頰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頰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頰第五，誥第六，冰第七，誥善八分書。

舞馬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曰爲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鬚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旣幸蜀，舞馬亦散在民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箠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廐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劉晏

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羸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宴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王準

王鉞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鬪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爲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宏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爲取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七公主。卽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旣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邪。瑤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爲七郎。其盛勢橫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麗人。玄宗在藩邸。與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愛之。每侍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旣而貴倨恃舊。益爲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勗忌之頗深。而未常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旣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爲

五品官。力士既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眎襟中。」曰：「此兒豈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尙持兩端，避事不入，我未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李林甫

張九齡在相位，有塞謬匪躬之誠。玄宗旣在位年深，稍意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勣，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濟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歸鸞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鷺何微眇，乘春亦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泊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鵬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爲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爲左右丞相邪？」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慄。

姚元崇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旣病，誠說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常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自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礮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

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旣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楊慎矜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媿之。遣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答。使人去。簾觀之。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遣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爲相。以吉溫陰害。有憾於慎矜。遂搆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

韋誥

潤州刺史韋誥。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培。雖門地貴盛。聲名籍甚者。誥悉以爲不可。遇歲除日。閑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誥異之。召吏指其所。使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

也。令與寬俱來。誅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與家童瘞於後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誅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婿。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卽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氏舉家視之。簾下寬衣碧衫。疎瘦而長。舊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門。其家大噓呼爲鶴鶴。誅妻涕泣於帷下。旣退。誅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誅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以寬爲稱首。

玄宗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鴈。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石。爲銀鑲漆船。及自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州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轎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旣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韁。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此。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號國夫。

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

虢國夫人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假息于堂，應聞忽見婦人，衣黃羅帳衫，降白步辇，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剩。虢國中堂既成，召匠汗饑，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蓋瑟瑟三斗爲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虢國每入禁中，常乘聽馬，使小黃門御紫聽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盧懷慎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尙不免飢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爲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爲黃門監兼吏部尙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願常相與訪焉。懷慎臥於弊簣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環及從願，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脩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爲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常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願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爲罷獵，憫其貧，即以縑帛贈之。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諸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上卽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敕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且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捨如有人主張。

馮紹正

唐開元闕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剋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光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簾。廡間出入於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雨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內。

李遐周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泰。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

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死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所先見。皆此類矣。

房瑄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瑄虛心禮敬。因與攜手閑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鱸。旣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臥疾數日。使君忽具館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積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蕭嵩

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卽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旣成。其詞曰。國之瓊寶。上尋釋三四。謂嵩曰。頲瓊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杵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

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十二真君傳

闕名

許真君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尚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稷。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焚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爲符竹。求謁於敦。蓋將欲止敦之暴。以存晉室也。一日二君與郭璞同候於敦。敦蓄怒以見之。謂二君曰。孤昨得一夢。擬請先生圓之。可乎。真君曰。請大將軍具述。敦曰。孤夢將一木上破其天。孤禪帝位。果十全乎。許君曰。此夢固非得吉。敦曰。請問其說。吳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動。晉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純曰。無成。又問其壽。璞曰。明公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又問曰。卿壽幾何。璞曰。余壽盡今日。敦怒。令武士執璞出。將赴刑焉。是時二真君方與敦飲酒。許君擲杯梁上。飛遶梁間。敦等舉目看盃。二君坐中隱身。於是南出晉關。抵廬江口。因召船師載往鍾陵。是時船師曰。我雖有此船。且無人力乘駕。無由載君。二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輒有潛窺。於是騰舟離水。凌空入雲。二君談論端坐。頃刻之間。已抵廬山金闕洞之西北紫霄峯頂。二君意欲暫過洞中。龍行既抵。其船拽撥林木。戛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偷目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峯頂委舟而去。二君謂船師曰。汝違吾

教驚觸二龍。委棄此船萬仞峯頂。吾緣貪與衆真除盪妖害。暫須離此。遊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隱此紫霄峯上。遊覽匡廬。示之以服餌靈草之門。指之以遁跡地仙之術。由是舟師之船底遺跡尚存。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北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犇鬪。當以劍截後。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見黑牛犇趁黃牛而來。大王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許君所化黑牛趁後。亦入井內。其蜃精復從此井奔走。徑歸潭州。卻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聰明爽雋。而又富於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有女端麗。欲求貴婿。以匹之。蜃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獲爲伉儷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間。常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餘萬計。賈使君之親姻僮僕。莫不賴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歸。且云被盜所傷。舉家歎惋之際。典客者報云。有道流姓許。字敬之。求見使君。賈公遽見之。真君謂賈公曰。聞君有貴婿。略請見之。賈公乃命慎郎出。與道流相見。慎郎佈畏。託疾潛藏。真君厲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爲吏兵所殺。真君又令將其二子出。以水噴之。卽化爲小蜃。妻賈氏幾欲變身。父母懇真君。遂與神符救療。仍令穿其宅下丈餘。已旁巨無際矣。真君謂賈玉曰。汝家骨肉。幾爲魚鼈也。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蒼皇徙居。俄頃之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涌。卽今舊跡宛然在焉。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

一所車轂一具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遊帷觀焉。

吳真君

吳真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武寧縣七歲事父母以孝聞夏寢臥不驅蚊蚋蓋恐其去而噓其親也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因語至道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於屋上有一青鳥啣符而去須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時武寧縣令干慶死三日未殯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今吾當爲上天訟之猛遂臥慶屍旁數日俱還時方盛夏屍極壞爛其魂惡不欲復入猛強排之乃復重蘇慶弟晉著作郎寶感其兄及視亡父殉妾復生因撰搜神記備行於世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冲虛而去

志怪

陸勳

謝宗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阜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因相爲戲女卽留宿歡讌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小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族叔道明爲郎中令籠三龜示之

張禹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鉢。唯須飲耳。女敕取鑪與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歔歔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爲中山太守。出適頓邱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爲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爲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莅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

顧邵

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閣。逡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卽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

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內。君必弱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忽忽。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閣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

八朝窮怪錄

閩名

蕭總

蕭總。字彥先。南齊太祖族兄瓊之子。總少爲太祖以文學見重。時太祖已爲宋丞相。謂總曰。汝聰明智敏。爲官不必責待我功成。必薦汝爲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卽遂心。總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鈴其口。吾專攻於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於己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心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筭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過此。未曾見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

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願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山數步，迴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鄴，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卽位，累爲中書舍人。初總爲治書御史，江陵舟中過，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

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東宮侍講，宅在清溪廟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牆南北。當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歌，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荐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悞恍惚，盡忘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遞相歌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答琉璃琰，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願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

蕭嶽

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絕世，以橘擲嶽懷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嶽因請舟中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嶽

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畫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

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爲養性。恆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甌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鷺。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不凡。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尙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俊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敝情有慚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繼繼。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逢續纏。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卽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妹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卽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

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王氏見問

闕名

姜太師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爲黃中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廐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入廐。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得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餘不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泰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撻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

王思同

後唐少帝朝。清秦王起於歧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關壘。雍京僚屬。日登西樓。望其捷書。忽一日。官僚凭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爲從者輩遙擲彈丸以警之。於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於牆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於穴。隲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爲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大師不利乎。

未逾旬日。羣師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款。同單馬而遁。竟沒於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

楊錚

蜀秀才楊錚行惡思。或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旣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大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騾攜書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潛黔節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蔡之士。罔不集其門。召錚至。飭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以爲歡笑。諸客請召。有不得次者。以爲怏怏。茂權一日。忽屏從謂之曰。秀才客予。常州必欲謫留。相伴至罷鎮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奉爲下娶。所居奉留。錚欣然從之。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之屬。至於成迎筵宴。爲備焉。仍邀諸從事赴會。錚親見女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毆辱。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權詐飭無鬚少年數輩。皆穢裝醜服以給之。然後茂權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屢白乞一邑。初有難色。賓從共譖。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期。治行李。擇良日辭謝本邑。近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巾帶。云有府斷攝官送獄。荷校滅耳。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逃而遁。潛藏旬日。方召出之。軍州大以爲笑。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帳。則獨於

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盃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或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祿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笮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陷河神

陷河神者。嶺州嶺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爲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媪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爲巨湫。渺瀰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曰蛇爲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憩於路傍。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於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於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迴。廣贈珍玩。人莫

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

馮涓

馮涓舊唐名士。雒才與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壓於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擗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迴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卻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斂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卽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卻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爲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

韓仲

有韓仲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王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卽博。不吉卽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卽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卽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來。恥頓驅趁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嘗遊謁于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匿家鄰舍。俟其夜

會筵合。遂持棒伺于暗處。仲不知。遂揚聲唱池水清。聲不絕。腦後一棒打落幘頭。撲滅燈燭。仲卽竄於飯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无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尙科頭潛於飯牀之下。蜀人大以爲歡笑。時輩呼韓爲池水清。

功德山

唐巢寇將亂中原。汴中功德山有祇僧。遠近桑門皆歸之。至於士庶無不降附者。能於紙上畫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晷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又畫紙作甲兵。夜夜於街坊嘶鳴。騰踰城郭。天明卽無所見。又多畫犬焚祝之。夜則鳴吠相咬。囓於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贈之。卽悄無影響。人旣異其術。趨事者愈衆。又滑州亦有一僧。頗善祇術。與功德山無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令王鐸鎮滑臺。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自公衛至於諸營軍。開啓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遂牒汴州諸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鈸迎至衛。赴道場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於公衛。其餘并令散赴諸營禮懺。泊入營。悉鍵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衛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酋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咸命誅之。

胡勳

有胡勳者。佐幕大藩。有文學稱。善草軍書。動皆中意。時大駕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爲巨屏。其飛書走檄。交聘諸夏。莫不伏其筆舌也。時大帥年幼。生殺之柄。斷在武車張筠。其宣辭假荊州任在張同。張同

爲察巡。鬪常少其帥。蔑視同輩。不爲禮。帥因藉其才。不甚加責。但令諭之而已。其輕薄自如也。常因公宴。鬪被酒。呼張筠曰。張十六。張十六者。筠第行也。數以語言詆筠。筠因帥故。但銜之。他日往荊州。詣張同。同僕不識。問從者曰。胡大夫鬪至廳。已脫衫矣。同聞鬪來。欲厚之。因命家人精意具饌。同遽出迎。見忽報曰。大夫已去矣。同復步至廳。但見雙椅。問遣不潔而去。卒不留一辭。同亦笑而銜之。恨無能加害。時帥請鬪聘於大梁。鬪門下客陳評事者。從行。筠密賂陳。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虛誕。或以所見密聞梁王。皆爲陳疏記之。泊歸。帥知其狂率。亦優容之。陳於是受教。搆成其惡。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帥。帥方被酒。聞之大怒。遂盡室擁出。坑於平戎谷口。更無瞧類。帥醒知之。大驚痛惜者久之。沈思移時。曰。殺汝者副使。非我爲之。後草軍書。不稱旨。則泣而思之。此過亦非在筠。蓋鬪自撥爾。王仁裕嘗過平戎谷。有詩弔之曰。立馬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風號古木悲長在。雨濕寒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爲衆嫉。只應輕薄是身讎。不緣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洲。

潞王

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君曰。汝無他過。今放汝還。與吾言於潞王曰。來年三月。當帝天下。可速返達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於王。月餘。又暴卒。入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隕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活。託以詞。

訟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曰：某年踰八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下詔攻岐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髮無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爲天興縣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豈能遏之乎。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盡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下。將起。帥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圍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覩其所來。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宜詔敕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任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塔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揮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曠類。其間有百姓隨親情及替人有赴設來者甚多。並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職於斯。故老尙歷歷而記之矣。

竹獮

竹獮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匪毗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闕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謠曰：獮獮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

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謠曰。黑牛無繫絆。櫻繩一時斷。僞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櫻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爲名。櫻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爲子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日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嚮者劉也。黃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骨入於蜀江之應。

金州道人

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康守。大駕已幸岷。賊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板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撐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齎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乃使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旣逼之。遂舉身自撲。啣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腰。未逾劍利。開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

蕭懷武

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

能別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常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是以人懷恐懼，當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己不相協，及積金藏錙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於市。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熱之。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

冥報記

唐 臨

張公瑾妾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郡，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弗復怪也。謂

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卽於樹下上馬前去。其身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子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尙相識否？昔與張總管交。某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中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眼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君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眼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手？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卽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嘉運問曰：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爲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澗道。指令由此路歸。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是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李大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尙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

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緣何負汝耶。聞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卽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俄化爲僧。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爲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視其形狀。見僧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旣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請匠工爲造一佛。初成。以繒畫其衣。有一點朱污像之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

戴胄

戴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頽。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於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

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

司馬文宣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望旦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吃，諷求飲食。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仍墜此鬼中？卽沈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宣卽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嘗叱遣之，鬼云：飢乞食耳。經日乃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子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久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京師轉相報告，往來觀者，門限壘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珠寺僧舍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元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罹災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舍曰：人鬼道殊，汝旣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復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李祖云：驗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

王範妾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逡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睛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其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謁範。未敢謝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震。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

大業客僧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來此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時因問神曰。聞世人傳說云。泰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

者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見獄火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師不欲歷觀，愍然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爲寫法華經者，便應得脫。旣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卽時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旣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以脫免，令出生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爲彼送向在寺中，言語久之，將曉辭訣而去。

王琦

廣尙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尙書都官令吏王琦暴死，經二日而蘇。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云官府追汝，琦隨行人一大門，見廳事甚壯，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常，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二百許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柳被縛，立東階下。琦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琦曰：貞觀十八年，在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琦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琦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琦改籍，加須達年，豈敢妄耶？琦曰：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呼領琦者三人，解琦縛，將取告身，旣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門外，門外昏闇，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

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璿曰：汝無罪，放汝去。璿辭拜。吏引璿至東階拜辭。僧印璿臂曰：好去。吏引璿出東南行度三重門，皆勘視臂印，然後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城門，守衛嚴切。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後喚璿。璿迴顧，見郎中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十丈二尺許，大書牌曰：此是勸。常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上有牀座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璿，悲喜云：汝何故得來。璿曰：官追勘制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璿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受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說。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數四，囑之。璿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璿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璿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璿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其耳，當疊吾爲汝，卻其中物，因以手枕其耳，耳中鳴，乃驗印放出。門外黑如漆，璿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闢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璿之吏從門來，曰：君尙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璿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璿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有牆穿破，見明，可推倒，卽至君家。璿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璿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因卽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璿拜謝百餘，遂卽放歸。又蘇，璿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璿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璿辭謝，請更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璿令用錢別買白紙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旣而身康體健，遂平復如故。

甘澤謠

魏先生

袁郊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斂帛二百段以醉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口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口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圜堦。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不廢。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募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旣授。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李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安。輜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貲。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

曰待時尙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後有歸時雨降而妖祲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嚮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眞賢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時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書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唱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唱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忽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綠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殘嬾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旣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

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蹠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嬾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蹤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澄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知聞。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招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君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儻遠錦繡，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聞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尙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迴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

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卻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敍話。望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卻迴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

戎幕閑談

源乾曜

韋絢

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缺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瑩。在缺門。先人尙未啓。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缺門。見其地已爲源氏業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窠處本高。今則窠矣。合高處本窠。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近二十年。

李輔國

玄宗爲太上皇。在興慶宮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街中往來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

見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僊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給其扈從部曲不過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攢刃曜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賴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躍馬而前，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汝舊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輔國不覺失轡而下，宣太上皇語曰：將士各得好生，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於鞘中，齊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著靴出行，攏馬與兵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既而九僊媛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皆輔國之矯詔也。時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

竇參

竇參常爲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卽欲除毀，有日矣。夢神謂己曰：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常爲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入祠祭，酌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報之，頗與神交焉。其神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圍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聞二人笑語聲。竇爲柳州別駕，官令有空院，竇因圍之。俄聞有呼聲三四，尋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竇依言處置，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

鄭仁鈞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父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

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眉睫覆目。眇眇然。又自髮際當鼻準中分。至於頷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爲十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經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使回入洛陽。鄭生在後。至上東門道。素知仁鈞莊居在路傍。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遽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慄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云合死。仁鈞固詰之。鄭生曰。某纔過此。不幸飢渴。知吾宗在此。遂爲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憚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日。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不屬意於此乎。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爲戲。仁鈞卽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趨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顧。長睫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爲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願貫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爲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聞之。召於屏內。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述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當有兵至。兩京皆亂。雖且挈我入城。投楊氏姊。旬三二百千。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異之。皆白其夫。以啓其父。國忠怒曰。姻親須錢。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篋所有。庶可得辦。何以彊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後之袍。其姊以紫綾加絮爲短褐。與之。

而別。明年祿山叛，駕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籍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已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著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視之，則其兒尙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顧見一老嫗，繼踵而來，曰：「楊新婦，緩行，我欲汝偕隱。」姊問爲誰，曰：「昔日門下賣履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日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

暢瑾

暢瑾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北相衙門一宰，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制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卽且守之。若其終無，卽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卽負深恩，不隱卽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卽詰之曰：「當今主者爲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卽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季集。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旣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令長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幸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

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歎。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旣而俛首拗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扁鑿。天明持籥相送於此。暢拂且秉簡。啓戶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遙賀暢曰。官祿甚高。不足髮也。乃遣一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卽聞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費雞師

蜀川有一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而亦能爲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時有一僧。言往者雙流縣保唐寺。寺有張二師者。因巡行僧房。見有空院。將欲住持。率家人掃灑之際。於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師觀之。見一蛇在瓶內。覆瓶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以杖觸之。隨手而長。衆悉驚異。二師令一物挾之。送於寺外。當攜掇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矣。一人擔之方舉。送者愈懼。觀者隨而益多。距寺約二三里。所在撼動之時。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蜺。亭午時下。寺中僧有事至臨邛。見雞師說之。雞師曰。殺龍女矣。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皆當死乎。後卒如其言。他應驗不可勝紀。竟不知是術。韋絢長兄爲杜元穎從事。其弟妹皆識費師。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卽詢訪雞師。

之術。凡有病者。來告雞師。卽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呪其雞。令入內。抵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爲費雞師。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石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符爲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燒。又云。城南建昌橋下。其南岸先有龍窟。歲常損人。至有連馬而溺者。如有擲擊於水。當草草時。前後運石。凡幾萬數。頃之石復失焉。後命道士投簡於內。以土築之。方滿。自此之後。龍窟移於建昌寺佛殿下。與西廊龍井通焉。而建昌橋下。往往損人而不甚也。詢問吏卒。往時人馬溺於其間。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龍吸已盡。而尸乃出焉。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真卿妻黨之親也。魯公尉於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蓋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諠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卽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爲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

李湯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視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爛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盲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悚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見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萃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與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踣疾奔輕利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鳴脾桓木魅水靈山祇石怪奔號聚遠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遂去頸鑊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卽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女仙傳

樊夫人

闕名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爲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淨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鴛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卽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敵。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卽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卽滅之。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再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後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稱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於閭里，莫不嚮應。鄉人敬之，爲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宅，是所願也。媪髻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道遙，年二八，艷美，攜簞採菊，遇媪，瞻視，足不能移。媪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道遙欣然，擲簞，斂衽稱弟子。從媪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道遙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敦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媪，但帶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扃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道遙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生塔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道遙，惜坐於室，貌若平日。唯蒲履爲竹，稍串于棟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道遙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削於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噴之以水。

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媼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一巨舟。沒於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楫來救。各星居於島上。忽有一白羅長丈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攔之。搗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束島上人。忙怖號叫。囊囊皆爲蠶粉。束其人爲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遙觀雪城。莫能曉也。時媼舟已至岸。媼遂登島。攘劍步罡。噴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羅。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卽拘束爲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爾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媼卽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媼與道遙一時返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顯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在門戶。檣有闢輪者。指之卽開。指山摧。拜樹折。更指之。卽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卽開門戶。入其中。屋宇牀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

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友。一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卽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答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起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憇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悲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續定命錄

溫 畬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氏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鞠愛。如己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鄴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請行脩爲儼。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己之再娶其婦。卽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兇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行脩意王氏爲蒼頭所忤。乃罵曰。還是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廚中自說五更作

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己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秘書衛隨者。卽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事屢中。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馬。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敕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曠。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爲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秘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懼屢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卽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覩。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脩前拜。乃齋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臠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卽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

方欲申離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卽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卻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困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卻至逆旅。壁釭熒熒。櫪馬啜芻如故。僕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皂莢子湯出焉。時王公已移鎮江西矣。從是行脩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院河南尹。旣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崙邦如何處置。令曰。已決二十遞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頃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人。乃郎官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此。

吳少誠

吳少誠貧賤時。爲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於儕輩。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肺腑。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尙書。衆人驚駭。遂止。良久欲飲。又聞曰。尙

書卽到。何不且住。遂巡有一人。是脚力。攜小襖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吳。衆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卽當貴。幸記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輩軍健兒。苟免擒獲。效一卒之用。則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別而去。後數年。爲節度使兼工部尙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齎之。

章詞

元和六年。京兆章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願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爲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復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卽今西帥李公也。詞闕夢中之事不洩。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榜首。初。固言嘗夢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後。景甚著。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雜出。爲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於圓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所服。因褰衣觀其下。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

桂苑叢談

馮翊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棋。又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覩天大晒。命筆題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喜裝飾。多歷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紙剪映蝶。

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卽以他事爲阻。常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酒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乃課述德陳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四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鷄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狄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元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片楮。剪鶴二隻。以水噴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卽後來。時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卻騰騰處世閒。心卽逍遙出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李尉

咸通中。丞相李尉拜端揆。曰。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期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泊彭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恭己而治之。補綴積毀。整葺壞綱。功無虛日。以其郡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觀。旣以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旦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鉤斜道。開剋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旣畢。號曰賞心。栽培花木。蓄養遠方奇禽異畜。畢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試詢之。果是舊人矣。公甚喜。如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運糧。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陽陶遊。詢其所聞。及往日蘆管之事。薛因獻朱崖

李相陸暢元白所撰歌一軸。公益喜之。次出蘆管於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罅築中常容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閑。公大加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云虛心緘實雁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於是錫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嘉名。因目曰賞心。諸從事以近公諱。蓋賞字有尙字也。公曰。宣父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亂逆。乃爲芻豢之地。嗟乎。公孫弘之東閣。劉屈氂後爲馬廐。亦何異哉。

李德裕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卻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其實。以問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某孤立不雅。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測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咸遣坐兜子。下簾子畢。指住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杜可均卻鼠

僖宗末。廣陵有貧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云絕粒。每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人有

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他所不及。卽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求飲。值典事者自樂云。旣已醫損。卽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鼠罾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卻鼠。卽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蹤遂絕。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畢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爲絕粒耳。

采娘

鄭代。肅宗時爲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貞有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兩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丐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娠。采娘忽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爲。將復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身終常爲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旣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卽啼哭。張氏哭。女孩兒亦哭。罷卽止。及能言。常收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柱史。

御史臺記

彭先覺

韓琬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家君同飲。會暝。獨持兩牀。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矣。

趙仁獎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賤於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鸝。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於京。訪尋臺中舊列。安事歡洽。御史倪若水謂楊茂直曰。此庸漢。妄爲擢。其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鸝漢耶。授當州悉常尉。馳驛發遣。仁獎在臺。旣無餘能。唯以黃鸝自銜。宋務先題之曰。趙獎出王戎幕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唯聽黃鸝。時崔宣一使於都。仁獎附書於家。題云。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蔡。令拜御史。仁獎贈詩曰。令乘驄馬去。丞脫繡衣來。當時訝之。或以爲假手。仁獎初拜監察。謝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田。答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授殿中。

裴明禮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浹旬。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旣積。預聚雜果核。具犁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巨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

廣棧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右臺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

狄仁傑

唐狄仁傑。個儻不羈。嘗授司農員外郎。每判事多爲正。充卿同異。仁傑不平之。乃判曰。員外郎有同側室。正員卿位擅嫡妻。此雖曲事女君。是終不蒙顏色。正員頗亦慚悚。時王及善。豆盧欽望。拜左右相。仁傑以才望時議歸之。頗冀此命。每戲王豆盧。略無屈色。王豆盧俱善長行。旣拜。謂時宰曰。某無材行。濫有此授。狄謂曰。公二人並能長行。何謂無材行。或自左相事云。適已自右相。狄謂曰。不審喚爲右相。合呼爲有相。王豆盧問故。狄曰。公不聞聰明兒。不知有相子。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二公強笑。意亦悒悒。

任瓌

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鳩也。旣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旣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鴛盤茶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慝。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

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坐夷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間春夏，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爲突地吼，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矣。又作枷有十號，棒名見卽承，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因，圈中下楔，有餘名號數十大略如此也。因人無貴賤，必先列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更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僊僊闕口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襲，至於族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等五人，並爲其羅告。俊臣旣以族人家爲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以脅仁傑等令承反。傑款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馮尚書牽楊執柔可乎？傑曰：若之何？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旣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復嚴防，得馮首者，求筆硯，折被頭，帛書之，殺冤苦，置於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赴家人去其絛。德壽不復疑也。家人得衣中書，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惘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其子弟訟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繡往視之。俊臣遂命獄人令假傑等。

巾帶行立於西。命繼視之。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誨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隸於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等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向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傑等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給使范雲仙於洛陽牧院勅按問。虔勗不堪苦。自訟於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斫殺之。雲仙亦歷事先朝。稱使司冤苦。俊臣言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贓。出同州參軍。適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番酋長大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酋長詣闕割耳。勢而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碁連耀與劉思禮等有異謀。長安尉吉瑱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臣恃擅其功。復羅遺瑱。瑱得召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逼娶大原王慶誥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辨。酒酣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罵辱之。俊臣恥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旣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僞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等懼。其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糺謫。當謂微效款誠。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旣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於道路。咸曰。自此後臥乃背得著牀。不爾。朝不謀夕矣。

宋務先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多爲人所諛，不之覺也。每篇輒爲宋務先書以光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筆，所稱篇詠，不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廚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詠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破中遽起曰：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引相工視之，皆言貴極。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已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因選引時隨銓，而注濟見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敍半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嘗出家爲沙門，鄉里惜其才學，勉以進士克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言，能背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州都督，諡曰定。

譴劉如璿惡黨

劉如璿，事親以孝聞。解褐唐昌尉，累遷乾封尉，爲侍御史。轉吏部員外，則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轉南鄭令，遷司僕司農少卿、秋官侍郎。時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協，譴以反，誅之。其子訟冤。

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拔刀自刎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禁啣啣而淚下。俊臣奏云：「黨惡下詔獄，璿訴曰：『年老因遇風而淚下，俊臣劾之曰：『口下涓涓之淚，乍可因風。日稱啣啣之聲，如何取雪。處以絞刑，則天特流於灤州。』子景憲訟冤得徵還，復秋官侍郎，辭疾授兗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於代。俊臣但苛虐無文，其劾乃鄭悖之詞也。」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輿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慎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去。」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爲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爲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三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邪？」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聞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

懼。屢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卽日拜監察御史。

因話錄

趙璘

竇易直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塞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願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絜累至。吏中榮達。

李寰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阜襖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尙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如洪崖。寰僚無不大笑。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樞卽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

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俛首。嘖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龐者。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龐姓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新科獲第。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自謂不誤。從容而退。

南楚新聞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就悅烟花。迷於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太半。是時李唐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洛宮新羅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於數間茅舍之下。囊囊蕩空。旦夕以緝針爲業。生之行李間。猶有一二千緡。綠茲復得蘇息。乃備舟與母。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壑。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於斯。結纜於大糖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臥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梢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

漂於怒浪。遲明投於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悼惶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爲之殯葬。且復贈遺之。既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又無親識。日夕厄於凍餒。生少素涉於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船。執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爲捉梢郭使君。自是狀貌異昔。共篙工之黨無別矣。

李德權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爲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翌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於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爲復州後槽健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效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爲牧守。圍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石馬李僕射。

獠婦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塔塔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崔鉉

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爲童兒時。隨父訪於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爾來詩道頗長。滉乃指鴛

上應命詠焉。遂命牋筆，略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縈人。滉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爲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旣入京，登上第，俄昇翰苑。李未離荊渚，崔旣秉鈞衡，李乃馳牋賀之，曰：某早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隨之詞也。於今播於衆口。

余朱氏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荆益，瞿塘之濡有白馬神祠，余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荷君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去，故明言與君別。余朱曰：神將奚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余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德尚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普王卽位。

羯鼓錄

玄宗

唐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隨意卽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

南卓

皆中點指。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詣日。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內亭柳杏將吐。觀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白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及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激。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

宋沈

宋開府孫沈。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焉。又知是瓊之孫。遂召賜對坐。與論音樂。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之。沈曰。容臣與樂官商榷。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奏進。樂士多言沈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又聾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聰。若迨於音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沈頗笑。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問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駭焉。令主者潛伺察之。既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鞫。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悉惶恐脇息。不敢正視。沈懼罹禍。辭病而退。

曹王臯

唐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邢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羯鼓。欲求通謁。先啟於賓府。賓府觀

者咸訝議曰豈足尙耶對曰但啓之尙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鋼勺之狀寶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心未信乎但取食杵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捲於杵心以油注捲中捲滿而油無涓滴滲漏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遺金帛器皿其直果稱是焉

李琬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一本作耶婆婆雞）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沒西河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卽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婆雞常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急了解之類也）工泣而謝之卽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

辨疑志

陸長源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

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有荆巖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簡踞不爲之動。荆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巖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復隱居。撫曰。吾爲西梁州節度。巖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上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天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鄴中。鄴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於青都村。士龍占其塚。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鄴中之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瓘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說其地勢迴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瓘亦以自負。歲中鄴中軍變。瓘因此謂地勢有憑。使有異圖。事發。遂斬於軍門。舉家無復遺類。

李恆

陳留男子李恆。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爲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恆。恆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拽髮。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取錢十千。并沿身衣服與恆。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恆。還以大盆盛水。沈一張紙。使恆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恆也。恆慚走。遂卻還。昨得錢十千及衣。

服物便潛竄出境。衆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亦然。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此說塔鐵像常見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麩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多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水經

闕名

陸鴻漸

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始成名，與同恩生期於薦福寺。又新與李德裕先生，憩西廊僧玄鑿室，會纔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數編書，又新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題云：煮水處。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環揚，遇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赴郡，抵揚子驛中，將食。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曠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挈餅操舟，深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使曰：某掉舟深入，見者累百人，敢給乎？陸不

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盪半懼其渺。挹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其敢隱欺乎。李大驚賞。從者數十輩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此所經歷之處。水之優劣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

陰德傳

闕名

韋判官

唐博陵崔應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應問之。老人對曰：某通於靈祇也。今者冥司韋判官來拜謁。幸望厚禮以待之。請備香案。屏去侍從。當爲延入。應依命。老人卽出迎之。及庭。隱隱然不見其形。自通名銜稱思穆。敍拜時候。應亦答拜。揖讓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職也。側聞長官宏才令器。冠於當時。輒將心事。且願相託。故俟亭午務隙。拜謁。幸無驚異。應曰：某聞神明不昧。今乃不虛。屏劣幽薄。觸事蒙鄙。何幸明靈俯降。但揣微賤。力不副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幸示指南。願効勤勞。冥使曰：某謝去人世數載。得居冥職。自棄擲妻孥。家事容替。愛子文卿。少遭憫囚。鄙野無文。職居鄭滑院。近經十載。交替院務之日。不明簿書。欠折數萬貫。正實非己用。欲冒嚴明。俯爲存庇。應憮然曰：噫。某扶溝令也。焉知鄭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閣下材器祿位。豈一院哉。自今已後。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然數月後。當與鄭滑院交職。儻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常謁微分。仰護榮貴。非止一身。抑亦慶及後嗣。應曰：某雖鄙陋。敢不惟命是聽。冥使感泣。於是敍別而去。應聞淮南杜相。惊方求政理。偶具書啓。兼錄爲縣課績。馳使揚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於驗試其事。時相國都督維揚。兼判鹽鐵。奏應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

正收錄家貲填償外。尙欠三四萬。無所出。初應在扶溝受思穆寄託。事實丁寧。比及鄭滑。遂違前約。且曰。欠折數廣。何由辨明。文卿雖云賊。非己用。積年不申論。雖抵嚴刑。以懲慢易。窮達既定。鬼何能移。若棄法徇神。是諂而求福。乃拘繫文卿。而白於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預懷毒於衣帶之間。比及囚繫。數欲服之。輒失其藥。搜求不獲。及文卿以死論。是日思穆見於文卿前。而告曰。嗚呼。無信之人。陷汝家族。吾爲汝上告於帝。帝許我奪崔應之祿。然吾之族亦滅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懷之藥。仰而死焉。於是應與巡官李擅滑。糺朱程。戍曹賈。均就罪所。將刑之。文卿既已死。應方悔悟。乃禮葬文卿。身衣縞素。而躬送之。應後加殿中。時有人自邯鄲將美人曰金閨。來獻於應。應納而嬖之。崔君始惑於聲色。爲政之心怠矣。後二年。加侍御史。知楊子院。與妻盧氏及金閨偕行。尋除浙西院。應自至職。金閨寵愛日盛。中門之外。置別館焉。華麗逾於正寢。視事之罷。經日不履內。前後歷任寶貨。悉置金閨之所。無何復有人獻吳姝。艷於金閨。應納之。寵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奪金閨寶貨。而賜新姝。因是金閨忿逆。與親弟陳行宗置毒藥於酒中。夜以獻。應飲之。俄頃而卒。潛遷應於大廳。詰旦。家人乃覺。莫知事實。盧氏慈善。不能窮究。金閨乃持寶貨盡室而去。諸姬分散。崔氏門館日微。後隴西李君知浙西院。聞金閨艷麗。求而納之。李君與金閨白書開筵。應乃見形於庭。叱金閨曰。汝已媾我。又納於李君。後不得意。復欲禍李君。耶。金閨懼而辭歸。後李君方欲捕金閨。案理舊事。雪崔生之冤。金閨忽爾逃去。不知所在。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

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旣深訝之，何敢潛隱。某代爲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爲近尉，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潭沈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勅爲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憤。况丈夫耶？我若不振雪爾冤，是爲神明之誅焉。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蓀蘭旣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漕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爲君請於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吾家者，悉獲案理之。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豐。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元溥側冠露額曰：噫！有陰德。

上勤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之父爲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況蘭蓀之家無後矣。蘭蓀之身賤隸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

報應錄

闕名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爲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爲某縣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給之甚。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繆。卽當有陰德爲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卽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

童安珣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珣者。鄉里富人。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萬。卽以經販。安珣後遂豐富。及珙微。所借錢。安珣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珣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願安珣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懇苦。安珣亦縮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珣死。死後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珣。歷歷然。遠邇聞之。觀

者雲集。琪遣人告報安珩妻。珩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琪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并犢別欄餵飼。安珩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琪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

異聞錄

闕名

韋安道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畫袴。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蓋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主之飾。美麗光豔。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尙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官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敍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縵衣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天馬。女騎道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

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罇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向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南。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十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尙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翠瑤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皆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雀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去。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人。七人。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卽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純。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

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曰。昔鼻口流血。又具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以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攫噴毒。聲如鞞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咄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銛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銛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以其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乙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效。請更贖之。因制增醮之籙。使徵八紘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語試自見而贖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齋答。

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斥倒。稱罪請命。目皆鼻口流血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真卽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卽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客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又召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旣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官。爲其尊父母。壓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

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璣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祕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舊小說

丙集目錄

于闐記 高居誨

陷北記 胡蟠

崑崙奴傳 馮延巳

耳目記 六則 劉氏名闕

鑒誠錄 六則 何光遠

金華子 五則 劉崇遠

錄異記 十三則 杜光庭

壩城集仙錄 三則 杜光庭

神仙感遇傳 十七則 杜光庭

釣磯立談 一則 史某

唐闕史 十二則 高彥休

唐摭言 二十三則 王定保

玉堂閒話 四十五則 范資

舊小說 九 丙集目錄

舊小說 九 丙集目錄

開元天寶遺事 二則 王仁裕

稽神錄 三十九則 徐鉉

續仙傳 七則 沈汾

中朝故事 六則 尉遲儼

舊小說

丙集 五代

于闐記

高居誨

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曰亭河至涼州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四竅馬蹄亦作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聲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般般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掘地得溼沙置之胸以止渴又復渡陷河伐檀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緝州緝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日金

册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葡萄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糗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廬州。涇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

陷北記

胡嶠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峽。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嶺。嶺東西連互。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自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度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艸如葺。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蔚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因述律於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

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行東至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莠。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違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至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初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近云距契丹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鬚。頭曾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消冰。乃得飲。東北至韃靼子。其人鬚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

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轆靷子，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噪。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常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筭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筭，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則銜而歸，固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四，遣十人齎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句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干邪壞，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其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崑崙奴傳

馮延巳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帶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聞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悅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着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問事磨勒曰。但言常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又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闐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自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筍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旣有神術。何妨爲脫羇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囊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七首。飛出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耳目記

劉氏名闕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饑饉。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卽寢於廟宇之間。松柏之下。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威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卽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岸高邁。其西榻之首。卽黃澤之神也。其狀踈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餘卽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稟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涓。數百里間。幸爲人生。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札瘥之疾。我之所治。

今茲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洩瀋之區。西聚大巔。東漸巨浸。連陂溱澤。千里而遙。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己也。風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馳驟。人罔能制。予亦非其詔命。不敢有爲也。非其時會。不敢沿沂也。正而御之。靜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鼈蕃焉。鹹鹵磊塊而滋殖。佳蒲蓊鬱而發生。上天降鑿。亦幸無橫沴爾。又一曰。岑峯之地。岢嶧之都。分塊圯之一隅。總飛馳之衆類。熊羆虎豹。烏鶻鷓鴣。動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職耳。何暇乎備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揚日盱衡。咄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羣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咸問言。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諭。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塔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華胥。遮昆二國。待茲人衆。用寶彼土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殺戮乎。衆皆嘖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食既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悅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始末書而誌之。言於鄰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皇與梁朝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宋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非人事乎。

王中散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南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善琵琶。風骨清峻。初自蒲坂歷於并。并帥鄭從讜。以相國鎮汾晉。敬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

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即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人神。曲終，敬傲潸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當襟。餘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而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衆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即知古之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蓋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日待詔爲王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魯郎中，莫又玄，祕書蕭瑀，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華館，故待詔之琴，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命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遣焉。在常山十數年，甚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著高屐，優遊嘯詠而已。冬月亦葛巾單衣，體無綿纈，日醺酣於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紙爲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即復於故所也。當時咸疑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曾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睨，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

鍾傅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傅。本豫章人。少儻。以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恆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傅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谿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傅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傅時酒力方盛。膽氣彌旣。卽以僕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卽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卽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傅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使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卽揮刃前斫虎腰。旣折。傅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傅以鬪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旣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卽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醢酒。大犒於臺城。罄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

爲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國，又見趙主之方幼，乃圖之。遂從下矣。上伏甲俟趙王，且至，即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望不忽忽，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於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即挾負趙主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於東圃，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於庭，兼令具以禮斂，仍使告於燕主。匡儔忿其兄之見殺，即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主既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五明道士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歷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御下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湊爲部將，遣使於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卽爲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乘旄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駭之，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謂曰：「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既覺，庭湊疑懼，卽

辭魏帥而迴。比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爲亂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湊，庭湊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脇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爲元帥，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卽世，文皇帝嗣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赦而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逵入侍，因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旣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逵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子鎔立。卽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爲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於府，爲營館舍，號五明先生院。公會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祿壽更爲推之。」道人曰：「三十年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蓄氣，常以清儉爲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幸事已多，素無勳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

黃賀

唐昭宗時有黃賀者，自云鞏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遊趙，家於常山。以下策爲業，而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沖，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幹投刺於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而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二夫率師而出，夜擊燕壘，大振捷音。燕人駭而奔退，立卒於鋒刃之下。幹卽凱唱而還，王悅，賜上廐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爲閹人所譖，曰：「此皆陳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聞之，曰：「不必

身死爲君。未若全身爲國。卽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爲中堅尉。初。幹曾詣賀卜。卦成而謂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濟。終有立也。九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子今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捷。王常有車馬之賜。其問小覈。不足憂之。行軍司馬路晏。曾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卽告言。請無驚懼。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傳刃。卽匣劍而去。晏由是晝夜警惕。以備不虞。召黃生筮之。卦成。賀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徵辭。人有害公之意。然難已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也。又贊黃縣尉張師。曾臥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進藥。請賀卜之。卦就。黃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必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於雲際。旣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算之。賀卽決卦。慘然而問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烏墮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誨者。任夔城鎮將。曾夜宿郵亭。馬斷韁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人詣肆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事。無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繫而送之者也。邇未及舍。已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賀所占卜。皆此類也。時人謂之易聖公。劉巖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春日爲恨。初不曉其意。及老悟。蓋遲之謂也。

鑿誠錄

鬼傳書

何光遠

西川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壁地界。開掘古塚。取埴整城。獨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

旗占得西南宵波塊。其塊卽趙畚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脚損缺。宵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俟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驚曰。既是聖者。送書容某穿靴祇候。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當之。姜君呼其僕使鋪排淨簾。焚香於庭。匍拜迎虔。心祝曰。某負何罪。聖者降臨。鬼使出口。雖顯晦有殊。奉命差遣。欲陳之懇。願面咨祈。乃持出一緘。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燈影看之。卽可見也。旣而細視之。果見文翰流美。徵古述今。詞旨感傷。書盡復有一篇。比諷悽惻。因召鬼使就席。談吐分明。自云姓何名滅沒。黃衣束帶。骨瘦喙長。與姜君對飲。數巡對食。數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希阜錢一帖。卽敢俸當。姜君遣僕立買阜錢。仍修迴狀。鬼使條然不見。酒食並已存焉。姜君至曉。持神鬼使所送到書并詩。而聞元戎。遽絕諸軍。開闢古塚。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詩與慕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蜀章文靖莊嘗與著作房鸚悲歎此詩。歷觀史書。未之聞也。其書曰。冥司趙畚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靖公閣下。切以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自前文。如畚者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辜。禱不勝人。無廟覲於世間。遂埋沈於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衆。唯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爲上相。不無濫德。敢有害盈。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況畚謫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觚染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雉。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曰。我昔勝君苦。君今勝我今。人身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前定錄

梁太祖篡位之初，宰臣薛貽矩，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懷忠正，臨蒞端明，公事之間，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閣，怪之曰：卿爲天子郎官，何得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時，曾任封丘主簿，在官之日，嘗與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云：今日實不知簿公訪及，有闕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知之？僧曰：每日微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來，微僧狼忙驚起，披挂出院迎待，果是簿公臨門，今日神人不來相報，有誤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持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爲曲斷公事一件，取錢五緡，卻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其錢，即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非，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夾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豈宜造次而行？太祖容知通明，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尚書，後扈從太祖變，與自洛還汴，熒惑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言亦前定矣。

餌長虹

孟蜀侯侍中（宏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爲軍外子弟，年方十三歲，困窳於屋簷下，是月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俄貫於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驚之，欲窺其變異，侯母可謂賢也。良久，虹自天沒於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觀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

得兒子氣力。俟母呼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兒龍也。卽非真龍。乃蛟螭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孽毒當食血肉。爲生靈之患。倘敬信三寶。卽得令終。言訖而去。俟後果自行伍出身。至於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爲叛。堅守廣漢城。是時孟高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俟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令主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節制夔州。復自寧江遷於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果至官崇。酷信三寶。遍於禪院。開轉藏經。然於理務之間。孽毒之甚。廣興第宅。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謬矣。

曬冤辱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劉參謀曰。此冤辱也。古者囹圄之地。卽有此焉。昔王充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某遠祖記之。乃是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爲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沃不濕。刀之不入。擊之轉堅。經千百年間。而不腐爛。但於清夜致之酒食。許以申冤。常有黑氣衝天。不異豐城之劍氣也。此非吉瑞之兆。實爲竄逐之徵。公一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尋易營基。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求冥婚

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信。故黃能入夢。不爲無神。豕人立啼。顯彰有鬼。蜀有曹孝廉。第十九名晦。因遊彭

州導江縣灌口謁李冰相公廟。視土塑三女儼然而黠。遂指第三者祝曰。願與小娘子爲冥婚。終身不媾。凡庶矣。遂呵卦子擲之。相交而立。良久。巫者度語曰。相公請曹郎。留著體衣一事。以爲言定。曹遂解汗衫。留於女座。巫者復取女紅披衫與之。曰。望曹郎保惜此衣。後二紀當就姻好。曹亦深信。竟不婚姻。縱遇國色。視之如糞土也。果自天祐甲子。終於癸未二十年。曹稍覺氣微。又疑與神盟約數。乃自沐浴儼然衣冠。俟神之迎也。是日至。暝車馬甚盛。駢塞曹門。同街居人競來觀。至二更。隣人見曹升車而去。莫知其由。及曉視之。曹已奄然矣。議者以華岳靈姻咸疑謬說。苧蘿所遇亦恐妖稱。今曹公冥婚。目驗其異。於戲。自投鬼趣。不亦卑乎。

見世報

天祐中秦州劉自然。主押義軍案。因連帥李中令（繼榮）點鄉丁而西捍蜀師。有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詣劉求免。自然許之。自然之妻謂其夫曰。黃知感之妻美髮。儻得爲妾之髻。卽與免之。知感得劉指蹤。與妻平議。黃妻可謂賢也。語其夫曰。妾今幸以弱質得附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矣。君若南征不返。妾有美髮何爲。言訖。攪髮剪之。知感亦懷痛切。旣迫於差點。遂獻於劉。劉亦貪殘。猶爲不足。春獲其免。秋復差行軍。須急難。莫敢申雪。於是沒於金沙之陣。劉亦是歲云亡。黃妻但有靈祠。陳狀呪詛。後黃家牝衛忽生一駒。及堪乘騎。方覺左脇下有劉自然之字。多般辯驗。字益分明。邑人傳之。遂達廉問。（蜀平秦之後。王太尉宗儔制置）元戎乃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某父平生唯好酒肉。但能飲酒食肉。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盞。仍以頭揩泥。其子淚下如繩。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竟爲不可。出入鞭打。以報夫讐。

劉子恥於姻親，鬱咽而卒。後累經喪亂，無復聞焉。故王梵志詩曰：欺誑得錢君莫羨，究竟還是輸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驢，只是改頭不識面。又寶雞縣市令樊旭，初喫犬肉，臨老尾生，每因校料之時，取笑縣曹人吏。其妻偶因夫醉，以刀斷之，忽作狗號數聲，奄然而卒。又金州義軍將金景暉，能禁毒虺，兼好食之。其妻忽產大蛇，九頭一尾，又有室女，忽生一子，身有蛇鱗，因此鄉親悉捨禁忌。

金華子

劉崇遠

崔雍

崔雍爲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悖亂，賊兵攻和，雍棄城奔浙右，爲路巖所構，竟坐此見害。雍與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升籍進士，列甲乙科，嘗號爲點頭崔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賀會飲中堂，既醉而寢，忽夢遊歷於公署間，有綠衣者，命坐於廳事中，設酒饌甚備，既而醉飽，不堪承命，其人堅請不已，雍乃請曰：願以此肉召從人盡之。綠衣曰：不可，須先輩自盡，既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於連帥，裴公瓌奏之，鎖縻於思過院，雍憂恚甚悶，乃召獄直軍將話其事，不日勅至，果如夢焉。

王處士

王昭輔嘗語故鍾陵平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策，自云投易於至人，纖巨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常因休暇會同人小飲，時賓客未齊，聞且於小廳奕棋握槊，以侖俱至，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神色沮喪，遽歸堂前，使人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罷此會。於是賓客皆散，昭輔方舉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聞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澠，持一金往，請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過之，既布卦，曰：卦甚異，可速

報之。冤家亟來索。七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宜禱禳乎。曰。至冤得請於天。詎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楊方危坐。以俟其返。既聞所策。乃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覺辭色改常否。曰。衆皆觀之。楊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揚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爲歌姬。在舍。一旦方治晨妝。爲諸女姊驕族來惱。其嫂甚怒。逼逐之出於中門。其旦某人府遇放衙歸早。忽見不衣裙。獨在中門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點污家風。違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急以藥物躡灌之。沈悶不甦。經中夕而死。爾後絕無影響。適來忽見躡履自南廊縱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訴於天。已得伸雪。七日内當來取爾命矣。此固無可奈何。然驗王生之下。於前事不謬。果七日而卒。

龜寶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徐太尉彥若之赴東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息。忽於淺灘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口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及曉視之。卽有衆龜層疊乘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得。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人歎惋不已。

曹拈休

曹拈休莫詳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往來宣池金陵。每於山中。兩錢買柴。赴江下。一錢價賣與人。自云

喫利不盡。善符。鄉野牛瘴。卽以片紙書云。曹拈休。揀殘牛。與牛主令歸。貼於牛羣之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性嗜鱸。持網者攜鱸以候。旣見。卽問其來意。漁人曰。業網於鬪山。每歲夏先得鱸一頭。獻於府主。例獲一千文。今冀早獲。取賞。故來相投。受而許之。乃以符一道付之。適去未久。復有一人亦攜鱸來。告如前。沈吟久之。復授一符。令去。旣而先得符者果得鱸魚。遂奔赴府主。至廳門。忽遇賓客遲回。未將上。次其後得符。亦齎一頭來到。乃同將上。皆獲一縷焉。此人靈異甚多。已見於沈汾侍御所著續仙傳。遺落數件。故復錄之也。

膠東隱士

楊琢云。膠東屬郡有隱士。莫詳其姓氏。鄉里布袍單衣。行乞於酒市。日希一大醉而已。旣醺。卽以手握衫袖。尙舉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市中羣兒隨繞。噪擁咸謂之吉留馨。秀才城西有古傳舍。郡非衝要。使命稀到。常寄宿於驛廊土榻之上。葦簟一重。每醉而歸。先以冷水連洗。令濕透。然後就枕。寒暑有變。茲固無改也。雖風霜如割。單衣之衣服覆身。人往候之。熱氣傍蒸於人。驛之門者皆識其非常人。每酤酒數升。置於牀前。及常爲水沃簟。以候其人。見酒卽飲。罄而後寢。如是經歷累年。忽一旦往道齋大會。中白日上昇矣。

錄異記

神龜

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箚之中。辟巨蛇之毒。上

杜光庭

常貯巾箱中有小黃門恩渥方深而坐親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闔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火如綫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爲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出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已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魍魎

鱗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魍魎了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卽倍豐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捨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捩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踪跡所到之處聞嗷嗷之聲北部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魍書符於墻石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靈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可行之

許君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功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剝缺不可復識因剗去舊文刊勒

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言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卽日不測之釁。許愕然異之。又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沒。而此時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云。奪我之名。顯己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得三官舉名。可以證道。許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

李德裕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嘗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昇巨桑木。請謁焉。闔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老。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已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能有斷之者。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殞矣。子隨使而至。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嘴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李生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敍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洽。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爲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也。

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闕者願送終之人。比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必有減福折算。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妻聘執喪。役夫姓王。男後當爲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攜去。云既承有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

任三郎

鳳州賓祜王鄧員外。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卽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卽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歧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

日至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囊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跪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斫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之。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趙驚奴

趙驚奴者。合州后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驚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脾。兩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布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鬪船。驅儻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

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踏於地。形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臥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迴。乃徐行隨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嶽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以下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出口。白侍御矣。遽引相見。甚喜。遂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縷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姪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若得南由。勞神。祇即粗免饑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勞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迴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

甚整。生因出賀。鬻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鬻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歛如夢覺，出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迺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惟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縑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

段文昌

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常半酣，鞞屐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荊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臬，爲成都館驛巡官，忽失意，臬遂之，使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爲臬奉使人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簷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人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時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李業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拴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

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黨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僧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東臨海縣界，得洞穴，同志僧相將尋之。初一二十里，徑路低狹，率多泥塗，自外稍平闊，漸有山，山十許里，見市肆，居人與世無異。此僧素習嚙氣，不覺飢渴，其同行之僧飢甚，詣食市肆，乞食。人或謂曰：若能忍飢渴，速還無苦，或喰啖此地之食，必難出矣。飢甚固求食焉。食畢，相與行十餘里，路漸隘，小得一穴而出，物淪之，僧立化爲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問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濱矣。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縣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某爲令，嘗有健卒盜寨木，令擒送鎮將斬之。卒家先事壁山人，卒死，神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擲火毀器，錢帛衣服無故遺失，箱篋鑰閉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千里，鬼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吏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止於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災盡，福

生。吾自來暫駐。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居。此天蓬樣極好。借上天。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置天蓬於舍簷上。自此日夕常在。恆與主人語。令小大誦詩賦。作音樂。一一隨聲唱之。所誦文字。或有謬誤。必爲改正。其言多勸人爲善。亦令學氣術修道。或云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羣鶴。現神云。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又自云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有女名錦繡娘。及妻妾食物。所費亦不少。凡見善人君子。即肯與言。稍強暴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凌毀。因不語。僧去後。徐謂人曰。此僧食狗肉。兇暴無良。不欲共語。人之所行善惡災福。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細問之。即以他語爲對。未知是何神也。

壩城集仙錄

杜光庭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名山勝境。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徹其燭。僧喜以爲得志。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矣。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黃雲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卽之才女也。

緱仙姑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震。是夕。羣僧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旣出門。卽摧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遠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爲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人未嘗會其語。鄭略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姑謂略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嶽矣。一旦遂去。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妻也。自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稱疾獨處。焚香誦黃庭經。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秋初。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飄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校文籍。命諸真大仙於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况聞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卽日將親降於此。如此凡五夕。皆

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於門。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黃庭澄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飄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除眚。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篆鈞樂。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常復毀笑。及黃巢犯闕。馮與玄同寓晉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瀆口。欲抵別墅。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狀。時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愕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卽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猶在春中。但去無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測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卽紫靈所賜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稱疾而卒。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庭宇。形質柔緩。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爲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寸。十五日夜。雲彩滿空。忽爾雷電。棺蓋飛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異香羣鶴。浹旬不休。時僖宗在蜀。浙西節度使周寶表其事。詔付史官。

神仙感遇傳

杜光庭

釋玄照

釋玄照修道於嵩山白鶴谷。操行精懇。冠於縉流。常願講法華經千遍。以利於人。旣講於山中。雖五寒酷熱。山林險邃。而來者恆滿講席焉。時有三叟。眉鬚皓白。容狀瓌異。虔心諦聽。如此累日。玄照異之。忽一旦晨。謁玄照曰。弟子龍也。各有所任。亦頗勞苦。已歷數千百年矣。得聞法力。無以爲報。或長老指使。願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陽經時。國內荒饑。可致甘澤。以救生靈。卽貧道所願也。三叟曰。召雲致雨。固是細事。但雨禁絕重。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身首爲憂也。試說一計。庶幾可矣。長老能行之乎。玄照曰。願聞其說。三叟

曰。少室山孫思邈處士。道高德重。必能脫弟子之禍。則兩可立致矣。玄照曰。貧道知孫處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孫公之仁。不可診度。著千金翼方。惠利濟於萬代。名已籍於帝宮。誠爲貴真也。如一言救庇。當保無恙。但長老先與之約。如其許諾。即便奉依。卽以拯護之方。授於玄照。玄照詣思邈所居。懇誠祇謁。情禮甚謹。坐定久之。乃曰。處士以賢哲之度。濟拔爲心。今者亢陽。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於今。幸一開恩。以救危歎。思邈曰。僕之無堪。遁棄山野。以何功力。濟於人也。苟有可施。固無所慊。玄照曰。貧道昨遇三龍。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誅罪非輕。唯處士德尊功大。救之則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僕無所惜。玄照曰。旣雨之後。三龍避罪。投處士後沼中。以隱。當有異人捕之。處士喻而遣之。必得釋罪矣。思邈許之。玄照歸。見三叟於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約一日一夜千里雨足。於是如期汛灑。澤甚廣被。翌日。玄照來謁思邈。對語之際。有一人骨狀殊異。徑往後沼之畔。暗啞吐咤。斯須水結爲冰。俄有三獺。二蒼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繫之。將欲挈去。思邈召而謂曰。三物之罪。死無以贖。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脫之。兼以此誠上達。恕其重責也。此人受教。登時便解。而釋之。攜索而去。有頃。三叟致謝思邈。願有所酬。孫曰。吾山谷之中。無所用者。不須爲報。回詣玄照。願陳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納。此外無闕。不須酬也。三叟再爲請。玄照因言前山當路。不便往來。卻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風雷爲責。卽可爲之。是夕雷震。震擊及曉。開霽。寺前豁然數里如掌。三叟復來告謝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報。尤爲奇特矣。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日而蘇。云。旣到陰冥間。有麻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以案牘示之。見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已。楊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許。卽令卻還。其人亦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不知卽今在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卽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搗開其口。灌之。卽活。嘗救數人。有闕官夏侯。得楊丹五粒。戒云。有急卽吞一九。夏侯一旦得疾。狀甚危篤。取一粒以服之。旣而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某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卽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旣蘇。盡服四九。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御令卽迴。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可乎。道士許之。復活。因改名延矣。楊自審丹之靈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泣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合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閒放。唯以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返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迴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

傍空屋中。籍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輶輜車繡屋中。有一美女。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歷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請御醫及幕賓王延昌。孫宿。趙惠。伯嚴。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悅。其後拜太尉。尚書令。尚父。年九十而薨。

維楊十友

維楊十友者。皆家產麤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爲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皆悅。遽以酒食爲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於十室。率以爲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淳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著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旣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余力困之士也。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爲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旣周畢。亦願力爲一會。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爲遠。草莽中。茆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鷄衣。形狀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牆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簾。布以菅席。相邀環坐。日旣旰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醢臠竹筍。置於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以油靶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爲喜。旣撒油靶。氣燻燻然。尙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嫌之。多託以飢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意瀆啖。似有盈

味食之不盡。卽命諸丐擊去。令盡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爲上仙。衆旣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未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卽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與叟一時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見。

二十七仙

唐開元中。玄宗皇帝。晝景宴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間三年矣。與陛下鍾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形混迹遊處耳。旣寤。勅天下山川郡縣。有羅底字處。訪之。竟不能得。他夕又夢云。有音樂處是也。下詔訪焉。於寧州東南五里。有地名羅川。川上有縣。縣以川名。有羅州山。相傳有洞穴。而巒蒼不通。樵牧者聞音樂之聲。詔使尋之。久而不見。忽有白兔出於林中。逕入崖下。尋所入而得嵌竇焉。石室寬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進。乃於內殿設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謁。命夾紵工作二十七像。送於本洞。於其處置通聖觀。改縣爲真寧。以旌之。賜寶香及爐。爐今猶在。鄉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龐眉皓髮。異於他叟。或出或處。鄉俗咸敬之。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或藥童樵父。來往其家。一日衆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如其言。加釀以待焉。釀熟。羣仙果至。飲酣。居下者一人。與坐云。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備得衆仙真容。置於洞中。依飲時列坐。皆志仙之名氏於其背。安訖而散去。底老亦不復知所之。時人咸謂仙舉也。底老者。疑其氏宿耳。後著作郎東門誥。爲贊序以紀之。

眞白先生

眞白先生陶君諱弘景字通明吳荊州牧濬七世孫丹陽人也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言當孕男子非凡人多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長而博達因讀神仙傳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敷緒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傳奉朝請乃拜表解職咨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眞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年時議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勅命餉餼恆爲繁極乃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令一小豎傳度而已潛光隱耀內修秘密深誠所詣遠屬靈人可謂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爲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深慕張良之爲人率性輕虛飄飄然頗有雲間興其所通者皆得於心非傍讖所能及長於詮正謬僞地理曆算文不空發成卽爲體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其撰眞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平三年深藏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讖記定梁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著勅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旣早與之交遊自此後動靜必報先生旣得祕旨妙訣以爲神丹可成恆苦無藥帝給之及手勅咨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於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爲佳寶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漸悟之後詣張天師道裕建立玄壇三百所皆先生之資也梁武帝金樓子云予於隱士重陶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

空埋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於雷平山。同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鳥比於茲日可得符焉。詔追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仍勅舍人監護。馬樞得道傳云。受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冲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寶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太保梁郡陵王。蕭綸爲碑銘焉。

桓闔

桓闔者。不知何許人也。事華陽陶先生。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默沉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爲。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隱居庭中。隱居欣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親朝。天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陶君欲師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爲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蟲蟲水蛭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果解形得道。

文廣通

文廣通者。辰溪縣藤村人也。縣屬辰州。沂州一百里北岸。次有藤村。廣通居焉。本漢辰陵縣。武陵記云。廣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見有野豬食其稼。因舉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

許步豁然明曉。忽見數百家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猪。已歸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門云。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來犯僕。非僕犯猪。翁曰。牽牛踐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謝過。翁云。過而知改。是無過矣。此猪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呼文通至廳上。見十數書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縫掖之衣。有博士獨一榻。面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一絃琴。而五聲自韻。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體怡然。因爾辭退。觀其墟陌人事。不異外間。覺其情虛獨遠。自是勝地。徊徨欲住。翁乃遣小兒送之。令堅關門。勿復令外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答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因學道得仙。獨榻座談老子者。昔河上公也。僕漢時山陽王輔嗣。至此請問老子滯義。僕自掃門已來。於茲十紀。始蒙召進。得預門人。猶未深受要訣。只令守門。至洞口分別慙懃。自言相見未期。文通自所入處。見所用弩。皆已朽斷。初謂少頃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喪。迄聞其歸。乃舉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巨石塞之。燒鑿不可爲攻焉。

韋弁

韋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時將春暮。勝景尙多。與其友尋花訪異。日爲遊宴。忽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十里許。有鄭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塵之勝。願偕遊焉。弁喜。遂與俱。果南十里得鄭氏亭焉。端室巍巍。橫然四峙。山門花闌。曲徑烟蘊。臨而望之。不暇他視。真塵外景也。俄而延弁升巨亭之上。迴廊環構。飾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卽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粧。亦非常世所覩。中有一人與弁語。弁遍拜且詰之。美人曰。聞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景。春煦將盡。花卉芳妍。願聊奉一醉。無以延款爲疑也。旣坐。

卽張樂飲酒。其陳設餽膳。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嘗。金石絲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聞。弁乘問曰。某自上國歷二京。至於帝宅尊嚴。侯家繁盛。莫不見之。今之所觀。固不可僭矣。然女郎何爲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人間人。此蓋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召。假以鄭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奉尙神仙之道。余以此樂授於吾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弁曰。某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於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門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新曲。固不可爲也。美人曰。君旣不能。余當寓夢而授於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爲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也。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盃。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蕤枕。似玉而粟。其文微紅。而光彩瑩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於玉。俱授於弁。拜之謝之。卽別去。行未及一里。迴顧失向。亭臺但荒榛而已。遂挈寶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胡商詣弁以訪其寶。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寶。千萬年人無見者。信天下之奇貨矣。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弁以大富。因築室江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玄宗夢神仙十餘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爲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雲。旣晨興。卽以玉笛吹而習之。傳於樂府。此乃符弁之所遇。欲使弁上奏之曲也。

韓滉

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船於京口堰下。夜深釘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與常有異。相引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迥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殿遙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

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則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問贊者曰。此爲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卽仲由也。性彊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卻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則達舊所。若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旣而詣衙。投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爲異。拘執李順以爲妖妄。欲加嚴刑。復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詣賓位。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慘然默坐良久。了然自憶廣桑之事。以爲非遠。厚禮遣謝李順。自是恭默謙謹。克保終始焉。

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爲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釋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辯。容狀佳麗。旣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徵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卽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疎薄。時或忿恚。歸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卽足矣。鎬末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旣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乘。

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爲恨矣。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殺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卽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散麵。漶麵堆鹽積鼓。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旣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跡往來。皆二三尺。纔知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十年資糧。留於山中。少室在高山西十七里。從東南上四十里爲下定思。又上十里爲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聞食香。買蒸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飯。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而食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而爲石矣。

費冠卿

費冠卿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公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以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編率不拘於時。捨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書末。責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而無報。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國書授闈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劈而棄之。費愈懼。徘徊而入。趨拜於前。劉忽閱。然顧之。揖坐。與語。日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詣店所。卽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卽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賓之所。令入閤子中。旣而閉門鎖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篲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陸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一更。忽有異香之氣。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卽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殺饌奇果。香聞閣下。費聞之。已覺氣清神爽。須臾奏樂飲酒。令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人間之曲。仙人忽問劉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某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自長安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卽得相見矣。卽命劉酌酒一杯。送閤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半盃。卽以階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

鄭某但令修行。卽當相見也。旣去。劉郎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方爭得一兩呷。劉卽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亦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

李峯

李峯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經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峯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敝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道。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峯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峯稽首載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顛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脈未滅。心影不偏。性質而好法。神勇而樂至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峯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峯說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術。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內景。不足以爲玄。鑿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受書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時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

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還。已失老母。但留麥飯數升於石上而已。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有相業。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終。

盧鈞

唐相國盧公鈞。進士射策。爲尙書郎。以疾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飾儼故。踰垣而入。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卽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康愈倍常。後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也。以君爲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今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此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土。常有月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揚歷清切。便蕃貴盛。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修鍊。世限既畢。佇爲蓬宮耳。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

三十許。盧公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矣。

阮基

阮基者。河內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松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碧琉璃。行樹端直。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載拜請退。卽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覩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沈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身微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奈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生津師遂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兼爲設蔬食。食訖令去。基載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尙煖。家人不卽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見黃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狀如臺府。至屏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倉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初別之時。言臨命絕時。必來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載拜跪受。題云。太上救苦經。令基讀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氤氳。久之。乃見一黃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號泣之聲。基乃還活。凝坐良久。追憶夢中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於世。復

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于濤

于濤者唐宰相琮之姪也。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一叟自門而進。直抵廳側小閣子。以詣濤焉。叟之來也。驛吏疑從相國而行。不之問。相國疑是驛中人。又不及詰。既及濤所憩。濤問叟何人也。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濤方將遠涉。深抱憂慮。聞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卽席。濤與表弟前祕書省薛校書俱。與之語。問其所能。云。老叟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敘之。請濡毫執筆。隨語記錄之也。如是。濤隨叟所授數章。詞多隱密。迨若謠識。亦敘相國牽復之事。因問薛校書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則止。其有官職。雖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濤又問某京中宅內事。可以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賓客名字。一一強識。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濤亦審其諦實。皆書於編上。荏苒所載。已是數幅。相顧笑語。卽將昏瞑。濤因指薛某香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初隨語書事。心志銳信。及聞此姬。亦有好官。訝其疎誕。意亦中怠矣。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寄箸下酒一壺。可五斗。因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爲請。卽以銀盃授之。令自酌飲。頃之酒盡。已昏晦矣。遂以銀盃枕首而睡。時蚊蚋盛。無有近叟者。及旦。叟唯銀盃在焉。方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卽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來賈販。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爲副使。相國尋亦北歸。薛校書佐江西賓幕。知袁州軍務。值用事之際。掣家。

之閩。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終山中。無求闔器之所。托一村翁。輟其壽棺而瘞。斯棺裝漆金彩。頗甚珍華。既瘞之後。方驗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賓客小童。牽銅龜遊戲之事。無不驗者。

釣磯立談

史某

韓熙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故富豪頗好侈快。不爲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挺挺諒直。不爲權勢所喜。至譴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破遇。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無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茶。亦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交筆。手自繕寫。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後房蓄聲伎。皆天下妙絕。彈絲吹竹。清歌豔舞之觀。所以娛賓客者。皆曲臻其極。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鍇。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聚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聽翕然。以爲當懷。後主卽位。適會朱元反。叛頗有疑此客之意。唯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曾將命大朝。留不得遣。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宰見而憫之。爲白天子遣還。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彌事荒讖。殆於廢日。俸祿之數。不得充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顧左右曰。今將贈熙載以平章事。

前代嘗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例也。後主卽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諡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恩禮。少有其比。

唐闕史

高彥休

李處士

李文公。踰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謂曰。仲尼大聖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文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旦夕常有遺疾。沉困者。苟晏安。酖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噉食昏瞑。頃刻不糝。遍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十人。旣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鴛鴦義重。息裔情牽。不得已。解縲綬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當祈之。宜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竟受教。卽自草祝語。潔手書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炮。更深疲於毫硯。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旣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呼頓減。合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報。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間。

俳優人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誼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乃倡優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論。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爲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頗厚。

韋琛

昭義從事韋琛，幼年時尚在學院。冬節夜捧書以歸，及寢堂，絕無人。獨廚中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窺之，則鑪長數尺，而久復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於門，方見其家悉於外，寢營享奠之具。琛神色慘慄，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爲稚子妄語也。俄頃，廚中有主庖青衣就鑪作食，仍暎小兒於懷抱間。兒躑身索哺，因誤墜鑪中，沸油湧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則轉熾。蓋膏水相激也。乃雜擲毳毼茵毯之類，久之方滅。火滅兒已燠矣，闔室驚怖，爲之罷節。青衣亦以此發悸而死。

楊敬之

楊敬之之子，任江西觀察使。載江西應舉時，敬之年長，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日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旣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

往來以應斯夢。一日楊公祖客滿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有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於此哉。遂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朗。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令盡驅所行。置於庠序。命其子與之朝夕同處。是後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人情翕然。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惜。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方爲營辦。歸骨閩間。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者。夏首將闕。送於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題名。咸以族望題畢。楊閑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視。

路羣盧弘正

中書舍人路羣與給事中盧弘正。性相異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嘗言市朝。盧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日謀高臥。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族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盧將晏入。道過新昌第。路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鶴氅。篝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至。大喜。曰。適我願兮。亟命迎入。盧金紫華煥。意氣軒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潔。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盧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外任。路色慘曰。駕肩權門。何至於是。且有定分。徒勞爾形。家釀稍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俟吾決之路。又呼侍兒曰。盧六欲去。持早來藥糜。分二器。我與盧六同食。盧振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日犯冷。且欲遐征。家僕已食炮炙矣。時人間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邁。

各盡其性。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妓於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是以韋頗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爲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其術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於室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爲誠燃蠟炬於香前曰觀燭燃寸卽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歎持裙而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歎之聲俄頃嘆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脩迴生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而已逾刻燭盡及期歛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旣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漏沫權黠不必真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歿。

許道敏

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謁於相門相大稱其卓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僮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珮高譚極歡而罷無何時相數奏不稱旨移秩他

郡人情恐異。主文不敢第於甲乙。自此晦昧壞坎。不復振舉。繼丁家故。乖二十載。至大中六年。崔瑛知舉。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儼導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

王居士

有常樂王居士者。老年鶴髮。精彩不衰。常持珠誦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中。一日遊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欂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旬日齋錫。而至入京。乃託於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則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五。遭病甚危。衆醫拱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於賤期之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馳此錫。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於小壺中。齋緡而往。涉旬無耗。女則物化。其家始營哀具。居士杖策而迴。乃詬罵。因拘將送於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復來。請入戶視之。則殭絕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潤者。湧煙於其間。人不可邇。中平一榻。藉屍其上。褫藥數粒。雜置於頂鼻中。又以銅器貯溫水。置於心上。則謹戶屏衆。伺之。及曉。煙盡。薰黔其室。居士染指於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數粒。滴於唇吻。俄頃。流入口中。喜曰。無憂矣。則以纖纈蒙其鼻。復以溫水置於心。及夜。又執燭以俟。銅壺下漏數刻。鼻纈微噓。又數刻。心水微灑。則以前藥復滴於鼻。須臾。忽噉。黎明。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或許再來。竟不復至。後移家他適。不知所從。女適人。育數子而卒。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錙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於其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味墨斜翰。爲其先考所遺者。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大禍。然吾已請於陰貳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出於春明門外。逆旅備縑帛。隨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瀟水橋。步及石岸。見黃衣者。卽置於前。禮祝而退。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卽挈縑以歸。急理家事。當爲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合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止於春明門外。矜嚴不寐。俟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瀟橋。唯恐無所觀。至則果有一物。形質詭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驚喜。捧縑於前。祈祝設拜。不敢御顧。疾驅而回。返轅相慶。以爲幸免矣。獨有僕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復有擲書者。僕夫立攜之。乃鄰宇之導青襟者。啓其絨札。蒲蠟味墨。如初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則狀始末。訴於官司。詰問具伏。遂寘於法。時李常侍叢爲萬年令。訟牒數年尙在。

鄭澣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自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之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游鄉里也。澣然之。而澣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鄭孫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態。訛俗。矯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是猶憐子力田。敝衣。必能知艱於稼穡。奈何鬻浮。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

邪。因引手請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澣盡食之。遂揖歸賓闕。贈五緡而遣之。

趙和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僞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北莊。俱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鏹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齋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齋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且以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知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安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寘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齋牒至淮壩。曰。有嘯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跡。未甚知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證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實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稱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細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司鍛成者。趙

宰大喜。卽再審其事。謂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慙懼失色。祈死廳前。趙令楷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崔碣

尚書博陵公崔碣。任河南尹。懲姦剪暴。爲天下吏師。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檝於彭門。值龐助作亂。穿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戕於盜。帑其貨矣。洛城有楊乾夫者。善卜稱妻晨持一縑。決疑於彼。楊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爲端耆度視。六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邪。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刼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卽又勉之曰：「陽烏已晚。幸擇良辰。清旭更問。當爲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哀。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爲誠言。無巨細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竝獨而衷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納。夕則飛礫以懼之。晝則擊寇以危之。次則役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旣遂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樂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憝就擒。外脇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冢爲信。縱歸田里。可久髡髻而返。瘡痍疥穢。丐食於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飢寒。循路哀叫。漸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揖認。則訶杖詬辱。僅以身免。妻愕眙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堪其冤。訴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

辨姦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繫，殆將溢盡。命絲未絕，洛尹改更，則銜血齋冤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鞫吏，得以肆其毒於簧言。且曰：以獄訟舊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臙配邑之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眚流血，兩目枯焉。時博陵公伊人燕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攪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鞫吏同楛其頸。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尙夥，而鞫吏賄賂醜跡昭焉。既捶其脇，復血其背。然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離畢作冷，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相慶。有出涕者，沉冤積憤大亨，嗚於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擬諸。

唐撫言

王定保

李回

大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謩。謩深銜之，會呂中回爲刑部侍郎，謩爲御史中丞，常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閣門。謩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於此？回應聲曰：經（音頸）如今也不送，謩爲之色變，益懷憤恚。後回謫刺建州，謩大拜，回有啓狀，謩悉不納。既而回怒一銜官，決杖勒停。建州銜官能庇徭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不恚於杖，止恨停廢耳。因亡命至京師，投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亭午憩於槐陰，顏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詰之。其人具述本志，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見魏導，騎白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卽如所誨，望塵而拜，導騎呵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魏聞之，倒持塵尾，敲鞍子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

宅於是爲魏極力鍛成大獄。時李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獄。卻回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韓偓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帝面許用偓爲相。偓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須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歎。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輕佻。贊又有嫌。贊乃馳入請見於帝前。具言二公長短。帝曰。趙崇乃韓偓薦。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與大臣爭。帝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闕。故偓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病休看九局棋。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搖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濟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堵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爲若卽席而就者。旣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帥旣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俟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身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宏詞科。昭範乃度文使楊嚴懿親。及宴

席。帟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宴於曲江亭子。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進士同日有宴。都人觀者甚衆。飲輿方酣。俄視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傍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箠振築。佐酒。諠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於地。敕使亦爲所箠。既而奔馬而反。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坐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阿誰有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然當爲擒矣。後旬朔。坐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牛僧孺

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時。僧孺亦及門。二賢覽刺。忻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進退惟命。一囊猶寘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謀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戶稅一廟院。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

曰不敢衆聳異之。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耳。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爲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尅。敬驪然曰。我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而執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俗傳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

李固言

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性質厚。未熟造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譁戲。以固言不閑人事。俾信趨揖之儀。候其磬折。密於頭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居儻。固言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爲右常侍。於時朝中薄此官。號曰貂脚。頗不能爲。後進延譽。固言始以所業求見。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許常侍。固言果詣之。孟容謝曰。某官緒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亦藏之於心。又略頭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知禮闈。乃以固言爲狀頭。

李主簿

唐方干。恣態山野。且又免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

傳杯。龍邱目有翳。干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謂人象。令云。措大吃酒。點監軍將。吃酒點將。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吃酒。點監下人。吃酒點鮮。干嗜鮮。只見半臂著欄。未見口唇開跨。一座大笑。

姚涓

唐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涓爲學士。晉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涓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涓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涓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涓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裴度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質狀眇小。相不入貴。屢屈名場。頗亦自感。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特造之。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爲君細看。公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攜往寺門。始闢。視昨日婦人疾趨而至。慙聲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貴人假得玉帶二。屛帶一。直千餘緡。以賂津要。不幸失去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憫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昔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極人臣。

李賀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璿。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賢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璿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虜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東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時著辨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卯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去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聖顏公識我麼。我心唯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馮子莫嫌彈缺恨。寧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薛羅。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待如公卿禮。旣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

言巴天耶。肇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遑飲酒一器。憑欄嘔噎。須臾卽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

盧鈞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視鈞之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開宴。鈞未辦醪。率撓形於色。於是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幾郎可以處分。最先合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旣而將覘之。給而命之曰。爾若有技。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地。次卽徐圖。其僕唯然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彊爲觀之。旣而及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忻然。又曰。會宴處卽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第請選日。啓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爲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暨宴除之日。鈞出。於是俄視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醪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反。始去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頽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也。

令狐絢門僧

令狐趙公絢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鎮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

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與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懿宗面許功成。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却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卽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

進士讖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唯尙書省亭子存焉。進士開讖。常寄其間。旣撤饌。則移樂泛舟。都爲恆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顏。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東榻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幕。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爲大京兆尹。楊知至將攜家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已爲新人所假。能答書曰。已爲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李景讓中榜。於時上在諒闇。乃放新人遊宴。率常雅飲。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寶歷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於陵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而大宴於新昌里第。於陵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翊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鴛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傅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醲醑。汝士其日大醉歸來。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盧求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子壻。先是翱典合肥郡。有一道人詣翱言事甚異。翱後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妹壻。由是頗以爲嫌。因訪於道人。言曰。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索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斟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卽整衣冠。北望而拜。遶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卽開小卷。詞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爲狀元。黃駕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翱領襄陽。其人又至。翱愈敬異之。謂翱曰。鄙人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之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尙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皆爲將相。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願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旣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驥尾。五更風小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之矣。考校取檢。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遂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詞或不典雅。與衆詳之。若何。皆曰。唯權出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陰求昂瑕。他日。昂杲摘權章句小疵。榜於通衢。以辱之。權拱而前。謂昂曰。禮尙往來。鄙文之不臧。旣得而聞矣。而執事昔以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老耄。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謂權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復不受。囑請及有勢位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伏多士。奉命禮部侍郎專知焉。

顏標

鄭侍郎薰。主文舉。人中有顏標者。薰誤謂是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賤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寒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程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楊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門。詢之所試。程探靴鞞中。得賦。

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册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新賦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於是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云：出榜重收。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己，專馳一介，取原本，既至，將啓緘，尚有髮色。及視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五老榜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寒詔，各授校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年亦俱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

溫定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醞，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復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鶴首。旣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輿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

膝脛極偉而長毳。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王播

唐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後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罩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未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玉堂閒話

范資

馮宿

馮宿。文宗朝。揚歷中外。甚有美譽。垂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懽心焉。一日晚際。中尉封一合送與之。開之。有結巾二頂。暨甲煎而藥之屬。時班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爲信。馮大喜。遂以先呈相國楊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楚鮮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韉照地。無與比。馮以既有的信。卽不宜序班。欲窮極稱愜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按。則僞爲不知。比就果有按。謁者捧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執敕。聲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旣而大呼曰。蕭傲。馮乃驚仆於地。扶而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爲人。似非沉靜。蕭傲方判鹽鐵。朕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

薛昌緒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稟自天性。飛文染翰。卽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

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韓房。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帥統衆於天水。與蜀人相拒於青泥嶺。岐衆迫於輦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之掩襲。涇帥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速促之。辭在草菴下。藏身口。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提上鞍轡。捶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此蓋人妖也。秦隴人皆知之。

振武角抵人

太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軍師王卞。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鄴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於席上。忽起告主帥曰。某揆得此人。主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廚。少頃而出。遂掩縮衣服。握左拳而前。魁岸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憚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盟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遊。曾於道店逢此人。纔近食案。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廚。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耳。有邊岫判官。目覩其事。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應進士舉。下第。南遊洛宮。因之峽州。尋訪故舊。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書。訖。忽見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慘之容。坦遂詰其由。樵夫濡腴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

先遷沈疴。歷年不愈。昨因入山採木。經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變。恐人驚悸。謂鄰母曰。我之身已變矣。請爲報夫知之。及歸。語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請君託鄰人舁我置在山口爲幸。如其言遷。至於彼。逡巡忽聞如大風雨聲。衆人皆懼之。又言曰。至時速迴。慎勿返顧。遂敍訣別之恨。俄見羣山中有大蛇無數。競湊其妻。妻遂下牀。伸面復屈。化爲一蟒。與羣蛇相接而去。仍於大石上摔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種李氏在焉。

南州

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賣益都監軍使書案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卽彼中車馬也。泊至近州。州牧亦坐籠而迓於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略謁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衛各相去十餘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齋。大校三五人逢迎極至。於是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筯和調。在醃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爲聖葷。若無此一味者。卽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蟲。如今之刺猯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多。

新羅

軍使西門思恭常銜命使於新羅。風水不便。累月漂泛於滄溟。罔知邊際。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疇物景。登陸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異。聲如震雷。下顧西門。有如驚歎。於時以五指撮而提行。餘里入一巖洞間。見其長幼羣聚。遞相呼集。競來看玩。言語莫能辨。皆有歡喜之容。如獲異物。遂掘一而寘之。亦來看守之。信宿之後。遂攀緣躍出其坑。逕尋舊路而竄。纔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使以手攀其船舷。於是揮劍斷下三指。指粗於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纜。舟中水盡糧竭。經月無食。身上衣服嚼而啗之。後得達北岸。遂進其三指。漆而藏於內庫。泊拜主軍。寧以金玉遣人。平生不以飲食客爲省。其絕糧之難也。

選仙場

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昇。學道者壇於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齋醮。焚香祝數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誠端。簡立於壇上。餘人皆摻袂別而退。遙頂禮顧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踞五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年一兩人。次年有高者合選。忽有中表問一比丘。自武都山往與訣別。比丘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唯重此藥。請密於腰腹之間。慎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大覺山巖臭穢。數日後。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間。蓋五色雲者。蟒毒氣常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

崔稅

晉太常卿崔稅遊學時。往至姑家。夜與諸表昆季宿於學院。來晨姑家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羅拜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再拜而退。既寤。盥櫛束帶。至堂省姑。見缶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計。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於姑。其述所夢。再拜請之。姑亦不阻。卽命僕夫寘於器中。躬詣水次放之。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居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弟子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近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色。遂囑其乳媪。別灑掃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遂升榻就之。其婦人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卽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羣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聲鼓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

陳癩子

唐營邱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衆目之爲陳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箠。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甚至。言增添。則白眼相顧耳。有遊客心利所嚮。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費五緡。客將

起。又問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漈漈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憚。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顛者何岸高不敏。見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於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篋白箒者數輩。伶倫曰。詩曰。三十年來陳懶子。如今始得碧紗幃。遭大詬而去。

齊州民

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劉十郎。以鬻醋油爲業。自云壯年時窮賤至極。與妻傭春以自給。忽一宵春未竟。其杵砻然有聲。視之。已中折矣。夫婦相顧。愁歎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婦前視。且驚且喜。自是因穿地。頗得隱伏之貨。以確杵爲神鬼所賜。乃寶而藏之。遂棄春業。漸習商估。數年之內。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婦神其杵。卽被以文繡。置於匱匣中。四時致祭焉。自後夫婦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漸衰。今則兒孫貧乏矣。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內晏清。多變服私遊寺觀。民間有奸猾者。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綾千匹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就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引二一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肖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遣之而去。逡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問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聽。於是啓

櫃罄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日早於朝門相覓，可奉引入內，所酌不輕，假服者遂跨衛而去。僧自是經日訪於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人之黨焉。

竹實

唐天復甲子歲，自隴而西，迨於褒梁之境，數千里內亢陽，民多流散，自冬經春，飢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飢民採之舂米而食，珍於粳糯，其子粗，顏色紅纖，與今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於溪山之內，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競置陶廩而貯之，家有羨糧者不少者。又取與葷茹血肉而同食者，嘔噦如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萬谷，並皆立枯。十年之後復產此君，可謂百萬圓顛活之於貞筍之下。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瀆貨靳食，癖好博弈，邑寄張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無厭倦。然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來對棋，如是日，日早入晚歸，未嘗設食於張，不勝饑凍，潛知之，時入蓋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別云極是叨鐵，出何文譚，急令追之。既至，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意安在？張復款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耶？曰：不知。曰：還見治爐家置一鐵積長杖乎？只此是爐中猛火，炎熾鐵汁或未銷融，使此杖時時於爐中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是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入室話於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日自入撞猛火了，却出來，凡靳食倦客之士，時人多以此諷之。

灌園嬰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問。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爲業。只生一女。當爲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言。懷抱鬱快。然未深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卽以細針內於頤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已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卽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爲己女。恩愛備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成長。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爲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晦。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爲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間。卽以藥封腦上。自頂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

無足婦人

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繇帶已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於獨車。自鄴南遊浚都。乞丐於市。日聚千人。至於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

後京城獲北戎間諜。官司案之。乃此婦爲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

王暉

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絕其水路。城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告神祇。及寤。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常有美泉。言訖而去。王亦驚寤。遲明。且命舂鍤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有泉流。居人飲之。蒙活甚衆。岐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將坐俟其斃。王公命汲泉水數十罌於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疎勒拜井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

不調子

有不調子。恆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翫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捨。檝登途。果羸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貰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僂僂貫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鱸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鱸沽酒者。蓋爲杜詩有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而翫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

趙聖人

僞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爲性凶悍。

至後主時爲一二貴人擠抑。久沈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於朝門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探一匕首。擲於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殺此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爲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而退。王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聞話其事。

房知溫

故青帥房公知溫。少年與外弟徐某爲盜於兗鄆之境。晝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間。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主。宜緩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曰。然。房曰。吾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在此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尚在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則知晉書說魏陽元聞鬼。以三公呼之。爲不謬矣。

劉崇龜

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自哲。稍殊於稗販之伍。泊船於江岸。上有門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豔態妖容。非常所覩。亦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乘便復言某黃昏當詣宅矣。無難色。頷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啓扇伺之。比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盜乃謂其見擒。以庖刀刺之。遺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覺。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戶。即踐其血。怯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鮮血之氣。未已。又捫着有人臥。遂走出。徑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餘里。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陳狀之。主者訟窮。詰岸上居人云。其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徑發。即差人追及。械於圍室。拷掠備至。具

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庖刀納於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於毬場。以候宰殺。屠者既集。乃傳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諸人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令詣衙請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一屠者在後。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以何人刀。卽曰。此合是某乙者。乃問其住止之處。卽命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乃以他囚之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旦夕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一兩夕果歸家。卽擒之。具首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獄。可謂明矣。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爲務。臨洮已西。至於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爲荒徼。其間多產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純黑。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重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齧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犬逐之。俟其奔迸。則毒其矢。向便射之。泊中鏃。則挈鍋釜。負糲糲。躡其踪。緩逐之。矢毒既發。卽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肉數千金。新鮮者甚美。縷如紅絲線。乾寧中。小小之獵。遇牛羣於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墮累。累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於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擔之不盡。

殺妻者

聞諸耆舊云。昔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具在。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

聞之。遂執培而入官。承行加誣云。爾殺吾愛女。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泊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廿其一死。款案既成。皆以爲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誤舉典刑。豈能追悔也。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道。孰忍殺妻。況義在齊眉。曷能斷頸。縱有隙而害之。盡作脫禍之計也。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讞義。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慎擇司存。移此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以平人待之。鍵戶棘垣。不使繫於外。然後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去處文狀。旣而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昇過。囚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女首級。遂將首對屍。令訴者驗認云。非也。遂收豪家物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棄市。吁。伍辭察獄。得無愼乎。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漁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迤邐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莓苔裹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爲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欻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顰面衆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卽語是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密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爲建祠壇於潭上。

杜悰

杜悚未達時。游江湖間。值一程稍遙。昏暝方達一戍。有傳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懼而卒。驛將見悚骨氣非凡。內思之。此或貴人。若宿而無恙。必將相也。遂請悚舍於內。供待極厚。至夜分。開東序隙舍。洵洵如千萬人聲。悚取紙大署己之名。繫於瓦石。擲之。喧聒之處。其聲卽絕。又聞西序復喧。卽如前擲之。尋亦寂然。遂安寢。遲明。驛吏問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貴。以束素餞之。及大拜。卽訪吏擢用。

歐陽璨

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迴。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鷲獸。生怖懼不已。旣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於面前。裁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生恐悸尤極。口常諷大悲神咒。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數遍。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自爾昏暝。則不敢出庭戶之間矣。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

目老叟爲小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於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欲啜方劑。有閹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人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僂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騷。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於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僂僂者。卽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斯嬰孩矣。

賀氏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於郡。賀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慙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備織以資之。所得備直。盡歸其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陵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

崔鍊師

晉州女道士崔鍊師。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車一乘。備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日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鍊師處。租

來。官司召鍊師并執之。太守欒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鍊師我之姪女。何罪而執之。夢覺。召鍊師。以夢中之言告之。鍊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而死兒復活。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鍊師入京。仍釋道士往晉州紫極宮修齋焉。

葛氏婦

堯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子。其神甚靈異。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有如侯王。卽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宋梁時葛周鎮。兗部署。嘗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踏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恠。卽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呵噫。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卽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遂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白項鴉

契丹犯闕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曰白項鴉。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襲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爲男子狀。戎王召見。賜錦袍銀帶鞍馬。署爲懷化將軍。委之召輯山東諸盜。賜與甚厚。僞燕王趙延壽召問之。婦人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鞬。日可行二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其屬數千男子。皆服役之人。問有夫否。云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聞者無

不嗟憤。旬日在都下乘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馬從之。此人妖也。北戎亂中夏。婦人稱雄。皆陰盛之應。婦人後爲兗州節度使符彥卿戮之。

村婦

昭宗爲梁主劫遷之後。峻奉諸州。各蓄甲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之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旣倉猝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縛之。罄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苕荳子。其婦女多取之熬搗。一如辣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腰下拔劍掘地。曰馬入地下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仆。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斷其頸而瘞之。其馬使人逐官路。筆而遺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敗易。方洩其事。

真陽觀

新浙縣有真陽觀者。卽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爲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內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內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卽十二屬也。爐頂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著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搯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卽蜚於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懼。卽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留。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尋之。却至舊觀。道俗目之爲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偃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蜚下醮壇前。其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

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蠶矣。

許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值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泊至公署。使者引人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勿窺吾簿。吏既出生。潛目架上有簽牌曰。人問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遂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於仁忠名下。註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者而行。忽見一婦女形容顛顛。衣服縷縷。抱一孩子。拜於道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寒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闕。爲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牌粟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實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註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寐中辭謝而去。朱果爲金吾將軍。顯晦之事。不差毫釐矣。

鄒僕妻

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溫移職於徐。亦綰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獨與妻

築驢以行。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獲免者。其日與妻偕憩於陂之半。雙柳樹下。大咤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初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略無所施。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於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毫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其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適遭屠戮之狀。總首聞之。潛召其徒。俱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毫城。咸棄於市。其婦則返襄陽。還削爲尼。誓終焉之志。

東柯院

隴城縣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窗可以來風。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異起。空中擲下瓦礫。扇揚灰塵。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裝道具。有時失之。復得有道士者。聞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門。於殿上禹步誦天蓬咒。其聲甚厲。良久失其冠。人見其空中擲過垣牆矣。復取之。結纓而冠。誦咒不已。逡巡衣褫帶解。袴並失。隨身有小樸。貯符書法要。頃時又失之。道士遂狼狽而竄。累日後。鄰村有人於藩籬之下掘土。獲其樸。縣令杜延範。正直之人也。自往觀之。曰。安有此事。至則箕踞而坐。妖於空中拋小書帖。紛紛然。不知其數。多成絕句。凌謔杜令。記其一。二曰。雖共蒿蘭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綠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憐木邊土。非兒不似女。瘦馬上高山。登臨何自苦。延範覺之。亦遽還。其不記者。絕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緯。恃其血氣方剛。往而詬詈。至則爲大石中腰而迴。

葛周

梁葛侍中周鎮堯之。嘗遊從北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培。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日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眄於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俱俯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卽攪辮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大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於爲人之妾耶。令具飾資粧。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卽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噫。古有絕纓盜馬之臣。豈逾於此。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

鄭昌圖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侍郎昌圖。未及第前。嘗自任以廣度弘襟。不拘小節。出入遊處。悉恣情焉。泊至輿論喧然。且欲罷舉。其時同里有親表家僕。自宋臺莊上至。告其主人云。昨過洛京。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某遂與同行。至華嶽廟前。二黃衣使與某告別。相揖於店後面。謂某曰。君家郎君。應進士舉元。僕曰。我郎主官已高。諸郎君見修學次。又問曰。莫親戚家兒郎。應無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

榜之使也。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抑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窺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記之，遂畫其地。曰：此年狀頭姓偏，榜有卅名兩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榜亦有此卅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遂訪岐副具話之，且勉以就試。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畫點皆同。

高輦

禮部貢院凡有榜出，書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註陽受，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跡耳。此名鬼書也。范質云：未見故實，塗說之言，未敢爲是。嘗記末應舉日，有登第者相告，舉子將策名，必有異夢。今聊記憶三數夢，載之於此。高輦應舉，夢雷電晦冥，有一小龍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輦得之，占者曰：雷電晦冥，變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將來科第其十數矣。及將放榜，有一吏持主文帖子至，問小吏姓名，則曰：姓龍，詢其名第高卑，則曰：第十人。又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著屐，於臥榻上躡蹠而行，旣寤，甚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於臥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見榜，乃狀元也。王汀應舉時，至滑州旅店，夢射王慎微一箭而中，及將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當爲第六人。及見榜，果如所言。或者問之，則告以夢。王慎微則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質於癸巳年應舉，考試畢，場自以孤平初舉，不敢決望成名，然憂悶如醉，晝寢於逆旅，忽有所夢，寐未叱問，有九經蔣之才相訪，卽驚起而坐，且告以夢。夢被人以朱筆於頭上亂點已牽一胡孫如驢許大，蔣卽以夢占之，曰：君將來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問其說，卽曰：亂點頭者，再三得也。朱者是分明也。胡孫大者爲猿，算法圓三徑一，故知三數也。及放榜，卽第十三

人也。

陳琬

陳琬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於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縵。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略相面焉。在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檀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輪車。常畏大道覆。止若閭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於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尙之介僻也如此。

高駢

江涇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卽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寒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恆如飢渴。監刑者卽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唯善醫大風。駢曰。可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

爲上客。

田令孜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爛方脈。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鑊。日夜剉斫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來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齋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付者。獲利甚極。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逼。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親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人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迴。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懼其嚴難。不復取去。遂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餅子。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爲蕃王挈歸塞外矣。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整屋縣。貞觀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卽神堯故第也。今爲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泊清秦東。赴依瀍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沈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陵縣又有神堯先世莊田。今亦爲宮觀矣。有栢樹焉。相傳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卽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迴。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

江陵書生

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數百年前。此州忽爲洪濤所漫。未沒者二三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爲。忽有人自之。曰。州之郊野間。有一書生。博讀甚廣。才智出人。請召詢之。及召問之。此是息壤之地。在於南門。僕嘗讀息壤記云。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恆。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於穴中。以塞其水脈。後聞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已毀損。荆帥於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誌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

開元天寶遺事

鸚鵡告事

王仁裕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固色。與隣舍兒李弁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弁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泊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囚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官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弁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弁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傳書驚

長安豪士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商人任宗。爲買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視堂中。有雙鷺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鷺曰。我聞鷺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付書。投於我婿。言訖。淚下。鷺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鷺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慙慙憑鷺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鷺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視一鷺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鷺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鷺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稽神錄

徐鉉

食黃精

臨川有土人。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饑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卽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恆食。久之遂不饑。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卽飄然而去。或自一峯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卽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卽黃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

陳璋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至少選。卽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忍。卽殺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圜人竊具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圜人以告。張復召語之曰。爾旣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齧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馬亦悲鳴而死。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邪。頃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見。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類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視之。巫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卽具酒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羣臣皆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已復遇使風得歸。時賀德儉爲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爲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爲余言。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唐遇前妻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訴於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卽爲具酒食。徧召親黨鄰里。問訊敍話如常。他人但聞其聲。唯夫見之。及夜爲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勵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去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殷勤辭訣而去。將及栢林中。諸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

張謹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輒覲粧盛服。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簪戶間。是日晚間。簪間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卽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謹嘗獨行。既有重齋。須得廉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請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旣而德兒亦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

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於同伴。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卽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丹青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親見之。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旣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卽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濡濕。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解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網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概杵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卽出。以杵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爲不可。卽命移杵。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杵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邏。巡夜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凰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於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於法雲寺。恆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瓊因彊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卽延入。設食甚。至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常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

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我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徐善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於豫章。楊吳之尅。豫章善之妹。爲一軍校所虜。旣定。軍校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舊族。不當與戎士爲婚。固不許。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卽詣楊都。求見吳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庭甚嚴。僭擬王者。布衣游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之。且卽遣騎迎之。旣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卽命贖歸於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辟爲從事。

吳延瑄

廣陵豆倉官吳延瑄者。其弟旣冠。將爲求婦。鄰有媒媼。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媼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及至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云是縣君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媼曰。聞君爲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媼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邪。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旣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邪。媼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瑄。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

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瑄之妻。卽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瑄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年可三十餘。其小郎年節少。未必歡也。其女卽言曰。夫妻皆繫前定。義如有合。豈老少邪。瑄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卽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金。二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卽命掘之。深尺餘。卽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鬃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應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如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蛇所嚙也。嫗曰。蛇豈食豬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卽相與乘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別。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卽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固辭得還。嫗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嫗至營葬。葬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爲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旣葬。復厚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至。婚後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實。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於建業。亦竟無恙。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尙遠。而饑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

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正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臙脂，宜以爲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遺之，具告其處。旣至，不復見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爲溧水令，相傳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審。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臂竟小偏，十餘年乃卒。

黃魯

徐三誨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裏人，年少頗白皙，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至，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旣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玉公，納我爲婿，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

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泊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塔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有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泊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泊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泊曰：『唯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於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葬於泊墓之北云。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徧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恆業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泝口場。無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

若訪人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爲設酒食賓敬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旦日能辱顧乎。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彥成因言住此久。無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菩提。彥成迴。始至秦淮。會吳帥殂。納杉板爲棺。以爲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大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復與交市。如是三往。頗獲其利。間一歲。復詣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訪其里中。竟無能知者。

桃林

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歐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於延義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宋氏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濱人物喧集。乃漁人得一大鼃。鼃見宋屢顧。宋卽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船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旣往。歛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尙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鼃耶。曰。然。曰。身卽鼃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爲水族。見囚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爲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者。命當溺死。名

籍在是。後數日。鳴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甚衆。宋氏之子竟免。

貝禧

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菱澗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綠衣乘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攝衣出迎。自通曰。降姓周弟十八。卽延入坐。問以來意。曰。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爲北朝判官。爾禧初甚驚懼。降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此。君無辭也。俄有從者持牀榻。食案帷幙。陳設畢。滿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殷判官至。復有一綠衣乘簡。二從者捧簡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君兼同奉召。卽以綠裳爲禧衣之。就坐共飲。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卽相與同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歸可復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旣出。周謂禧曰。北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卽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罷。醉臥。至曉。徧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錢帛車馬。饗饋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大屋數十間。卽

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數書廚。皆雜寶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廚簿書。最爲祕要。管鑰恆常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既去。禧開視之。書册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册。金題其上。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廚。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黑鈎之。至晚。周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卽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已禍福壽夭之事。至是昏然盡忘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菱澗村中。入室。見已臥於牀上。周殷與禧各就寢。俄而驚寤。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王延政

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且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爾夕復夢如前。村人曰。且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旣無他物。則負之歸。以飾牆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旣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

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旣卽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五昌，嫌隙大構。尅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構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肝饜告人乎？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玫時宿於潛山，司命眞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繹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繹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爲眞君考召也。雖意氣尙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其祕之。不旬日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旣罷，玫復謂繹然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日，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親見之。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爲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

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

華陰店嫗

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悶。會豫章郎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已云。凡旅行至此。未嘗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著鞋。詰責童僕甚喧。既即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無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劉處士

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恆與之遊。劉嘗賣銀與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

酬直且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患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爲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旣夜，滅燭就寢。劉牀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旣寤，唇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恆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鱸，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卽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卽獲魚數頭。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卽杖背二十，械繫於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爲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祝之術，爲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髻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吐，其腹遂合。蘇氏子旣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建安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見谿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可及山半，有大樹下有，大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小欹，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擋之，以

衣襟貯五百餘而歸。盡率家人復往。將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甕。欲以五百顧爾。正之餘。不可妄想也。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者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息。井中唯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數聞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

袁弘禦

後唐袁弘禦爲雲中從事。尤精算術。同府令算庭下桐樹葉數。卽自起量樹。去地七尺圍之。取圍徑之數。布算良久曰。若干葉。衆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葉。復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差小。止當一葉耳。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椀。弘禦量其廣深算之曰。此椀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聞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卽命貯大籠。籍以衣絮。鑰之庫中。至期庫屋梁折。正壓其籠。二椀俱碎。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府親見。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雙髻青衣女子。資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扃閉。自是夜夜恆至。有術士爲書符施髻中。其夜伴寢以伺之。果

見自門而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甚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塗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船窗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卽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紈然有聲。因爾遂絕。

王訓妻

王訓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祀我。當有益於主人。訓許之。乃呼林爲阿姐。爲人言禍福。多半餘歲。乃見形。白腰以下可見。人未常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爲人女。年未及笄。而天聞於地府。乃前生隱沒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爲神。以償此錢。訖卽生爲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爲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辭婉轉。殷勤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見。

徐明府

金鄉徐明府者。隱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崇龜從弟也。有妹爲尼。居楚州。嘗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勞瘦甚。且死。其姊省之。衆共見病者。身中有氣。爲飛蟲。入其妹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病者輒死。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疋。吾爲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翼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寤。遂輕爽。能食。異於常日。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卽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其絹。乃畫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魯思鄗女

內臣魯思鄗女生十七年。一日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恆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鄗自問其故。答云。已揚子縣里民之女。往歲建昌縣錄事某。以事至揚子。因聘己爲側室。君女卽其正妻。歲餘生此子。後錄事出。勞縣君女。因投己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所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鄗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贖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爲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其幡。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卽安矣。及其既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

廣陵木工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舉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踴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卽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尙未能

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苦，無爲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居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支叢

江左有支叢者，餘千人，世爲小吏。支叢獨好學爲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盤粉以下，叢見家人爲之，卽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又叢嘗夢至地府，盡閱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唯記其友人鄭元樞，云貧賤無官，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叢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恆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栢木造牀，几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賈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旣遠，風又益急，逃避無所。夜卽相與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了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栢木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

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人卽泊瓜步之明日也。

續仙傳

沈汾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色若四十許。人行如奔馬。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瓠。及曲竹杖。每醉騰騰挂之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拯人懸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石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明朝飲碧泉。樵人歌壘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詠其詩。有時行長安。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太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歎曰。此仙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自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柱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媼。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媼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媼言常聞已得仙矣。曰。汝歸爲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媼乃食桃甚美。頃之而盡。宣平遣媼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異之。傳聞於郡人。其後媼卻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中和年已後。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媼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媼。

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遂之昇林木而去。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鎊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諷，人間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卽與之。及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頰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魚，自烹以槌擊殺，煮之，擣蒜韭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擊楫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綵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總角雲鬢。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總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而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末，遍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於凡賤，眉間已灸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而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

靈物。必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與栗吃。俄一人於筵上取二栗付侍者。與可交令便吃。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問之。栗肉脆而甘如飴。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於船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失黃衣所在。但見峯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草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對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今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乃爲僧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密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素奉道。召之見。極以爲非常之事。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渢歎曰。此誠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至蘇州。以詰其實。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舫。謂墮江死。漉之無跡。妻子以招魂葬訖。王渢具以表聞。詔甚稱異。後可交卻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處。依然。可交食粟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痞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卽愈。後三十餘年。卽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之者。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善書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卽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天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歎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咏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珣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珣卽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二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旣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中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推終莫斷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爲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珣出相節制淮南珣以新節度使同姓名極用自驚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珣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珣字長二尺餘珣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

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遂聞於珏，乃以車轎迎之，置於靜室。齋沐拜謁，謂爲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情景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十六時，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曰：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練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練之事。珏復虔拜，因問寬所修何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糶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動靜息食，莫不有報。苟積德，雖在貧賤，神明護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對。珏師其胎息，亦不食。寬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聞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已尸解矣。

裴玄靜

裴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教以詩書，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女使侍之，必逐於外，獨居別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復不見人。詰之不言，潔思閑淡，雖骨肉常見，亦執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固不可，唯願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不果，是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育嗣，後爲上仙。遂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

不許爲君妻。請絕之。李言亦慕道。從而許焉。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未之敢驚。潛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鳳髻霓衣。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髻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答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仙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之道。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卽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時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溫縣供道。村李氏別業。

劉瞻

劉瞻（音潛）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瞻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乃問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彊學邪。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曰。山棲求道。無必裹巾。瞻遂了髻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初瞻與瞻俱讀書爲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變調之稱。俄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云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已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與余爲兄弟手足。所

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靜動。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唯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閼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中朝故事

尉遲偓

篆龍戶

古有篆龍氏。長安有篆龍戶。觀水卽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於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納爲華州刺史。納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納爲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爲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於瓶內。乃二鰍魚也。納怒曰。何以爲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鰍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數尺闊。其人止納曰。恐穴更廣。卽難制也。遂搦入瓶中。納方奇之。厚贈錢帛。攜歸壘下。

華清宮

華清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爲坐。及作芙蓉。僕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當時左右皆傳唱之。

鄭畋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遨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時。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污吾清境。不然。吾當

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閔念。及五鼓，免娠而殞。殯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盞酒酌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爲汚觸道觀，爲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五十許，此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一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事乎？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且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敗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二三年間，乃生敗，又數歲，妻乃辭去，自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李贊皇逸事

李德裕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峯茶可惠三四角，其人輒獻數觔，李卻之。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而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贊皇居廊廡，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搗子江中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及，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

宰相堂飯

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餽，飪食。

及數口。梳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

王酒胡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於上都。巨富。納錢三千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向擊寺。上曰。有能捨一千貫者。卽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巡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入

舊小說

丁集目錄

退士傳 種放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桑懌傳 歐陽修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書種放事 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書賈偉節廟傳 堯俞

洪偃傳 曾鞏

敘盜 曾鞏

雜識二首 曾鞏

東坡酒經 蘇軾

方山子傳 蘇軾

子姑神記 蘇軾

天篆記 蘇軾

舊小說 十 丁集目錄

舊小說 十 丁集目錄

孫少述傳 林希

趙延嗣傳 石介

錢乙傳 劉跂

玉友傳 劉跂

綠珠傳 樂史

楊太真外傳 樂史

李師師外傳 闕名

海陵三仙傳 闕名

姚平仲小傳 陸游

陳氏老傳 陸游

書包明事 陸游

書二公事 陸游

林靈素傳 趙與時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熹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燮

曹氏女傳 章望之

一是居士傳 鄧思肖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翱

北夢瑣言 四十八則 孫光憲

纂異記 四則 李孜

芝田錄 六則 丁用晦

甄異記 二則 戴祚

野人閒話 八則 景煥

洛陽搢紳舊聞記 八則 張齊賢

茅亭客話 十八則 黃休復

疑仙傳 八則 隱夫玉簡

雞肋編 十八則 莊綽裕

樂善錄 十六則 李昌齡

過庭錄 十則 范公稱

泊宅編 十則 方勺

閒窗括異志 三則 魯應龍

東軒筆錄 三十七則 魏泰

舊小說 十丁集目錄

舊小說 十丁集目錄

青箱雜記 六則 吳處厚

蒙齋筆談 四則 鄭景望

畫墁錄 六則 張舜民

游宦紀聞 六則 張世南

夢溪筆談 四十六則 沈括

墨莊漫錄 十八則 張邦基

侍兒小名錄 一則 張邦基

默記 七則 王銍

補侍兒小名錄 五則 王銍

續補侍兒小名錄 三則 溫豫

嬾真子 六則 馬永卿

歸田錄 十一則 歐陽修

志林 五則 蘇軾

龍川別志 十則 蘇轍

澠水燕談錄 十五則 王闢之

冷齋夜話 七則 釋惠洪

續世說二十九則 孔平仲
孔氏談苑三則 孔平仲
鐵圍山叢談十一則 蔡條
老學菴筆記十八則 陸游
雲麓漫鈔一則 趙彥衛
石林燕語十四則 葉夢得
避暑錄話十六則 葉夢得
清波雜志十二則 周輝
墨客揮犀五則 彭乘
續墨客揮犀二則 彭乘
異聞總錄二十六則 闕名
鶴林玉露九則 羅大經
儒林公議一則 闕名
隨隱漫錄一則 陳世崇
楓窗小牘三則 袁某
厚德錄八則 李元綱

舊小說 十丁集目錄

孫公談圃 五則 孫升

齊東野語 三十三則 周密

癸辛雜識前集 五則 周密

癸辛雜識後集 六則 周密

癸辛雜識續集 十一則 周密

癸辛雜識別集 二則 周密

志雅堂雜鈔 一則 周密

南部新書 三則 錢易

宣政雜錄 一則 闕名

朝野遺紀 七則 闕名

聞見雜錄 三則 闕名

諧史 七則 沈俶

昨夢錄 六則 康譽之

三朝野史 一則 闕名

談數 十三則 龐元英

清尊錄 七則 廉布

睽車志四則 郭象

藏一話腴一則 陳郁

文昌雜錄二則 闕名

錢氏私志七則 錢世昭

高齋漫錄二則 曾慥

寓簡五則 沈作喆

獨醒雜志十二則 曾敏行

梁溪漫志七則 費袞

四朝聞見錄十二則 葉紹翁

聞見近錄一則 王鞏

甲申雜記三則 王鞏

隨手雜錄三則 王鞏

玉壺清話十九則 釋文登

萬柳溪邊舊話一則 尤玘

江南餘載一則 闕名

江淮異人錄八則 吳淑

舊小說 十丁集目錄

舊小說 十 丁集目錄

鬼董十四則 闕名

嶺外代答七則 周去非

耆舊續聞七則 陳鵠

蘆浦筆記二則 劉昌詩

侯鯖錄三則 趙德麟

曲洧舊聞十七則 朱弁

中吳紀聞三則 龔明之

北窗炙輠十一則 施彥執

佩韋齋輯聞一則 俞德鄰

岳陽風土記二則 范致明

六朝事迹二則 張敦頤

松漠紀聞五則 洪皓

五總志一則 吳炯

夷堅志一百八十六則 洪邁

容齋五筆四則 洪邁

友會談叢十一則 上官融

可書一則 張知甫
碧湖雜記二則 謝枋得

舊小說 十丁集目錄

舊小說

丁集一 宋

退士傳

種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盡弃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悉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於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絲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尙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叢書。皆句句明白。剔姦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雅尙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於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邱。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悶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人不知其

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謂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手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右險地，多深山，而清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提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立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且。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漸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口。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

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雉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憚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祀汾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於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三公，侍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以不錄。然公之多繇，此以顯出入中外，爲時名臣。蓋當時廷臣奉使於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於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之人悉歸之，其權比今爲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某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此。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醜，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橫辯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蓋甚厚，非有激而爲者。方其少時，以明經動場屋，其爲吏以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公者，寇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父光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

旋踵輒致隕敗。顧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爲鄆令。聞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溫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士。果得公遺事。爲考其世而論之。

書种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而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而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成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卽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齎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之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家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己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

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爲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卽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爲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槩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爲槩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槩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賦畝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中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爲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壻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降君抑臣爲治也。而使人倫諄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效。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他公主之有舅姑者。蓋亦別居耳。蓋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息之滅亡。移徙尙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簫鼓豆牢。歲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閒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爲害。子曰。

嘻。來吾語爾。侯爲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歟。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爲邑之長。嚴爲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況公之英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爲奔走乎怪妖之庭。況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爲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活爾父母。奠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爲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洪渥傳

曾 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子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旣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

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任務樵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敘盜

曾鞏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絲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絲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爲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於孫僊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部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旣以蕩溺矣，屋廬旣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糶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埠之上，士有飢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旣足，導之旣明，則爲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旣盡矣，然後可

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予之於是盡心矣。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鈔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歷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

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蔭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蔭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于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

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于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明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于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薰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罄按。而非泓之。三日而非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

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籩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籩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麵，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簷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囚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子姑神記

蘇軾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筓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筓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蘇軾

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篋帶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

所在豈眞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侔。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旣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譏。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住。侔嗚咽自誓。牀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

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瀆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爲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任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俸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俸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卽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俸。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俸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俸初罷舉進士第。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嵩裔。五女。俸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疏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顧。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擔。寤體塗足。不避寒

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婿。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侂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錢乙傳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俶納土。曾祖贊隨以北。因家於郟。父顯。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

劉 跋

且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姑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顛顛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癘。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木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當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頗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痹也。周痹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剔之。果得伏苓。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極負。疊纍滿前。近自隣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乙方醉。曰。常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日果發癩。甚急。復

召乙治之。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常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洩，予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疆之子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墮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徧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日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乙爲方博達，不名一師。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卒孿瘳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於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嶺，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難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之。矧其

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玉友傳

劉跛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庾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冰。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卽壺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忤白之間。相與差擇。淘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齋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旣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聞。故人徐公爲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荆州牧盧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山東聞聲爭交驢。河間老人一見心醉。歎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醉中冰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隣。殆將有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旣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平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銜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侶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爲驢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旣覺之。因著爲令。盡取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於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

時既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踴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守，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常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驪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義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常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我良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稗販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沈於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郭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薊子訓、左元放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綠珠傳

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粵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粵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

交趾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園館。綠珠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密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且慚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擢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同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固止之。於是墜樓。而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唐里。近狄泉。狄泉在王城東。綠珠有弟子宋韓。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入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

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髮窄袖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劫奪遠使。沉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其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追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鼓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日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閨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

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撥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尙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懷慄。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三朝四。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因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天假之報怨。不然。何以梟夷之立見乎。

楊太真外傳

樂史

楊貴妃。小字玉環。宏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璩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

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卻顧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球。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靺。方孔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諛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曰。贈其父元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元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元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方奇貨。童僕駝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

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宮趨過者，或答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輿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元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鏡，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尙，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者數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

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愜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遣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甬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搃。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忽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若看女卻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紱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元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元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銜官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和之。與文武臣

僚於淩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張野狐篪。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遼遼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鑿成雙鳳。絃乃未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篋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游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人。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白欣然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

漢宮誰得似。可憐飛鷲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爲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鷲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武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鷲。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去。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視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繪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常璠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烟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鬢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鷲也。金谷人也。小鬢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

開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小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搖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白。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綽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藝。將呈詒。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鑲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元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吐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鷓鴣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使腹下有毛。

夜能明日走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三合。金平脫鐵面碗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肅尙孟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元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元珪。又拜工部尙書。韓國嬀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嬀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種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燦於路歧。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吉馬。闔侍歌兒。相望於道。及秦國旣死。獨韓虢與國忠久貴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從官嬀嫗百餘騎。柔燭如書。鮮裝炫服而行。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日秤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

百戲與綠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間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豬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官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士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元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毗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語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歛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鳴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以羅巾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視之，長號歎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敕元禮等入驛視之。元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

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元禮曰。未宜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適上元。欲夜遊。元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帥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皆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歔焉。上皇旣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

凭欄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宮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愆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與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基。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鳴鷄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獅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尙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悽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

雙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靴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后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許也。玉妃惘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禁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道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綉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

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李師師外傳

闕名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氈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棊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醢。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

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浴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塞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姍姍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復。勿怪。帝於燈下凝眄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爲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座。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攜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饅餠。餈諸點品。帝飲杏酥盃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斲。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顫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

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苜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鷓鴣盃。琥珀盃。琉璃盞。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飢飢寒具。銀餠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釧。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硯。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刺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良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闔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簾。鱗文蓐葉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碁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釧金條脫。

各二事。璣球一篋。毳錦數端。鸞毛繒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麩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啓豐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闞嬾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鴈贊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汎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

師師諛語。邦彥悉聞之。鑿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侍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海陵三仙傳

闕名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於天慶觀。常持一帚。供灑掃。盡力煩辱之事。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過者面之。公獨事之。無倦。忽於溺器得丹沙餌之。元吉委化。公之喪。以師禮。丐斂具於海安徐氏。葬之日。徐見公來謝。甫出戶。取金贈之。相望數

步而追莫及。實未嘗出也。自是常放言歌唱。默誦道書。絕飲食至數日。然供役未始乏事。茹蔬取黃葉者。自食曰。此先生菜也。春白粲奉衆。別貯糝稗與丐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來。號黑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吾無以謝爾。令爾邸暑無蚊耳。已而信然。會糧竭。道正。唐日嚴。晨命公督租於遠郊。既往矣。晡時見三清殿後枕筵臥者。公也。怪而問之。公曰。來早。米自至。詰旦果然。唐謂田丁爾。自運至甚善。皆笑曰。徐二翁終日程督不少休。何謂自運至也。日嚴大驚。始命名。置弟子籍。熙寧九年。以守金寶牌。恩度爲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裳。短褐力役如故。素不嫻書。忽作楷字。假度人經語。爲人言禍。福。有謁而不見者。有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者。有施而不受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斂殿堂籍。香紙肆筆。書置几間。明日來者取而授之。一不經意。悉醉所問。紙盡而人亦絕。元豐中。徐州獲妖人。辭連淮上。發運使蔣穎叔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邪。曰。然。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喫飯。日可幾米。飽便住。茹葷乎。茹葷。由此不疑。公素蔬糲。半歲前忽嗜鮮肥。亦勸道流食。至是乃省。穎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省刑。輒然而怒。公自捫背曰。瘤痛不能語。穎叔再拜曰。經云。神公受命。普掃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神公。故神公之名布天下。穎叔背有疣。盛怒則裂。而內楚。至不能言。他人莫知也。寢室附廚側。因爲闢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坐。有憂憤之色。俄穎叔來。不得見。竟日不出戶。左右問之。公曰。藥叉羅刹五百人。生於世間。亂且至矣。憲使范鏜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庸錢。不復作夢。江陰劉谷與公語於竈下。藉葷而寢。未旦。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見公坐。哆口瞪目。聞空中語曰。徐禱入蕃。直立死。呂惠卿食枸杞夾子。是時禱圖西邊。呂持母服。皆谷所善者。五年。禱有永樂之敗。呂常修敬。端朝冠以拜。公平視自若。顧曰。善。

守善守果黜知單州。相繼竄責。至紹聖甲戌而還。始悟枸杞之讖。且以善守爲戒也。七年郡貢士謁。行示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求書。示勅舒王三字。而勅字不全。且曰勅不須用人也。未幾薨。政和中追封王爵。八年東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三字。問學道之要。曰毋作官卽好。東坡領之。至登召還。泊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書。至南遷。遣子過來。亦不見。繼徙惠過海矣。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也。子由續溪寓訊求字。書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及歷侍從。至門下侍郎。實佐佑垂簾政。元祐末出知袁州。遣使問之。書曰十遍轉經。福德立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聞之曰。日者謂予。戍運多福。西運多厄。豈謂是乎。未至袁遷嶺表。幾十年而復。駙馬都尉張敦禮。圖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圓通大師。公不受。公書字示人。來者曰衆主觀者。因爲修造。計置檀以受金錢。月吉起鑰。間有端疋。非函隙可投者。知出神所得也。江都姚叟見持箒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箒在汝園中。隨指見叢竹如箒狀。往視已失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助役者皆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寢旬日。或問之曰。改元則出。是月改紹聖。郡人問鄉舉。曰陸侍郎至。滿城著綠。陸農師來守郡。次舉何昌榜。登科者甚衆。三年郡大疫。公局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口作緣事故爾。疫者飲呪水皆愈。居數月。淮陽人獻紫花石柱。四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適用。有老父謂常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取爲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值大風雨。舟師拱而慄。霧電中有物。擊舟行甚駛。一宿達海門。泊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箒入門。傍有識者揖之。遂隱。遺椽於其庭。生攜以至。視三官殿柱杪。亡一椽。卽所遺者。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徐海州告別。公曰。榮又貴。

也。自海移蔡，召入爲右丞，無爲湯氏繪公像供奉。公見夢乞其孫女出家，覺語其妻秦，秦惡之。他日女死，秦投像於江，會疫廢其左臂，湯請見公數之曰：爾棄我江，至長蘆，乃濟湯，慚負請死。繼潭商至，公笑曰：謝汝相救，商袖出像云：得之長蘆江中。哲宗未立，元子中宮遣寺人致禮，以問書。今日吉人，蓋徹廟諱也。元符中，鹽城時叟有請，告曰：爾亟歸。九月，中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暴客夜集其門，時悟出迎，設酒殺金帛慰遣，遂免陵暴。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數日。哲廟遺詔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擢望闕致敬。壬申詔曰：朕聞皇帝問道於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主，能遵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通夙慧，澹泊無爲，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隆褒命，益顯真風，亟其來思，毋執謙退。可特賜號虛靜冲和先生，令運使許彥致禮敦遣赴闕。至京師，館於上清儲祥宮之道院，屢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麻鞵，大條，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語祕弗傳也。許肩輿歷嬪御閣，投金珠盈其懷，公解帶委於地而不受。嘗小遣殿上人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公誕日，降香，設千道齋，賜五嶽金冠，象簡，密雲銷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勅書，令發運使胡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對曰：業龍爲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鐵符，龍震死而鹽復。五年告歸，大觀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真求贊，書曰：身色不自在，猶如脆瓦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受胎，籍如空裏月，輪轉幾千回，掉頭不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頗不常作，而援筆立就，略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首，大方問之，公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覲邪？遂以聞。是日詔建仙源萬壽宮，及有召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闌，謂觀者曰：二翁不來矣。蔡京素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覆於地，問終身曰：東

明及將死於潭之境。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寺也。是歲令侍童理髮。或旬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二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悠悠。不如歸休。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丁酉。劉先生解化。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晨夢人叱云。起。天帝召神公。亟起問訊。無恙也。日暮。公擎手叩齒。四顧長揖。已曲左肱而臥。白氣自頂出。西北去。空中聞鶴唳。公逝矣。壽七十有六。值歲早熱。氣已蘊隆。七日而斂。四體可屈伸如生。異香達於宮外。上聞。駭嘆久之。贈大中大夫。委內侍劉愛等視喪。歸本部給葬。用四品禮。九月庚申。葬城東響林原。宣和中。建昇真觀。以奉祀。初老農錢甲。每見公呼鄰舍。泊卜葬。惟響林兆吉。而未合制度。東畛卽錢氏也。錢悟舉地以獻。公三召至闕。以恩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父穎宣教郎。母張蓬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真觀。度劉崇仙。張貧女爲女冠。二人者。常至觀獻果實。公取二果噓而與食。遂辟穀。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每日有大施主。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真。書仙源萬壽。踰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擊柱嘆息。如有所恨者。泊仙去。上勅有司。促成新宮。至紹興辛亥。火於兵。無孑遺矣。公再召後。年七十餘。灑掃淨穢。無一日廢。郡人家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遷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憚見。每戒人曰。修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閱人不可備舉。至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得以避就。善惡可以消長。一見卽書。或示以言。隱而顯。簡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預求公字置像前。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公酌水使飲。至於三辭。曰不

可強矣。叱之曰：汝不能此。河中人奈何。陳泚頽錯愕不能對。遂入道。蓋嘗利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十千。公怒罵曰：竊三十千，汝以爲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爲盜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濮真病痿，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真，真不覺投杖而逃。錢媼至，公勞苦之。媼曰：髮白奈何。公手拂其鬢，皆變鬢黑。陳護女疾，公兩嚙其頸，復欲嚙女啼而走。公曰：冤不可解也。是夜縊死，視之，其繩三股斷其二，而一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或非雅素，夢授藥愈其疾。他時望見敝舊，其所夢乃公也。遇齋帑空無時，攜數百錢，胛首市蔬，斷輩意，積糴亡入戶。忽有盃水在地，踐之而仆，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形解後刻，檀像於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日有神光，仍墮淚，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禱於祠者，探籌以代公語，無不契合。祈陽雨若響答。雖亡猶存云。周處士名恪，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鬱不得志。既壯不娶，嘗從郡學，釋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仆地，不知人。閱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舁坐榻行數步，吾駭而呼，不覺其仆且久矣。因取儒衣書焚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顛異，人直以爲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家門前石生青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農負瓦木爲葺精廬，曰：向病亟，賴先生至，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爲推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逼卿監，不求改官者十五年。壽踰八十，蔡卞守揚州，遣使遺酒旬日，不授報書。賓至命酒寒酌，曰：喫個冷。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目端正乎。使反命，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掾吳令璋告別，迎呼相公，令璋心獨喜自負。既從調，乃相州工曹耳。宣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

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大漕與郡守勸駕。先生臥不啓戶。而危言譙京。不肯就駕。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曰。朕躬妙道。以宰制萬有。旌達士以表迪羣倫。庶幾清淨之風。不變澆漓之俗。爾精微自得。淳白不踰。守虛澹以爲常。損紛華而無累。宜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靜處士。視朝奉大夫。仍賜五品服。先生服命服。常自號赤局右僕射。燕服必衫帽破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食同之。賓至以水酌茗。或擲屋。苦煮水以啜。其甘如飴。親族相率攜酒。殺以謁。先生曰。何故無某物。對曰。無是。曰。物在某處。皆相視而笑。不能隱。先生音聲如鐘。不以詞色假人。皆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罵。不少卹。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戌。裴淵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於是且七十矣。攘袂詬賊。一卒擊其首。流血污衣。先生曰。恪血恪血。不得洗。須臾擊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數旬。無疾側臥而化。目不瞑。神光射人。燁如也。初發殯。重莫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略約兩夫荷之。初元祐中有陳豆。豆者不知何許人。披方毯。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於市。郡人朱醫見其死。瘞之矣。歷四十年。復至。朱識之。始以爲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見可人。卽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毯被。嘗與唐道人謁先生。笑語竟日。所言他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葬神公之西。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域。號三仙墳焉。

唐先生名甘弼。海陵人。爲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履。解衣濡水。滌橋。裸裎褻語。見者遭慢罵。家人以爲狂。囿於別室。悉毀臥具。爲坎窄。寢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

僅蔽膝。負敝衣於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彷彿井閭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于休咎。人始異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於地。或委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渠泥。啗之。得酒。或覆於几。又祭之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有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間。以飲食爲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於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資。則終日勝。酷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常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詈罵。先生不復往。數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燬。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遊者。亦憚其來。其來也必有異。晨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翻衽席。衣衾淋漓。頰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旣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甕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標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劫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於酷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膚容不霑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人問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閻羅。聞者憂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書曰。十三日硬齋。又問。書曰。十三日軟齋。蓋僞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於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於隙屋。張覺之。體已灼爛。案寢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搯燔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旣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葬嚮林原。歲餘。

後有鹺商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之於青城云。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賊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神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驛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願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青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驛。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甚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陳氏老傳

陸游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裙。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

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概。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書包明事

陸游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噫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二公事

陸游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亦薄贖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盃。辭不取。好強客弈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樹酒。右

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問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良齋。晨興烹豆粥菜羹一盃。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亦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盃。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弈棋。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林靈素傳

趙與時

林靈素初名靈龜。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龜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衛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素爲闕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魘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伽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臣兼兩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神霄凝神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震怒。指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常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大守閻丘顓。乞與織

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今温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熹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于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頗能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能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爲謀昏。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返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匭旁不忍。跣步離去。路人皆爲太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爲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己貲以遺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臥者。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返。日以爲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記。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尤不由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閒。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于時亦爲諸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

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勅。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窻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二千餘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罪。公爲變姓名。崎嶇遁逃。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屢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卽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及長。從先君游。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旣先卒。叔舅後公不逾年。亦卽世。今惟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劍之尤溪。而康國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王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己。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于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父。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游。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氏尙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有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淒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於此云。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 燮

紹興初，秦檜議和，割唐鄧遺虜，以襄陽三十里前爲境。三十二年，逆亮敗盟，自率衆兵渡淮，窺江，遣劉蕡一軍，由光化順流徑薄襄陽城下，亮意不在襄漢，但分兵使相牽，亮敗死，蕡亟撤去。唐鄧民開門納官軍。明年春，高宗視師建康，命中書舍人虞公宣諭川陝，然陝西之師非京西合勢，莫可進討，非京西屯守，莫可牽制。故陝西之勢，其重乃在京西，爲今日最急之策，宜速以重兵據碓山一帶之險，以保唐鄧。時王彥取陝西數郡，兵止六千人，屯商州。公奏乞駐兵唐鄧，令吳拱分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虜兵不得援長安，以萬人與王彥合力取長安。吳璘姚仲徐擁大兵震關輔，使陝右虜兵無援，可不戰遁去。會吳璘破大散關，進兵向西北，與虜相持德順，而吳拱乃被旨屯郢州。公又奏鄧去唐鄧數百里，緩急難以相應，且唐鄧無屯兵，恐京西虜兵無所顧忌，引兵向陝以助合喜，則吳璘未必成功，或使成功，用兵力亦倍，乞且令吳拱李道於襄陽歇泊，仍更兵戍唐鄧。若京西之虜分兵向陝，則令引兵擣其虛，未報。是歲六月，壽皇受禪，和戰議未決，論者多欲棄陝西新復州郡，公亦奏乞歸班，而吳璘在德順事急，約公會議，公至秦州，又具劄子與汪澈同申前議，乞以重兵據唐鄧，分兵二三萬人，由內鄉出商於，守潼關，焚大慶橋，與王彥合勢取長安。因長安之糧，可取河南，因河南之糧，會諸軍，可取汴，兵力旣全，饋運亦省。至于兩河，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無何，省符以公知夔州，繼破旨留吳璘軍前議事，又起赴行在，遂詔吳璘班師，盡棄陝西新復州郡，公還奏事殿上，以笏畫地爲陝西形勢，論辨甚悉，上憮然有悔意，以公知太平州，襄陽有警，再召公除兵部尚書，河北京西制置使，節制趙撙王宣軍馬，公陛辭，卽于上前論今新復州郡，雖陝西已棄，而唐鄧海泗尙存，唐鄧爲荆襄藩籬，且平原廣袤，實爲恢復勝勢所在。

決不可棄。既至襄陽，卽與諸將議城唐。時虜已遣使議和，必欲求割唐鄧海泗四郡。朝廷遣胡昉還聘，虜留之，聲言沙河造橋，襄葉置烽燧，必欲取唐鄧。公知虜恐我得唐鄧勝勢，則中原人心自歸，其憂大矣。故絕欲市和，以得唐鄧。于是章凡十餘上，乞不棄唐鄧。其後竟城唐公之城唐也。或言虜重兵壓境，公料虜自逆亮之殞，兵散馬多死，契丹渤海益張，兩河民日起，必無能爲公。乃行以數百騎出唐城，欲至赭陽，敗以安衆心。遣人伺虜，還言虜將蕭定遠聞官軍在唐，以四千騎走汴矣。公遂還唐鄧，聞士民爭持酒來獻，羅拜馬前，乞朝廷勿棄二城。公皆勞勉之，歡悅而去。會和議成，將割地，初公上章剴切，有云：「朝廷必欲割唐鄧，臣卽挂冠而去。至是遂上旬老之章，有旨赴闕，以戶部尙書韓仲通制置荆襄，割唐鄧海泗，以和變。嘗論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之從，蓋無以爲之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尙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安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倖，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忠肅虞公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乃專意保唐鄧，虜亦覺之，請和以求割地益堅，惜乎和則堅矣，而天下勝勢，孔明之所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未獲收其功也。因具著之，以明天下形勢之所在，俾後有考焉。」紹熙二年上元，眉山任燮述。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尙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其年

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于宋。長于宋。死于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巨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于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適歷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于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邪。又寧見有二父。

邪。此一是在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于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皆不越于斯。苟能深造。一是一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芻豢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于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于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于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迹及人門。癖于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有不能以一朝白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閒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游僧舍。興盡卽飄然。恬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爲仇讎。或癡如哆口。不語。瞳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游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哭。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書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一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于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真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一之理。則真識一是一之理。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謂識一是一之理。居士也歟。故作一是一之居士傳。

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

謝翺

每一動念。卽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眄。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瞻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漭浮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旣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游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游亦良偉。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矣。余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北夢瑣言

皮日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

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必斥乎經史。聖人之賊也。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不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苟卿。翼輔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韓愈乎。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幼攻文。隱于鹿門山。號醉吟先生。初至場中。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其如一日何。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爲錢鏐判官。

畢誠

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尙爲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爲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之。爲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恆相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缺。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除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王蜀僞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續。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爲楊會除馬長。以酌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侍。而博一虛名馬長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矣。

韋薛輕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爲荆南留後。時宰相韋說鄭珣。舅甥姻婭也。朱梁太祖時。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馬。常以歌筵酒饌。款待數公。日常宴聚。求取無恆。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高王單騎入覲。韋鄭二公。繼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達時變。復存舊態。薛澤除補闕。韋荆除春秋博士。皆賜緋。咸有德色。匆匆辦裝。卽俟歸朝。視行軍蔑如也。李載仁。韋說之甥。除祕書郎。劉誥。鄭珣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爾後韋屢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載仁遷延。自以先德遺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顯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誥無他才望。嗜酒。口受新命。殊無行意。日子高氏情敬不衰。然則美醜肥瘠之所引也。無何以疾終。高氏贍給孤遺。頗亦周至。未聞洛下有變。明宗入統。南方強侯。人耍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韋薛尙踰荆楚。明年保最嗣。裴李爲掌記。他日錄其長息。爲子壻。第三子皆奏官。一門朱紫。韋如也。劉誥三子。迭加任遇。三孫女適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祿食。亦足稱也。韋荊州幕而卒。薛澤攝宰而終。豈自掇乎。亦命也夫。

嚴遵美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閩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爲供奉官。袴衫給事。無乘簡人侍之儀。又云。樞密使解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楊復恭。辱宰相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榜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玄爲季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閩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未必俱爲

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大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李光顏

李光顏有大功于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嘉婿。因從容。乃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光顏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顏乃謝幕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選得嘉婿。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爲某女之匹也。卽擢升近職。仍分財而資之。從事聞之。咸以爲愜當矣。按光顏居鼎盛之朝。慮弓藏之禍。事常遠害。理在避嫌。豈敢結強宗。固隳本志者歟。與夫必娶國高。求婚王謝者。不其遠哉。

砂俘效

陳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號曰俘鬱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愚有親表。曾得此物。未嘗試。驗愚始遊成都。止於逆旅。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以。乃砂俘。與陳氏所說。信不虛語。李生亦祕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出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細也。

王珙

唐給事中王祝。名家子。以剛鯁。自任。黃寇前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桓江湖。甚有時望。及詔徵回。路經于陝。時王珙爲帥。頗兇暴。然祝將來必居廊廟。亦加禮待之。祝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列女

樂斂容白祝曰。某雖鄙人。叨忝旄鉞。今日多幸。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廁子姪之列。祝堅不許。琪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命將吏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悉投黃河。盡取其囊橐。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時祝有一子。行至襄州。亦無故投井而死。

韓定辭

唐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試幕客馬。或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巉塋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或詩雖清秀。然意在徵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或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如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援筆文不停輟。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咸欽其敏妙。遂傳於遠近。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舉。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鬚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囀羖之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

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之。」且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溫庭筠

唐溫庭筠，字飛卿，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紳薄之。李上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試詩義，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有名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帝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諍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耶？」帝曰：「非也。」謫爲坊城尉。其制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也。爾國公杜棕，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

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爐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爾公聞之。遺絹千疋。吳興沈徽云。溫曾於江淮爲親表。檣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爲舉人假手。侍郎沈詢知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於簾前謂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羅隱

羅隱顧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綯。顧雖離賈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風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內科盡處。竟列於尾株之前也。羅旣頻不得意。頗怨望。竟爲貴遊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亦可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

陳敬瑄

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卽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盃。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卮酒。拒而不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汚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玉兒爲齋粉。更衣出卻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恕之。其寬裕率皆此類。

南蠻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尙書作鎮。爲蠻寇憑凌。無以抗拒。高駢自東平移鎮成都。蠻猶傅蜀城。駢先選驍銳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嫗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啓。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影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詞甚清美。

向隱

唐天復中。成納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比鄰。隱攻歷算。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修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爲邱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修曰。此地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子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爲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卻作醫人。後果密敕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其事。成納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爲郎人雷滿所據。襄州舉軍奪之。以趙匡明爲留後。大梁伐襄州。匡明棄城自固。爲梁將賀環所據。而威望不著。郎蠻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潁州刺史。爲荆南兵馬留後。下車日。擁數騎至沙頭。郎軍懾懼。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醫。娶婦後。唯生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

天成二年丁亥，天軍圍江陵，軍府懷憂，溫克修上城，白文獻王，具道此，文獻未之全信，溫以前事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卽此程更遠，果在茲乎。

張勅

僞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莫敵也，建嘗以美言，詔之曰：西川號爲錦花城，一旦收剋，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鬪，出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卽不得恣橫，適來差張勅作斬斫馬步使，責辯於渠，汝輩不得輒犯，若把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卻，非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斂，然張勅胸上打人，推壘通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比也。

王建

邛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卽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於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至乖方，卽教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衙之，亦要姑息，蠻蜒憑凌，苦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峽之南，不立一墩，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爲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因斷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威

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竺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非奸細乎。

裴氏子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爲滄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違答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且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

吳行魯

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當執僕廝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盧耽表爲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川、山東二鎮節度使。初行魯之在東川也，厲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行魯欲延辟之，厲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剃面，而趨事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遮結束而追之。張雲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醜殺之。

陳僕射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

不與。邇後崔公移鎮西川。陳敬瑄與楊師立、牛勗、羅元杲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度。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妖人作彌勒會。窺此聲勢。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及旋踵。真陳僕射連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州。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太師由閹宦之力。無涓塵之効。盜虜方鎮。始爲妖物所憑。終亦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劉三復

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詣闕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鄰。敕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靈柩歸葬洛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楊鑣

唐楊鑣。相國收之子。少年爲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鑣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鑣呼爲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迴棹。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鑣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鑣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鑣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

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

周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爭財紛詬，列于訟庭，慨此爲鑑，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違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邸，一夕周校夢見揮霍告訴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爲異物矣。昨在通衢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日歸來，略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不旬日因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產，戒子辭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復再來。

張楊妻

張楊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已死，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衆泣，取入宅，齒諸兄之列，名仁龜，有文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劉皇后

後唐太祖汴州上源驛之變，太祖憤恨，欲迴軍攻之，劉皇后時隨軍行，謂太祖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卽曲在於我，不如迴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師。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

散。汴軍乘我太祖危懼，與德威議出保雲州。劉皇后曰：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藩，誰爲此畫？曰：存信輩所言。劉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也。王頃歲避難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北蕃，遂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堵。劉后之力也。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園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干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

何奎

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嚮，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聘，少鑲釧釵篋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鑲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隸分，識者

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彭釘筋

唐彭濛。有相者彭尅明。號彭釘筋。言事多驗。人以其必中。是有釘筋之名。九隴村民唐氏子。家富穀食。彭謂曰。唐郎卽世。不挂一縷。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後一日。江水泛漲。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唐謂必致之。乃脫衣泅水。無何爲汎波漂沒而卒。所謂一縷不挂也。其他皆此類。繁而不載。

李茵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

岳麓僧

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壽縣主簿歐陽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舍。踰月不食。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

鍾曰病卽病矣死卽未也。旣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官爾後疾愈。孫光憲時爲郡倅。鍾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卽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洗沐。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焉。

崔无讞

僞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蘊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獨罹其禍。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仙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无讞。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曰。將欲北行如何。令崔書地作字。乃書北千兩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卽乖覺。楊坐不果去。而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駱山人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卽王武侯之屬也。廷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駱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會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

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廷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王。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飛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於中路。廷湊及入廟。神像已側坐。因而面東。廟宇至今尙存。廷湊清儉公正。勤於朝廷。惠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旣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晟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遇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中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尅。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而行戮。爲其設祭而葬之。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鼻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

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李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

醫術

元頴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姝中講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可令病者知是誑給也。」其姝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鱸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遂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謁卿，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鱸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鱸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也。」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卽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

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於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

河中幕客

相國劉瞻。父景。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奏。因題商山驛。泉石。鄭大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平有藝。雖登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求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軍容劉玄翼遊寺。見瞻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州人。朝無彊援。謂僧曰。某雖閒棄。必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人。府尹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瞻對曰。得路卽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旋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韋岫

唐丞相盧攜。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慧。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尙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氏諸季乎。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

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司空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壠。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楊鼎夫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爲時所稱。頃歲會遊青城山。過皂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蕩。其船抵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流。盡沉沒底。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鹽裏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詩以記。後歸成都。話與知己。終莫究鹽裏人之義。後爲權臣安思謙幕吏。判推鹽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則以屬分料鹽百餘斤。裹束。將上蜀郊營葬。至是鹽裏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

梁新趙鄂

唐崔鉉鎮洛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折齒而灌。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尙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

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卽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馬處謙

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誠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生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卽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卒。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校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章說。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

李德裕

唐大和中劉禹錫爲賓客。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因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筥盈溢。塵土蒙覆。旣啓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卽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類。

楊收

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尙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尙書。愚驚駭。以收近有後命。安得來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尙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長揖而滅。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猶子有典壽陽者。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今上帝許我殺讎。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爲潮州牧。曾事鄭愚。熟詳其事。

令狐綯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者。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人。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爲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

躋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高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涓密語。廷辟之命。欲以賤奏任之。戒令勿泄。涓拜謝辭出。速鞭而歸。遇友人鄭寶。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謁。涓遽以恩地之辟告之。寶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薄。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遽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候別。京兆長揖馮曰。勉旃。由是蠶浮之譽。徧於縉紳。竟不通顯問。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屬至御史大夫。

高駢

乾符中。太尉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別史衙。對郡山頂上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徒禮讚。螺唄間作。駢聞命軍候往。悉擒械之。來晨笞背逐去。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常有禿丁數千作亂。我故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人髡。人髡據此寺爲寨。凌脅州將。果叶所言。時稱駢好妖術。斯亦或然之驗歟。

梁祖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策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坂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

曰是烏鳴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此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匆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郡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五箭。乃知衛南之鳥。先見之驗也。

纂異記

李攷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辯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寤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高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媪而注云。烏老。及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明白。非臣下敢出於胸襟爾。漢祖益怒曰。朕廟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媼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遙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曰。王即

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汚我三尺刃。令擗髮者。擗之一。擗。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簞轡爭進。因而馬蹶。頃之馬斃。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簞廡下曰。捨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尚仁義。設禮樂而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曰。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答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詞。慙然歎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暴秦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圖。蒙蔽羣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反。鄰於談諧。常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震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爲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類

上帝禪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流其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爲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鼓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訖。鼓琴爲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

劉景復 又見續補侍兒小名錄

吳秦伯廟在東閩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醴。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輿。女子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綃畫美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問酒一盃。與歌。逡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生飲數盃。醉而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弄調。邏渺發。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濕濕。浪聲波翻倒溟溟。小絃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低悉率。側腕斜挑掣流電。當胸直戛騰秋鶴。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咨唐突。玄宗未到萬

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霄星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神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旣成。劉生乘醉落汨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妬色形於坐。王恃酒。以金如意擊侍兒首。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浮梁張令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置頓。海陸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旌幘。陳樽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坊弋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張令曰。勿叱。召黃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盃中餒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於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籍付諸獄。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便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卽張君也。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貲。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

在蓮花峯。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得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於是齋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峯。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峯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朽骨。致肌肉於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峯。爾何德於子。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齋一函而至。則金天王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旣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微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啟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紆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狗爾一眚。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息。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墮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脚力。亡於華陰。遂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勉執事之困。曰。但酌金天王願目。請置予爲閻人。則吾飽神盤惠矣。天符已達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驅車華陰。決

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社於上帝。而私謁於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於縣館。見黃衫舊吏齋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芝田錄

丁用晦

呂元膺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贖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姓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卽慮其憂懼。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惘然長逝。」

賈耽

唐相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己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豔佚。如倡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髣末之有也。因以搗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

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

崔生妻

元和間有崔生者，前婚蕭氏，育一兒。卒後，婚鄭氏。蕭卒十二年，託夢於子曰：吾已得卻生於陽間，爲吾告汝母，能發吾邱乎？子雖夢不能言。後三日又夢如此。子終不能言。鄭氏有賢德，蕭乃下語於老家人云：爲吾報鄭夫人速出我，更兩日卽不及矣。老家人叫曰：娘子卻活也。夫人卜之曰：無生象，卽罷。來日家人又曰：娘子卻活也。鄭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卽開墳果活動矣。昇歸，鄭夫人以粥飲之，氣通能言。其說幽途，知撫育賢德之恩。又說初有一龜環遶某遺骸而去，數日又來環遶，將去復來，嚙某足指，則知前卜無生象者，龜止環遶而已。後云有生象者是龜咬足指也。蕭氏與鄭氏爲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終。

五原將校

五原遣將校往楊子請衣賜，校有所知，能承顧問。院官與之款曲，顧見項上有一肉環圍遶，癢痕可懼。院官與之熟，因詰其所來，具對昔歲巡邊，某衆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騎掩襲，衆數千，悉是騎兵。此五百短兵，全軍陷歿，積屍爲京觀，其身首已異矣。至日入，但魂魄覺有呵喝狀。若官府一點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殺卻？胥者扣頭求哀，官曰：不卻活，君須還命。胥曰：活得遂許之，良久而喝迴，又更約束，須速活，卻誤死者，胥厲聲唱喏，將某頭安在項上，身在三尺厚葉上臥，頭邊有半碗稀粥，一張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漸能食，卽又迷悶，睡著，眼開，又見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

杖卻投本處。佳萼今日。其癡痕是也。

崔蠡

唐崔蠡知制誥。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尙清苦儉嗇。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賢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於蠡者。闈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以辱孫姪之行。又且費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卻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尙書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爲得。以是人有詰於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會昌狂士

會昌開成中。舍元殿換一柱。勅右軍采造。選其材合尺度者。軍司下蓋屋山場。彌年未構。懸重賞。有工人貪賞。窮幽捫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羣。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長百餘尺。正中其選。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谷口。千百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淨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歛有一狂士。狀若術人。遶材太息。惋咨唧唧。聲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糜之。其人略無所懼。俄頃主者執之。聞於君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中鏹解。至二尺。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

曳涓流聽下。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未去間，長養於中，若爲殿柱。十年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吁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

甄異記

戴祚

夏侯文規

夏侯文規居京，亡後一年，見形還家，乘輜車，賓從數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設饌，見所飲食當時皆盡。去後器滿如故。家人號泣，文規曰：勿哭，尋便來。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輒來，或停半日。其所將赤衣騶導，形皆短小，坐息籬間及廂屋中，不知文規當去時，家人每呼令起，翫習不爲異物。文規有數歲孫，念之抱來，其左右鬼神抱取以進。此兒不堪鬼氣，便絕不復識人。文規索水噴之，乃醒。見庭中桃樹，乃曰：此桃我所種，子甚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爲不畏？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見地有蒜殼，令拾去之，觀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

華逸

廣陵華逸，寓居江陵，亡後七年來還。初聞語聲，不見其形。家人苦請，求得見之。答云：我困瘁未忍見汝，問其所由。云：我本命雖不長，猶應未盡。坐平生時，鬪撻失道，又殺卒反奴，以此減算，去受使長沙，還當復過。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旣早亡，汝當勤自勗勵，門戶淪沒，豈是人子？又責其兄不垂教誨，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錄，正餘有日限耳。爾時禹氣強力壯，後到所期暴亡。

野人閒話

景煥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鄆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泳憐其形。相貌異。收歸哺養。爲子。六七年。能書。善譚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卻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泳款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卻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爲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卻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爲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

文澹

前進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不三四歲。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纔五歲。學人誦詩書。頗亦聰利。無河失足墜井而卒。父母憐念。悲涕不勝。後乃生澹。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葫蘆子。并漆毬香囊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憐惜過於諸兒。志學之年。詞藻俊逸。後應舉。翰林范學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

趙尊師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魃。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無妖怪鬼物。爲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爲精怪所惑。每臨夜。別梳妝。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

召人醫療。卽先知姓名。瓊迺奔請尊師救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於戶。至一更間。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卽不見。女迺醒。然自悟。驚駭涕泣。瓊遂碎鼉之首。棄於壑間。却詣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卽卻歸於案上。

王處回

王侍中處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縷縷。山童從後。擎拄杖藥囊而已。造詣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挑杖奉謁。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見。因從容致酒。觀其談論。清風颯然。處回曰：弟子有志清閒。願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適閑性。道士曰：未也。因於山童處取劍。細點階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令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漸漸長大。破長五尺。已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尊師曰：聊以寓日適性。此則仙家旌節花也。命食不澹。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爲保養。言訖而去。出門不知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天自在

利州市鄽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烟焰巨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遂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黃筌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挽鬼眼睛。筆跡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母指搯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緝絹素畫一鍾馗。以母指搯鬼眼睛。并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母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

何昭翰

僞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嘗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閒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何判官乎。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髮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言殺縣令。斃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卽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卻歸舊山爾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之。

楊于度

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猴。于闐闐中。丐乞于人。常飼養胡猴。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參軍。行李。則呵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臥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猴即便起。走眼目張惶。佯作懼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實。巡檢內外主嚴重。人皆懼之。故弄此戲。）一日。內廐胡猴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躡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于度善弄胡猴。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內廐胡猴亦在舍上窺覷。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猴來。手下胡猴一時上舍。齊手把捉。內廐胡猴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猴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猴乃獸。實不會人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猴。鸚鵡。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砂。尙變人心。人食靈砂。足變凡質。

洛陽摺紳舊聞記

梁太祖優待文士

梁主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卽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聽。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

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飢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卽某等求死不暇。至未中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敍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座。梁祖顧視階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曰：「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卽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旣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敍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夔，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略曰：「客有失意還鄉，經

於大梁。遇郊垆之耆老。問古今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日親辭多不載。遂留於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諄徐賦。有直論簫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梁既有移龜鼎之志。求賓席重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於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日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於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泰和蘇揆父鬼靈

蘇揆。濮州人也。業進士。太宗皇帝御試第二等及第。由廷尉平知吉州。泰和縣。揆父歿十數年矣。有吉州衙將押綱上京。迴行次黃梅縣。宿於逆旅中。昏晚後。忽有一老人。皂衣裹短腳幘頭。策一驢。引一僮。可十六七。來逆旅中。逡巡於房中。出揖吉州衙將。與之坐。因語及泰和看親識。吉州將詢之曰。某吉州人。繫職州衙。自京迴。今往本州。與老父作伴同去可乎。且言泰和之親識何人也。老父曰。某姓蘇。有男名揆。叨忝登第。在泰和知縣。暫去相看。伊彼更無別親識。州將曰。泰和知縣。今本州通判同年也。通判卽向相敏中爾。某幸得伏事。某因便願送老父至泰和。望知縣處略言某姓字。老人許諾。是夕州將命酒同飲十

數盞。老人甚喜。明日同行。沿路州將買食同殮。老人亦不辭讓。同過渡至江州。老人沽酒。請州將同飲。始款狎無間然矣。至洪州同宿。明日將行。老父謂州將曰。某比約與公同往泰和。夜來思之。男已忝京察。知縣某行李如是。託你先到泰和。報兒子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相接。吉之州將然其所託。曰。卽告辭先行。至家未敢詣州公參。先往泰和。報知縣。轉榜子參。蘇揆出州將拜起。頗恭。且曰。自黃梅與員外尊長同來。比約同至縣。及宿洪州之明日。員外尊父忽令某先來報員外。請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等接。揆聞。未之信。且曰。先父歿十餘歲。莫誤否。州將曰。自黃梅同途來。同飲食。備說員外任泰和。特來相看。不虛。蘇問其年。顏身形無二矣。又問繫裏衫衣。無二矣。揆降陞望鄉大哭者久之。徐謂州將曰。揆父歿時。年顏繫裏衫衣。無小異。言訖。又慟哭。遂製新衣。畫僕馬。焚之。後數年。揆亦病殞。卽老父所乘驢與僕何物也。與之語言。人也。飲食人也。物假爲之耶。鬼耶。神耶。時向相任吉州通判。余爲轉運使。備詳其事。而書之。豈語怪之嫌乎。

李少師賢妻

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貴盛。兼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卽賢懿夫人所生。女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技藝。齊王與賢懿憐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殆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違。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女童。曉音律者。

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並服玩物同獻之。或辭以婢妾衆多。卽復擇其常常者歸。已院焉。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側。令小蒼頭探之。旣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人院備果酒。時新物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於前。李公嘗將命。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旣至。值戍卒竊發爲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得。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鞠之。獄甚急。垂餌虎口爾。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卽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卽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送歸北虜。旣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旣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涕泣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之矣。某不憚遠役。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馬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禮。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迴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百餘匹。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

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既來謝。又何見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跡。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怪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妒忌疎財者。皆難事。况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擔氣輕生者。亦憚爲之。况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與夫飾粉黛。弄眉首。蠱惑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眼昏足重。心力減耗。聊舉其殊者紀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耳。余客於李公門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虔州記異

余在江南。掌轉輸之明年。虔州有賊劉法定。房眷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法定爲盜魁。其徒且百數。州郡患之。以聞。太宗皇帝命兩路巡檢使。併力除之。其徒因散去。時翟美東路巡檢。石義西路巡檢。官軍爲法定黨。傷殺者亦衆。余求得法定。鄉人徐滿者。少與之狎。徐滿壯健多力。日行數百里。嘗爲散從官。以過歸鄉役。余遣滿招之。赦其罪。許酬以廩鎮之務。不踰月。滿至。法定兄弟八人。投牒束身歸命。以求自雪。

再遣滿齋書委曲安慰之。期以旬日。先令詣虔州出頭。如約而至。時同巡檢殿直康懷琪。少年果敢。恥久不能擒。法定昆季之一人。轉運以片幅招之。悉來首罪。與知州尹玘。通判李宿。謀盡殺之。獨護戎韓宗祐。不之許。懷琪密與尹玘飛章以聞。且言此賊兄弟膽勇過人。舊黨散潛山谷。忽有水旱之災。嘯聚凶羣。必爲州郡患。乞酷法殺之。朝廷可其奏。法定兄弟八人。活釘於市。數日。懷琪過之。法定等俱厲聲大罵曰。官中招我。轉運使許我以不死。康懷琪與知州密計中我。使我兄弟同遭非命。地府下必訴爾。終不捨爾罪。懷琪怒。命左右以鐵鎚碎其手足。由是八人頃刻而死。棄尸野外。余未半歲。自京奏公事迴。泝流至虔州。懷琪乘舟三十許里相接。觀揖之際。連拜數十。但云某罪過。余自暫離洪州來上京。卻歸江南。往復僅四五個月。固未知法定之死。聞懷琪稱罪懇切甚訝之。徐謂曰。且就坐。適再三稱罪過者何。懷琪又起。面若死灰。且戰且懼。惟言某罪過。視之愈驚疑。未測何故也。遂答以他事。無何。郡長與州從事皆至。促船夫疾牽至州部。到驛。諸官悉散去。余未及解帶。懷琪獨候謁。未及與接談。又再三言某罪過。似有所依憑。及去。召驛吏及州之走使。詰之。皆曰。巡檢尋常不如此。得非爲劉法定兄弟冤魂所使爾。不然。何恐懼稱罪之若是。因問法定等今何在。遂以懷琪所謀事對。余亦惘然。嗟歎者久之。余在虔州數日。欲往大庾縣數處勾當。當中西間。郡長與康俱在坐。余告以起發之由。且請諸公不得出門。俟昏晚上馬。尹公等送至城門。獨懷琪先辭而退。余門外俟關鎖訖。上馬南去。行三十許里。聞奔馬者相逼。命左右偵之。則曰。康巡檢。遶巡懷琪至。因詰之。適先已辭退。今遠來何也。曰。欲相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明日。至大庾縣驛。至廳東西各有一房。余居於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辭氣如平常。時亦無他言。逼暮聲喏而

退余亦困倦。遂解衣而就枕。恍惚若夢中。有故人物。故已十餘年矣。再三告辭。涕淚戀戀然。倏忽而遂不見。覺而異之。忽聞人呼余左右者。其聲頗急。余驚起問之。卽懷琪之虞候爾。曰：巡檢暴得疾。苦辭欲去。余急趨至康所。卽抱膝呻吟云：脛痛欲裂。已令具小舟。須順流歸虔州求醫。須臾數人扶翼詣船。余策杖隨之。康回顧悽咽而別。與余夢中告辭者相類。又數日。余乘舟離大庾。及到虔州。疾問巡檢安否。卽曰：再宿矣。未久。韓供奉宗祐至。具言懷琪未死間。頭髻如壯夫。向後擗之狀。頤頷上指。而髻在頂上。喘息甚竊。須得三兩人用力從後推其首。才能舉之。口中唯云：罪過罪過。湯飲至口。如有人揮掣之狀。悉覆於地。雖甚飢渴。但虛器而退。除稱罪之外。至死無他言。不踰年。尹玘亦殂。通判李宿。本不同其謀。但隨而署字。後亦以患心疾。不得親民。掌關市賦於外。殆不爲完人矣。異夫。法定等本以殺人攻剽爲事。戕人且衆。爲罪亦已深矣。一爲首罪。而出復遭非理而死。尙有靈若是。而况殺不辜者乎。異而書之。垂誠於世。韓宗祐知書有識。今累度國家委任。備書此事以示之。

向中令徒義

向中令諱拱。國史有傳。今記者備其遺闕焉。中令個儻多權譎。勇果剛斷。真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於汾州。從父徙居於潞。年二十許。膽氣不羣。重然諾。輕財慕義。好任俠。借交亡命。靡所不爲。嘗與潞民之妻有私。後半歲。向謂所私之婦曰：多日來不見爾夫何也。婦笑曰：以我與爾私。常磨匕首欲殺我。懼爾未得其使。會爾久不及我家。與鄰人之子謀。許錢十千。召人殺之。鄰家之子曰：若我殺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殺己。恨無逃避之路。遂許之。會夫醉臥城外。鄰家子潛殺而埋之。懼爲人覺。且潛遁矣。向曰：

鄰家子今安在。婦人曰：在某所。向密尋而殺之。迴責所私婦人曰：爾與人私而害其夫，不義也。爾夫死，蓋因我，我不可忍，遂殺其婦人，擲首級於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殺此婦人，徐徐掉臂而去。警巡者義之，且憚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會赦方歸。父憂之，形於顏色。父長者有節行，與故中執憲滕公善。滕時尚布衣，因請計於滕公曰：用何術免此子破吾家。滕曰：敢撩虎鬚以速禍。向父曰：某之子雖如是，觀其性亦易曉。爾四年前有一儒生，五十餘，魁岸落魄，箕踞坐於某之門側。吾之子自外而歸，熟視儒生，生弗之顧。吾之子尋卻出，詬責儒生，生但坐而不動。徐而言曰：爾何等類，敢慢罵若是。然幸吾被儒服，履儒行。若二十年前，未識書時，爾輩粉矣。因起攝衣示吾子，雙手曰：見此乎？觀其筋力粗壯，狼虎人也。又曰：放汝放汝。吾子聞之，欣然曰：真大丈夫也。我本謂庸儒，敢箕踞傲睨若是，遂容易辱罵，欲拳毆之。及聞儒者言，見儒者志，因謝曰：某之過矣。某之過矣。遂延入命酒饌。儒生漸見某之子器局辭色，實當時俠少也。尤禮接某之子。某之子亦折節設拜而去。由是觀之，乃易曉爾。父歸謂中令曰：滕秀才實名士，闔郡重之。我見汝爲作，恐陷羅網，何不往候之。中令夜乘月叩滕扉，延入。中令曰：昨父教某令候謁秀才，滕與語，應答皆有理，落落一奇士。爾何受傷於兇暴之黨，歟。滕因謂中令曰：未識吾子，潞之中外，一辭以盜贖待之。今觀君才貌，貴人爾。幸自愛，無與非類同遊處。微引古人之未遇，爲賊爲盜。一旦折節，垂千古名。若周處輩，中令聞之，不覺前席。語竟，中令曰：願叔事秀才，從前所爲悉改矣。既歸，拜其父曰：某雖父母生我，今聞滕秀才教我，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具以叔事滕公之語告其父。父聞之大喜，自是舊日豪俠徒侶，甘言謝絕之。多造請於滕，不數年，潞之識者皆曰：此向家千里駒爾。出入衣冠類儒者，容止閑雅，不接非類。聞有德行道藝者，多

就訪之。無何父歿。服除。辭潞之親戚。有四方之志焉。累謁侯伯。皆曰尋常人。輒去之。事侯益未半歲。又辭去。聞漢祖開霸府。欲往依之。會歲饑。途多盜賊。由石會關欲入河東。時有常侍中右職郭勳。爲石會關鎮。過使兼主關市。郭知書有識鑒。向謁之。留之月餘。且曰。今盜賊滿路。公引一小僮。策兩驢。觀君鮮衣美儀。貌不類貧約者。此去畏途非利往矣。兼近聞有一火賊。去鎮五七里。時嘗習弓弩。過客無全者。更俟旬浹。間有伴侶三二十人。某亦集鎮丁壯。送君出關路。向志不可留。且曰。不勞人送。鎮將郭勳。視其不可留。曰。善。自爲謀。向遂行。不三餘里。遇羣盜數十人。於路側射弓。向直詣賊所。徧揖之。因自陳姓名。某從職軍將。失主無託。今往河東欲投事。一僮兩驢。隨身衣裝。一兩貫盤纏外。更無他財物。近知前程去者。皆遭劫剝。幸諸君周旋。勞三五人。送過前程。內一人長髯大面。壯捷魁偉。笑顧同輩曰。觀此人敢要我等送何也。中有一人曰。彼有弓箭。試請伊射弓如何。長髯者謂中令曰。兄弟方賭射。取弓箭射一兩頭。向謙讓久之。羣盜堅請之。向若不得已。取弓箭射兩頭。凡箭皆出。括可半寸許。羣盜驚歎。留坐與語。且曰。僕射於此。且住三兩日否。容弟兄輩管領。向許之。卻迴至關。郭勳訝之。謂是不敢前進。向告之故。明日迄暮。盜魁果令人來請向。向卽隨之。離鎮可六七里。於墓林之側。設席具饌。器物皆白金。方燃薪熾炭。剗牛烹煮之。旣坐。以酒勸向。向曰。素不飲酒。盜魁亦然之。食訖。命取送路來。須臾。一盜齎銀一錠。牽一馬至。素鞍勒金。盜魁曰。僕射無馬。聊代步爾。銀到河東。充茶湯之費。向皆納之。得結盟而退。盜魁指揮小僮十人。送至前程。謂向曰。此皆驅使者。有不如意。卽痛撻之。向明日遂行。既至晉陽。漢祖位望隆重。姓名無由通達。時周祖尙爲隨使。孔目官漢祖託之心腹。門戶已炎炎矣。伺周祖晚歸。於路隅趨出手執狀。自稱姓名。遂拜周祖。顧視

久之及歸。召而問之。具以所求之意對。且曰。某四海無徒。願在左右。周祖曰。某見在大王門下。豈敢奉留。向發言慷慨。誠至堅確。周祖憫之。每日候周祖歸。趨拜如前。一日。周祖召之入宅。徐曰。嫌奉勞。日日路左相拜。恐大王探知。將謂某招人。彼此不穩便。既僕射在客。不如來某下處。且相伴。向再三致謝。自此移在周祖宅內。周祖歸與同食。向對之禮甚恭。周祖大器重之。劉高祖舉兵南向。累制授周祖樞密副使。向於周祖始盡服事之禮焉。漢祖有天下。周祖爲樞密使。周祖補中令。爲內典客。周祖之入關平三叛。岐蒲雍也。中令皆從行。奇計密謀。大有裨益。師旋。周祖留守鄴都。帶樞密使。步騎且衆。庶政鞅掌。百倍常時。多與中令參決焉。高祖事無大小。盡以付之。及漢少主密計欲圖周祖。周祖既覺。三軍推戴。擁兵向闕。至於受禪。中令之力爲多。當世宗時。下秦鳳。戰高平。戮馬步都校。何進。樊愛能。已降數百人。皆中令之功也。由是世宗兵威大振。南北廓地。所向無前矣。盡淮南朔南。霸上之境。皆爲內地。歷南院宣徽使。仗節鉞於方面。西京留守。官至中書令。歸全手足於京師。第令名終始。勳業顯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在洛陽。委政於賓席。種竹藝樹。縱妓樂。恣遊適。以自晦。不積財帛。去世未十稔。子弟有凍餒者。好賢重士。待人豁然。無疑忌心。不枉刑。不擾民。有大功於世。終身未嘗自伐。皆古之侯王所難之事。諫議大夫滕公諱中正。上黨人。博通經史。謹厚寡言。五常百行。無所虧缺。長於時務。清儉。率下。風規肅然。有古人風。不苟進取。守命俟時而已。會中令遇周祖。既而思曩昔之事。曰。若非滕公。吾爲伏莽輩所污死矣。今日立身榮貴。忝滕公之力也。使人延請。奏於周祖。由是向中令屢立方面大勳。滕公爲賓佐。悉從行。向中令以功名終始者。滕公之助也。向居守洛陽。爲府判官。向令移安陸。滕公授倉部員外郎。後遷大諫議。執憲綱。久之。壽終於洛陽。

私第。余在洛陽布衣時。滕公爲府判官。已受滕公知。爲江南轉運使。蒙滕公舉。目觀中令之美。耳聞滕公之說甚詳。故書俟他日。取中令傳校之。傳之詳者去之。傳之略者存之。冀有補於太史氏而已。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張相諱從恩。有繼室。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伎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側室。泊軍校替歸洛下。與之偕來。至上黨。得病。因昇之而進。至北小紀（名地）厥病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嚮邇。軍校厭之。遂棄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數日。行路爲之傷嗟。道旁有一土窟。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所也。過客憫之。衆爲昇至於土窟中。又數日。病漸愈。衣服悉爲暴客所褫。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匄餘食。夜卽宿於逆旅簷下。一日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住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卽攜之而往。姥爲洗沐。衣以故舊衣。日進粥飲蔬飯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狀艷麗。殆神仙中人也。里民有子未結婚者。爭欲娶之。張氏拒之。忽有士子過小紀。知之。堅求見之。旣見。謂姥曰。可能聘。某當贈姥綵絹五十匹。姥許之。易以鮮衣首飾等。以車載之而去。士人遂偕往襄陽。僦宅居之。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利其財。殺其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人有知其殊色。遂送至都監張相寨內。張相卽從恩也。張相其獲婦。四十餘人。獨寵待士子之妻。深厚。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士子之妻爲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爲中饋也。善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陽第中。吁。婦人女子。何先困而後遇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前有失身求匄之厄。終享富貴大國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也。則困風塵。蒙菜色。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爵。

位通顯。恩寵稠疊。功業書之史策。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因書之者。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可輕易之乎。况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下位者歟。

白萬州遇劍客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歸。歿於荆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遊行於鄆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在前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黑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鬚倨受。徐曰。誰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爾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瓷碗在面前。昇一案。臚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櫛。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願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牀上取一短劍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七十人。皆恠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

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投拜。黃鬚悉倨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劍爾。再取一云。此可。乃令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筋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劍舞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駿蹄。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弟處借銀拾錠。皮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陽。迴日銀與馬。卻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怪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遙謝之。曰。十錠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卻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昆仲謂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素善鍛者也。白爲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誠之誠之。

洛陽染工見冤鬼

開寶初。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櫛。衆謂之李裝花。微有家活。性剛戾。不信佛。若有僧持盂至門者。視僧如木偶人。雖植足遲久之。裝花竟不答一言。與之同類者。謂之曰。既不報施。何不答一言令去。

李公曰。若爲一言。恐後度復來。聞者大笑之。忽一旦。假借繡畫佛數幃。及經數帙。供養飯僧數十人。鄰作怪之。有富人樊澄。潛詰之。李以實對。且曰。某於晉末饑荒之歲。家貧。祇有一兩貫錢本。於鄉村雜販。有一人姓孫。亦有錢三兩貫。與之同於鄉村雜販。早出晚歸。皆與同行。每至郊野無人之處。姓孫人屢瞻顧。或前或後。若欲窺伺之狀。某覺之。一旦遇陰晦。咫尺不相辨。某以圓石從後擊之。正中其腦。再以石於頭面。擊之。遂死。棄屍道周。盡得孫之物貨而歸。終無人知者。近因夜市。自去買熟食。忽見姓孫人亦在買物。某懼告官。欲潛遁。則姓孫人步步相隨。無由逃免。某遂拜告之。自言今某家微有錢物。乞不告官。要少錢物。依數相奉。謂是當時暫死而復活矣。孫亦無一言。某遂召入酒店內。同坐吃酒數巡。孫徐言曰。當時何故打殺我。多少年歲。尋覓爾不得。某遂言實死罪。當時覺你待暗算我。遂先下手爾。某遂拜告之。孫曰。我辛苦尋覓不得。見卻並不濟事。我非人。卽鬼也。你打殺我後。被村人棄我屍半里許。枯井中。今來堙塞。微有井形狀。爾骸骨尙存。受生無所。你爲我取出葬之。易新衣。無恨矣。裝花許諾。尋失之。所以齋僧小功德。爲此冤鬼。樊澄素奉佛。知因果。謂李曰。何不速於初打殺他處。尋覓枯井。取屍與造新衣服。爲轉經齋僧。擇地重葬之。不爾。終當及禍。李聞之。懼。如言尋之。數日。果見有枯井。蹤跡掘之。得所棄屍。造新衣於山下。買地葬之。數年後。李與親家姓傅人相爭。互擒拽至南州廂。廂有古獄。獄無門。李自投身獄中。會主吏邊其姓。偶適他所。李卽於獄中穀樹上。以衣帶自絞而死。廂吏由是獲罪。吁。李孫俱微人也。晉末殺之。至我朝開寶初尙見之。旣改葬。終於自縊。豈非鬼神報應之驗。昭昭乎。余在洛中目覩之。故書以示勸誡云。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事。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替興。固前定矣。

車轍跡

緜州羅江縣羅瓊山。有羅瓊洞。昔羅真人名瓊。修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煙。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瀰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破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卽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鄒（崇讓）。尋詣仙洞。觀茲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濱。費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其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鬢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卽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闕焉。翌日。與諸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嵌窟。魂竦汗漉。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露汗之跡。

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壑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墾耕力作。常於鄉里傭力。織草屨自給。人質鄙朴。而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傭負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卽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遺之錢。卽不顧而迴。如此率以爲常。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纈帙。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攜拄杖藥囊。到青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徑。初則田疇荒梗。漸見花木。與常所歷者路稍異。行三四里。又見怪石夾道。皆生細竹桃花。飛泉鳴籟。響亮山谷。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廳。君友致藥囊拄杖於階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瓢。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飢渴。則可嚼柏葉。柏實些些。君友懇祈願住仙齋。以效廝役。道士曰。爾且歸家。別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遂巡見一負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飢渴之念。遂別止一室。不顧家事。嘗焚柏子柏葉。靜無所營。爲不飲不食。時嚼柏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有一柏樹。下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屨。及假息於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居前。後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觀躡空。祥風忽生。彩霧鬱起。妻孥悲號。遂越巨壑。層巒涕泗。追望極日而沒。鄉里皆見。聞時知州右補缺李公（準）通判張公（蔚）以爲妖訛。因繫君友妻男於獄。遣吏民於遠近尋其蹤。由時村者鄉里。不堪其擾。衆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卻乞下降。勿使鄉人濫獲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門。請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

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諭。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驗也。君友歸家。入諸舊室。有真仙時降。輝光燭空。升牀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三月三日。於柏樹下石上。復騰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恩賜其妻男粟帛。時鞫獄吏張漢瑒。視其事蹟。因是棄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尚在。

崔尊師

崔尊師名無斃。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鸞贖。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隱伏。逃亡山藏地祕。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值崔在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個字。童子劃一此字。崔曰。蘿蔔爾。童子送迴。拾一片損梳。置於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崔曰。梳爾。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崔曰。空拳爾。洞卿親詣崔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耶。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霸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巍峨。飾以金碧。窮極瑰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歎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

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備極，樓殿壯麗，工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出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畫圖呈進，降詔獎諭。卽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證應何其遠哉！休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魚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讖眉益登慈母繁陽蟠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子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杜推官

僞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開卜肆，言人之生平休咎，皆如目睹。僞蜀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言，同往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貴子，時內饋方孕，逼期，因是積以爲驗。顧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以爲妄誕，慍而退。明年春，蘇於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齏生一子，卽易簡也。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謁之，問名第，雖云晚成，未審祿如何。年秩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不能言之。杜生請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蘇先輩新長之子座下。杜曰：若保斯言，欲辭福祿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蘇授彭州司法參

軍改陵州軍事推官。聖朝伐蜀，赴闕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狀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學士知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宮，奏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不祿。時子弟嶠遊京師，見杜云：鄉知唯吾友一人。見某老成，遂言老成之始末，故得書之。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道士見之遠也。

張海上

僞蜀舉人張沈，字海上。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既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儼，白衣華煥，於沈前俯伏求救。沈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沈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魚撓其寢，遂扶棧取魚，棄於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於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赫者算也。當延君算爾。沈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周寫貌

僞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寫貌。時因避暑於大聖慈寺佛牙樓下，或自長吁，傍有村人詰其吁嘆。元裕答云：某攻寫真有年矣，生平薄命，有請召寫真者，富室則不類，貧家則酷似。母老，供給不迨，故有是嘆。村人因問元裕跽泊之處，良久曰：某有薄土在靈池縣，鄰村有觀，主欲要寫真，囑我多時。來日詰朝，同來相尋，勿失此約。翌日，有一道流，白皙長髭，來求寫真云：夜來鄰村門徒話及，特來奉謁。元裕乃定思，援毫立就。其貌無少差，道流喜云：門外有一僕，將少相酬，出門呼之。已失道流蹤跡，遂巡蜀城士庶，咸言靈池朱真人來周處士家寫真，求請真容者，日盈其門。自此所獲，供侍周瞻，觀斯靈異，得非有道之士出處人間，救

振貧苦者乎。

劉長官

劉長官名蟾。美風姿。善談論。涉獵史傳。好言神仙之事。無子息。夫妻俱五六十。於僞蜀攝成州長道縣主簿。聖朝尅復。匿於川界貨藥。改名抱一。開寶中。於青城鬼城山上。結三間茅屋。植果種蔬。作終焉之計。每一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米。米。麵。鹽。酪。歸山。由是人稍稍知之。或云有黃白法。一日有三人冒夜投宿。自攜酒果。就語及爐火之事。頗相契合。至夜央。語笑方酣。客曰。知長官有黃白法。可以梗概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復祈之不已。長官笑曰。某自數年浪跡從師。祇得此法。豈可輕道耶。客曰。某等願於隱齋效鑿薪鼓鑪之役可乎。長官辭以師授有時。他日於丈人真君前相傳爾。客作色云。今夜須傳。勿爲等閑。長官曰。適慕君子。何同道相逼如此。客三人攘臂瞋目。眦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其法。必加害於君。於腰間探出短刃。長官與妻惶懼。憚其迫脅。而并法兼殘藥奉之。三人得之。拱揖而去。長官夫妻晦爽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山居與李謙處士。休復授道於處士。故盡熟其事焉。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記名。太平興國末。經過成都。遊青城。及諸仙化。儀質古雅。善談至道。容貌可二十餘。不飲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髭髮皓然。腰脊傴僂。執焚香洒掃之役。侍於女冠之後。常遭叱辱。又有張五經道士。名道明。年過四十。亦爲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歲。老侍者乃遠孫爾。蜀城士民仰從之。至於納貨求丹。就師辟穀者。如市焉。時知府辛諫議仲甫。恐其妖。遣出城。任遊諸化。猶有師資者。隨行經

數年。有遂州劉山人到城。休復因話女冠之事。山人笑云。祇自邨時與張道明于飛至今。見住庚除化。向來侍者。卽女冠之父也。嗟乎。師問者。但存誠敬之。爲其所欺。如稚孺。得不戒於所惑乎。

艾延祚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夷人婦

甲午歲五月。天兵剋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人婦。頗有姿色。置於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割心。終而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鸚鵡履

庚子歲。益部軍賊據城。大軍在北門外。嘶起洞子。近城攻擊。矢石如雨。中填街有王姬。年七十餘。孫兒十四五歲。爲賊驅之守城。姬日自送食飲。忽一日。賊集諸妓樂於瓦屋禪院門。姬倚樹坐。看一賊直來。姬前背身箕踞。姬叱之不去。仍惡詈之。其人如不聞。姬忿然退身。須臾城外一砲飛空而落。傍擊此賊。頭碎於

地如無此賊。則嫗正中之也。城陷日。唯殘嫗一身。今九十餘。既老且病。凍餒切骨。織草履自給。常告人云。城閉之日。若遭砲石擊殺。不見今日貧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言人不可逾也。凡人貴賤貧富。遭逢禍福。有幸與不幸。顏子少亡。子曰不幸。短命之稱爲不幸。則知長命爲幸也。鬻嫗貧而壽。嘆爲不幸。惜哉。

好畫虎

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其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曾無少暇。畫一孫真人。從以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老年。每日顛坐。瞪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畫虎。則不樂。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畫虎。卽爲之精志。親戚往還。亦只以畫虎圖幃爲餉遺之物。如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廚寢室。掛畫虎皆遍。鄉黨皆以畫虎所惑。有老兄見其耽好。怪而責之曰。汝好此物何爲乎。答曰。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間焉。因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既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則啖生肉。凡一食或豬頭或豬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兒孫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主建僞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莊門出去。杳無蹤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葭萌二客

僞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雜貨往葭萌市鬻之山巖嶮竹樹荒涼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里餘藥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客惶忙選得一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遂巡有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慄以拄杖椿之虎叫曰刺着我眼遂下樹呼號而逸至曙行人稍集遂下樹赴葭萌市征所有一婦報云任欄頭夜來醉歸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語衆怪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損虎眼是斯人僞爲虎而劫路耶衆言此處近有二虎且暴四遠村莊犬彘駒犢逮將食盡市遂相率持杖往欄頭家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哮吼而去衆至任欄頭家窺其籬隙之內但見欄頭僕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擊籬籬其欄頭驚忙踉蹌曳一尾突門而出日無所見撞落深坑吼怒拳攫爲衆人棒及大石斃之遂昇入市向先見者虎卽欄頭妻也休復見史傳人化爲猿爲魚爲鼈爲龜爲蛇爲虎之類多不可以智詰之矣

虎化爲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爲業開寶初往巴蓬興販其路危峽猿徑鳥道人煙斷絕猛獸羣行村毗皆於細路中設檻穿以捕之爲常矣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報云機發村人炬火照之見一老僧困憊在窀中自陳曰夜來入村教化迴誤落檻中望諸檀越慈悲解救村毗輩共啓開檻而出之躍跳數步成一巨虎奮迅騰躡而逝斯畜也以人言誘喻村毗得脫其難亦智矣

景山人

玉壘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撰野人閑話。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隅。數畝園蔬。家族數口。豐儉得中。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年初。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峯遂將染爲阜。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溼。山人云。亢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誠謂君子不虐幼賤。山人園圃中。養二班鵝。婢夜見鵝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吁。誰爲天蓋高。何懲惡勸善如反掌耶。

勾生

益州大聖慈寺。開元中興創。周迴廊廡。皆累朝名畫。冠於坤維。東廊有維摩居士堂。蓋有唐李洪度所畫。其筆妙絕。時值中元日。士庶遊寺。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樂。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二疊。頭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卽云某不愛樂。但娶得妻如抱筭天女足矣。遂將壁畫者項上。搯一片土吞之。爲戲。既而各退歸。勾生是夜夢在維摩堂內。見一女子。明麗絕代。光彩溢目。引生於窗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繼綵迨月餘。生舅氏范處士者。見生神志癡散。似爲妖氣所侵。或云服符藥。設醮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領之。其夜天女對生。歔歔不自勝。曰。妾本是帝釋侍者。仰君思慕。不奪君願。託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諸符藥。妾亦不欲忘情。於衣帶中解玉琴爪一對。曰。聊爲思念。

之物。君宜保愛之。自此永訣。生捧之。無言酬答。但彼此嗚咽而已。既去。生自是日漸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爪其家收得。至順寇時方失之。壁畫天女。至今項上指甲痕尙存焉。

龍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卽開元二十八年。長史章仇公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也。今棄番。爾來歸唐化。後問諸巫。其言不異。尋表爲立祠。錫號會昌祠。在少城舊跡。近楊雄故宅。每旱潦祈禱無不應。乾符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祠在城內。工徒設板。至此驟有風雨。朝成夕敗。以聞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某是西山龍母池龍君。今築城請將某祠置於門外。所冀便於往來。公夢中許之。及覺。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葺之。風雨乃止。城不復壞焉。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禱祈感應。封容聖夫人。天禧已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歲二月。寺觀諸廟禱祈寂無影響。知州諫大夫趙種躬詣其祠。冥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達旦。屬邑皆足。是歲豐登。民無札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疑仙傳

隱夫玉簡

李元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卽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卽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敘別。元臨岐。

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卽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張鬱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旣覩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邪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者之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鳥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葛用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

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年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旣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裹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旣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旣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鄭文家女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卽每乘雲御氣。駕鸞鳳遊嬉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

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朱子真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遊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輿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旣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卽雖貴列鼎鐘。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管絃。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翫鳳。飾之珠翠。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卽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變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實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卽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

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頗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桃源洞。他亦終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卽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吹笙女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卽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卽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悵而歎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覲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常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攜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卽命懿

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姚基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卻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旨酒佳釀，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即乘駿駟，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喚，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故不來。適過此，偶覩君之而，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肴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雞肋編

莊綽裕

厄臺寺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是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太素脈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當作僧道。然細審之。卻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爾。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曰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米元章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摹。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汗。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相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

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方臘之亂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胞衣。則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眞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誤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云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數件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

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卒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燕地女子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爲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要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絲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萋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其異於南方如此。

風俗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家競作白粥。於上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爲花鳥象。更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發聲。卽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山。遇上元節。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

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爲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逐村之人。各爲一舟。各僱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挂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鬪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於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於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民男女左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譁一笑。須筵中閱堂衆庶皆矐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上。爲記。至晚。較旗多爲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家。絞絡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人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女左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買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載也。如澧州作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楮傘不敢施。而以油冒馬。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譽上庠。一日患翳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幾不及踝。然喜嘲諷。嘗翫一友人。其人悲曰。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卽曰。吾亦自有詩也。問之云。有箇官人摩恃已。著領藍袍。罔談彼面上帶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旣難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尾。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誼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卽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卽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名諱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大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卽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尙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

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旣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徐氏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遂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韓斬王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敵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卽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旣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淮陰節婦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

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下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少。里人未娶。視其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懽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檐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敘其大略而已。

賣魚人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未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旣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讖。

蔡忠愍

蔡忠愍旣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卽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瘴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

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成病。以致不起。

馬磐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爲鬼挪榆。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潁昌士人馬磐。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衆爲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既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遂若平人。其家旣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中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天之窮人。其巧如此。

呂惠卿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己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鳶。卽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卻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新州二相堂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園。翫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堂名。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

之。卽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旣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於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旣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爲館。士子以二相爲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溼不堪，又以其言爲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爲靈，何以異哉。

濟南宅中鬼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爲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黔衣淺色，無妝飾，頰長而美，頗異於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閱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遂徑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雜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裙誤拂兒面，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以手捧兒面，扨之，而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時何執中爲丞相，林乃其壻，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樂善錄

李昌齡

余洪敬妻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身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懼乎？鄭曰：此身願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無禮，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何得

如此。使出於卒伍。固無足尤。君侯知書。爲國上將。謂有以表率羣下。風化地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

王延範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聞承翰。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鞫之。抵罪。籍收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紫。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穀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殤生於頰。旬餘潰而卒。

趙韓王普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太學二十人

昔太學二十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占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

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

節娥

節娥，洪州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養女。既長而黠，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污我。俄有少年某，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恥！

王凝妻李氏

虢州司戶王凝，卒於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府尹義之，奏白其事於朝，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答旅舍主人，嗚呼！世間婦人不識廉恥，而污辱其身者，甚多，故錄此使知愧恥，而有所欽慕。

安庭柏

安庭柏能迎意求合，得人歡心，尤好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庭柏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李中甫兄弟久同居，無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柏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遽相忿。

怨如此。庭柏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卒。

王韶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螄。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般肥矮。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會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般肥矮。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孫洪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爺書中語於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

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向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詬求讎。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快。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孫所遇，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職，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持從橐，侍經闈，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祗畏天譴之功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於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劉貢父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愴感而已。自此益慚愧，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者，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尙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

王景亮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諷。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爲豬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恣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爲說

法馬留時邵篋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鬚髯。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轉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齋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斂怨。禍亦及之。

錢若水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鞠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窮。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州委官覆審。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卽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遮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卻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檄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卽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於朝。太宗大怒。立命使乘騎取三運使首。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

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旣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

陸氏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俯首悲泣。鄭死。陸竟攜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倅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連朝暮以相懽。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媿駭汗流。未幾果卒。

壯丁惡報

字文通。奉府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布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游禮峨嵋山至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杯水。少沃渴肺。卽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旣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可爭。遂以溺死。泊水落。家人訪其屍。乃與向取投諸橋下老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衣囊。反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其報也。通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

王冀公

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既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聘舊常有借於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於中人類多如此秉政日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於舊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

洪州劉生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智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豐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武師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尙主拜駙馬都尉珂鏘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歲公主忽告殞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官物一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於官子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

過庭錄

范公稱

范子夷

七伯祖子夷。忠宣公次子也。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僊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由其門者甚衆。公到觀中。主相待倨。公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公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欲之乎。公笑而不答。主益憾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極峻。公親蹤。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答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公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以告者。遂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卽命扁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中。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范某非常才也。願陛下識之。紹興乙卯。先子守郎曹。狀奏其事。詔贈直祕閣。

滕子京

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觀岳陽樓記。遂言及此耳。

崔公立

崔比部。諱公立。韓魏公妻弟也。爲人古直。有操行。居許。與忠宣隣。忠宣除文正服。託妻子於崔。干祿上。都。

崔晨夕顧囑。始終不怠。時七伯祖爲單州推官。人來報疾篤。魏國夫人驚憂。欲往視之。崔公力阻曰。而爲婦人。夫出獨安往。吾受而夫之託。因立柱於門曰。出者吾杖之。魏國不敢復言。忠宣歸而謝焉。

劉皓

劉皓。商父。河北人。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令。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卹。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商父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笑曰。何敢爾。爾乃遣變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舁而來。爾等能辦此。吾唯爾惠。否則常挈而妻子。出吾境。爾變者如其言。舁姚至縣。劉卽戒閹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耶。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卽解容俯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縶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此來。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也。然不爲己甚。幸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卽解印去。先子崇寧初。官河北。見之。常衣布袍。往來閭里中。浩然自樂。竟不仕。而姚亦悔過自新。終身稱爲長者。

秦生

忠宣帥慶爲种詒誣責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慙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肩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宣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彭思永

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住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間彭拜御史中丞未幾除知秦州彭母尙無恙深疑其行誠告執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達塵一聲雞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張永錫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甲科京師權貴

競捉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有稱。蓋報施之理云。

种世衡

种世衡。倅鳳翔。以賊編置高州。文正知其才。奏授武職。帥陝。提拔爲多。忠宣爲慶帥。种子詰爲環守。執屬羌爲盜。奏流南方。羌過慶聲冤。忠宣爲按驗。果非盜。釋之。時介甫當柄。詰乘時訴忠宣挾情變獄。對獄寧州。皆無狀。忠宣謫守信陽。家府自洺之恩。平簿免歸。終光祿喪。時年三十七。怡然無干祿意。永嘉夫人謂曰。人爲親求官者多矣。爾親老家貧。既有一命。安得置而弗問耶。先子承志。調原之曹掾。僦寓長安。於提舉劉幹客次。見緋衣老。出廳事後。注視先子曰。公范忠宣後乎。先子愕然。不知爲誰。應曰。是也。老曰。見公。願頷音聲。類丞相耳。先子竊問其姓名。老曰。吾乃史師也。舊供事忠宣。拜尊丈於公家。契甚厚。委曲問行藏。先子具以告。相揖而去。先子之任。种忠憲克西夏。帥京原。辟史爲客。一日。史從种郡圃。正己堂。習射。种曰。以先祖才業。只終皇城使。某何人。叨冒乃爾。然子孫繼承。至今不敢忘。范文正之德。中間以家叔事。頗難見。渠子弟欲訪其後。少報先德。未得其人也。史具言。長安邂逅先子。曲折。种卽顯使具書。邀至軍前議事。一見甚喜。張宴酒酣。謂先子曰。先祖荷文正不報之恩。先子曰。蓋未聞也。种曰。公爲范氏子。獨不知此乎。先子曰。先公以公議舉人。非謂私恩。未嘗語家人也。安得知之。种益欽嘆。曰。真有家風也。厚贈先子歸。曰。此有警。當屈賢者席。威平之役。召先子從行。奏功。特改秩。旋敍勞。遷陞。四十一歲。已爲員外郎。皆种吹

噓之力也。戊辰正旦，侍坐同叔兄晚膳。先子言窮達有命，不可妄求。因及此，謹退而記之。

佛牙院主

忠宣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五侍郎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爾守此未晚。後數年，侍郎果守洛。久患其事，有茶肆婦人文及甫之舊妾也，與佛牙主通，被盜訟至府。事連佛牙，侍郎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有所請，就庭下，直面鞠勘。案成，僧罪應徒，而背有大瘤，吏以聞。侍郎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閹者，局門即行。及甫繼至，囑聞無及，復回僧二杖而瘤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劉貢父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